祕魯傳說

巴尔瑪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統一書号：10019·1456
定　　价：　0.59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祕魯傳說

选譯

〔祕魯〕里卡陀·巴尔瑪著

白嬰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Ricardo Palma

TRADICIONES PERUANAS

Selección

秘鲁传說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 32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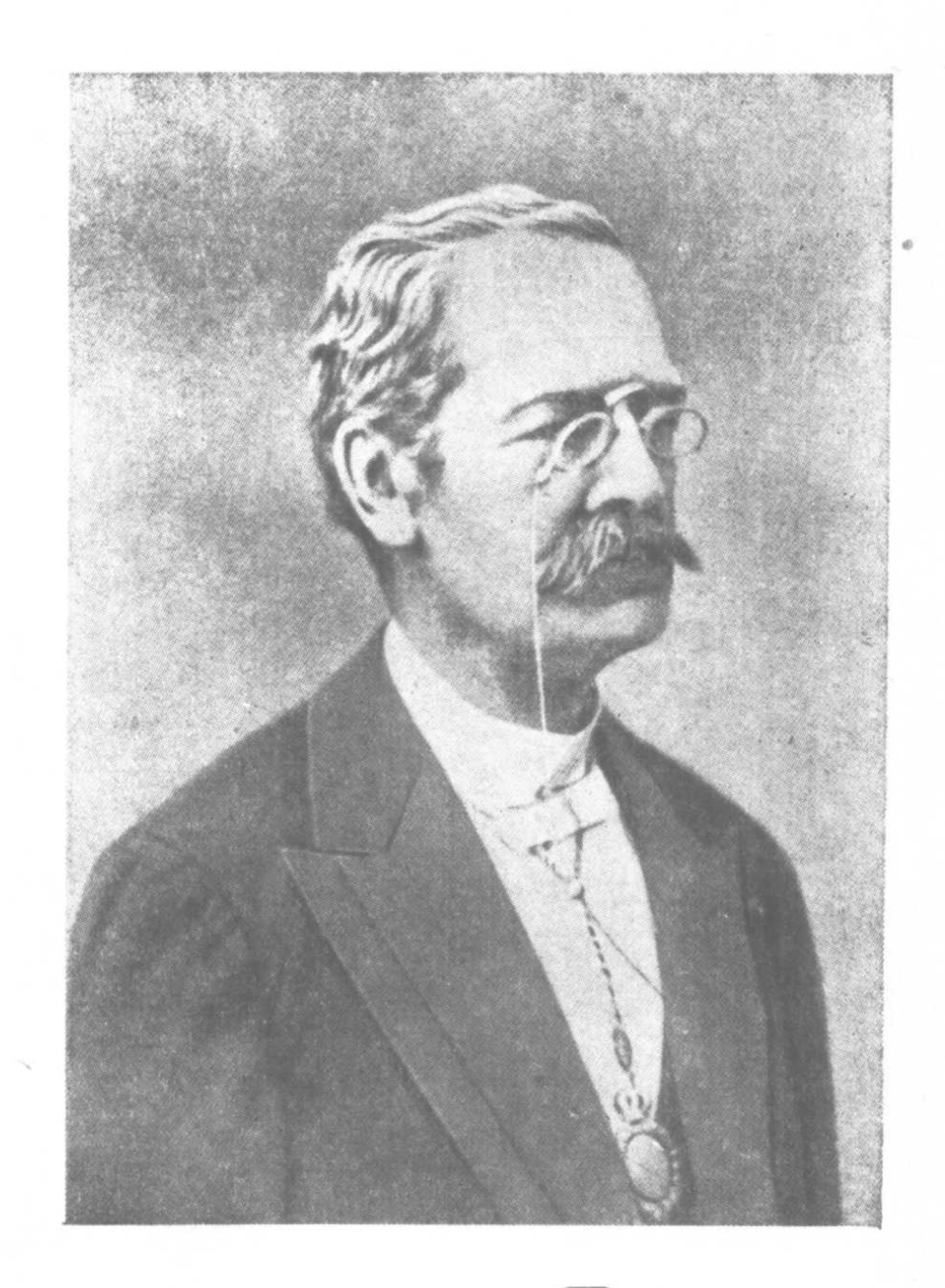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456　字数 121,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5 $\frac{1}{8}$　插頁 3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 0.69 元


Ricardo Palma

前　言

自从哥倫布发現新大陆，西班牙人踏上美洲的土地起，直到独立战爭获得胜利，各国相繼成立止，南美洲的人民都过着殖民地的生活。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对于这一段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反映，要算秘魯的伟大古典作家里卡陀·巴尔瑪的著作《秘魯传說》最为生动，最为眞切了。《秘魯传說》是秘魯文学遺产中的一顆光彩夺目的宝石；秘魯这个国家就是由于这顆宝石而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里卡陀·巴尔瑪是秘魯十九世紀末著名的詩人、新聞記者和散文作家，他对拉丁美洲文学的最大貢献，就是他的杰作《秘魯传說》。所謂"传說"(Tradición)，是里卡陀·巴尔瑪所創造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短篇小說，不同于民間故事，不同于諷刺小品，也不同于历史逸事；它是介乎这四者之間的东西。里卡陀·巴尔瑪自己給"传說"这样解释說：

> ……所謂传說，是传奇又不是传奇，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它的形式必須是輕松的、愉快的；它的叙述必須是迅速的、幽默的。

因此，"传說"就具备着速写和諷刺的特点。它把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民間传說，或者一个掌故珍聞，用簡明而概括、迅速而亲切的笔調叙述出来，或者繪成一幅过去时代的社会面貌的素描，或者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側面肖象，或者渲染成色彩鮮明的民

族风尚的图景。

“传說”的材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里卡陀·巴尔瑪热爱祖国过去的历史；在他的一生中，他不倦地搜集来自各阶层人物的口传民間故事、珍聞逸事和历史传說。在他担任国立图書館館长的二十九年时間內，他更有机会博覽图書館所藏的档案以及殖民地时期历史家和传記家的作品。他从这两个方面采取材料，互相印証。这些材料到了他的手里，經过他的那支善于描写风习世态的天才之笔，就变得栩栩如生；印加王朝的后裔，殖民地时代的总督，驕傲的老派貴族，爭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利馬的西班牙式的建筑和景物，都彷彿在讀者眼前重現了一样，使我們对秘魯的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了一个深刻的認識。

无疑的，象“传說”这样取材于民間故事、历史逸聞，并且經过作者想象加工的作品，是具有十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者在写給阿根廷作家奥勃利加陀(Pastor S. Obligado)的一封信中，曾經这样談到“传說”的創作：

> ……我考慮的結果，覚得使历史事件普及的最好方法，是要作者对历史事件十分熟悉；这样，他的文章就可以多推敲形式而少注意历史事实。形式应該是輕松而愉快的，好象跳舞时的响板一样。……一个簡短而多少带点兒諷刺意味的故事，会象蜜一样，使讀者覚得津津有味。

由此可見，里卡陀·巴尔瑪是十分强調他的“传說”的艺术效果的。他明白地指出，他的“传說”并非干巴巴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事件通过作者的幻想的再現。因此，在他的“传說”里的人物，尽管是来自尘封的法院档案，或者是来自人們的口头传聞，却都已經是作者所創造的艺术形象。里卡陀·巴尔瑪希望他的讀者象他一样地熟悉和理解过去的时代，所以他在叙述过去时代的

故事时，就尽力予以渲染，使他的“传說”具有浓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方的色彩。另一方面，“传說”的篇幅一般都很短，要在这样簡短的篇幅中塑造一个人物，交待一个故事，就要求更集中更有力的概括；只有抓住人物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抓住故事情节中最关鍵性的轉折，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传說”以发展迅速的情节，勾勒鮮明的人物，来表現事物的本質，同时，也不缺乏特别挑选的細节的描写，造成时代的气氛，使人物在一定的环境中行动，于是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就免不了带上他們所处时代的鮮明的烙印。因此，《秘魯传說》相当眞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矛盾，給我們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的生动的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講，这部作品是明显地带着現实主义的傾向的。

里卡陀·巴尔瑪开始写作《秘魯传說》，是在一八六〇年；各篇先在报刊上发表，后来編成集子，陆續出版。到一九一一年止，一共写了四百五十三篇。如果以它們所描写的时代来分类，大致是：描写印加王朝的，六篇；描写殖民地时代的，三百三十九篇；描写独立战爭时期的，四十三篇；描写共和国时代的，四十九篇；时代不明的，十六篇。其中以描写殖民地时代的为最多。

秘魯的殖民地时代，大致是从十六世紀中叶到十八世紀末，共約二百余年。十六世紀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秘魯时，当地的印第安民族早就建立了强盛的印加帝国。殖民者的首領毕薩罗，乘印加帝国內部发生王位糾紛的机会，用欺騙手段征服了印加王朝，开始掠夺金銀和土地，屠杀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确立了殖民地統治以后，首先在秘魯設立总督区，由国王任命总督加以統治，轄地包括現在的秘魯、智利、玻利維亚和厄瓜多尔。南美洲的其他两个总督区：新格拉那达总督区和拉巴

拉他总督区，则成立較迟，在十八世紀以后。秘魯总督区拥有印加帝国的大量財富，十六世紀末在上秘魯（即現在的玻利維亚）境內波托西（Potosí）又发現了銀矿，因此，就成为西班牙王国統治南美洲的中心，它的首都利馬，也由于政治上和經济上的有利条件，逐漸建成为一座富有西班牙风味的繁华的殖民地城市。

二百多年来，这个殖民地总督管轄下的秘魯，基本上是一个半封建半奴隶制的殖民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級成份和种族有很大关系。剝削阶級的成員完全是白人，他們中間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以总督为首的西班牙貴族阶层，他們是西班牙王朝的专制統治的代表，殖民地政府和駐軍中的重要职位都由他們担任；另一个是土著貴族和大地主阶层，他們多数是当时征服者的后裔，在殖民地拥有土地和矿山，他們有錢，但在政治上却处于从屬地位。被剝削阶級則大都是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以及少数白人，他們也可以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在庄园和农場矿山劳动的奴隶和农奴；另一个阶层是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小商人等中产者。在这些阶級和阶层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奴隶、农奴和奴隶主、矿主之間的矛盾，土著貴族和西班牙貴族之間的矛盾，中产者、手工业者和貴族之間的矛盾，还有印加王朝后裔和西班牙人之間的矛盾等等。这一切矛盾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生活和斗爭的基础；而在这一切矛盾中間，主要的矛盾却是殖民地一切阶层和西班牙貴族，即西班牙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西班牙王朝对殖民地的統治是专制而残暴的，它認为殖民地是王室的私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各总督远在海外，儼然是一个专制魔王，他們的統治充滿了貪婪和腐敗；宗教法庭控制着殖民地人民的行动，殖民地教会的腐化和剝削甚至更甚于欧洲；殖民地經济的发展，又被严格的貿易限制所束縛。这个矛

盾逐渐激化，到十九世紀初，受到北美洲合众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終于爆发了土著貴族和大地主領导的、由中产者和农奴、奴隶組成主要战斗力量的独立战爭，推翻了西班牙王朝的統治。

《秘魯传說》中所描写的秘魯殖民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充滿各种尖銳矛盾的社会。由于时代的限制，里卡陀·巴尔瑪在材料的选择上就較多地着眼于土著貴族和西班牙貴族之間的矛盾。他所写的有关其他时代的故事虽然篇数較少，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材料也相当重視。例如在描写印加王朝的“传說”中，他贊揚了印第安政治領袖的英明和印第安人的高貴的英雄品質，同时也反映了印第安人淪为奴隶后心智方面受到摧残的落后慘狀。其中有一篇描写西班牙人企图挖掘印第安人藏金而遭到天譴的传說，使人不能不想到毕薩罗的臭名昭彰的罪行①。再如在描写独立战爭英雄玻利瓦尔和圣馬丁的逸事中，处处都表現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又如在描写殖民地初期几个英明总督的速写中，則表露了作者对清明政治的渴望。从作者在这些传說中随时流露的諷刺，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对他所描写的时代，是采取一定的批判态度的。他描写的范围虽然只限于他的祖国秘魯和他的故乡利馬，但是，由于秘魯是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重要政治經济中心，而且后来又是独立战爭最后决定胜負的地方，因此，这部著作中所描写的秘魯社会，就具有南美洲殖民地时代社会的代表意义了。

① 印加王阿塔华尔巴被毕薩罗用詭計俘虏后，毕薩罗叫他拿金子堆滿囚禁他的牢房，再拿銀子堆滿另外两間牢房，来贖取他的自由。阿塔华尔巴照办了。但是毕薩罗收齐金銀后，却不履行他的諾言，反用火刑把阿塔华尔巴烧死。这笔被掠夺的贖金，数量之巨，历史上从未有过，估計至少約合二千万元美金。

里卡陀·巴尔瑪于一八三三年二月七日生在利馬的一个中产者家庭里。他的一生，是在秘魯独立战爭胜利后的动蕩时代中度过的。他年輕时学习法律，时学时輟，沒有毕业；后来参加海軍，在軍艦上当会計員，又当海軍法庭的文書等职。他所受的正規教育虽然不多，但由于他刻苦自学，学識淵博，并养成了对文学的爱好，很早就开始写詩。他的文学創作道路，如同拉丁美洲十九世紀中叶独立战爭胜利后涌現的其他民族文学奠基者一样，是很迂迴曲折的。他們在独立战爭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接受了当时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时，他們的作品不过是模仿，到后来，就逐漸摆脫这个束縛，轉向本国的題材，描写本国的事件；他們有的成为歌頌独立战爭的热情歌手，有的成为美洲印第安人故事的作家，有的則专門描写本乡本土的风俗和历史。里卡陀·巴尔瑪就屬于最后一类。他曾經翻譯过司各特、海涅、雨果等欧洲伟大浪漫主义詩人的詩歌，他自己的早期詩歌創作也就是在这些詩人的影响下写成的。在他一八五五年利馬出版的第一本作品《詩集》(Poesías)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里卡陀·巴尔瑪是一个热情的青年，在当时秘魯动蕩的社会环境中，他很自然地便参加了政治斗爭。那时候，光輝的阿雅庫乔战役已經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独立的秘魯共和国却并沒有茁壮地成长起来；政权落到了那些将軍們的手里，他們或則代表旧貴族势力，或則代表新地主利益，互相爭夺政权，企图实行軍事独裁；政变和內战接連发生，而且还因为边界問題，和哥倫比亚、玻利維亚、智利等国屡次挑起战爭。秘魯的經济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十分困苦。同时，帝国主义者又乘机入侵：北方的强邻美国，一八三五年借口保护秘魯，派兵在卡拉俄(Callao)

登陆，强駐在利馬达一年之久；老牌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則以貿易、貸款等經济手段，插手干涉秘魯事务。这种混乱状态，在一八四五年卡斯蒂雅将軍 (General Castilla) 当选总統后，稍有好轉。他尽力稳定国內政治，使社会生活漸趋正常，經济略有发展。但是他也借用英国資本，修筑利馬到卡拉俄的鉄路，开辟沿海航运，給帝国主义的經济侵略开了方便之門。一八五五年，他再度当选总統时，政治傾向較前更进一步，頒布了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和印第安人农奴制度的法令。当时里卡陀·巴尔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积极拥护卡斯蒂雅将軍的政策。但是不久之后，卡斯蒂雅这个独裁者便逐漸向后倒退，投到保守主义者的怀抱中去，使得里卡陀·巴尔瑪十分憤慨。一八六〇年，海軍中有人企图发动政变失敗，里卡陀·巴尔瑪被控参与阴謀，驅逐出境，到了智利。他在智利旅居三年，三年中，他不断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来索 (Valparaíso) 等地的报刊上发表詩歌和散文。

一八六三年，貝賽 (Pezet) 繼任总統，里卡陀·巴尔瑪才得以回到祖国；同年，在利馬发表了他的《利馬宗教法庭紀年》(Anales de la Inquisición de Lima)；这本作品，是以資产阶級的法律观点来批評殖民地时代宗教法庭制度的黑暗的。貝賽总統派里卡陀·巴尔瑪到巴西的巴拉 (Pará，即培兰 Belém) 去做領事。他到任不久就辞职，在巴西游历，后来又到欧洲，周游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一八六五年，他在巴黎发表了詩集《和声，一个流亡者的書》(Armonias, libro de un desterrado)，因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里卡陀·巴尔瑪于一八六六年回到祖国时，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場保卫祖国的斗爭。原来自从一八二一年秘魯宣布独立

以后，西班牙政府始終未予承認，軍队也盘踞在秘鲁不走。一八二六年最后一批西班牙王軍被击敗投降，才結束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統治势力。到十九世紀中叶，西班牙本土击退了拿破仑的侵占后，資本主义得到一些发展，伊薩貝尔二世（Isabel II）的专制政府竟又企图在秘鲁恢复殖民統治。它趁秘鲁政治混乱，經济衰疲，一八六三年派海軍强占秘鲁盛产鳥粪的欽劫群島（Islas Chinchas），一八六五年又向貝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一八六六年派遣艦队到卡拉俄进行武装侵略。秘鲁全国人民都起来投入了保卫卡拉俄的战争；里卡陀·巴尔瑪也手执枪杆，参加了战斗。結果西班牙軍队毫无所获地退走了，并且以后也不得不承認了秘鲁的独立。

一八六八年，何塞·巴尔塔（José Balta）繼任总統，聘請里卡陀·巴尔瑪担任他的秘書。里卡陀·巴尔瑪由于卡拉俄保卫战所激发的爱国热情，願意为祖国多尽一分力量，就参加了政府工作。不久，他又被洛勒托省（Departmento de Loreto）选举为議員。巴尔塔总統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鼓励鳥粪和硝石的出口，修筑鉄路、港口等公共工程，在利馬举行国际性的博覽会等，企图替本国的資本主义工业发展創造条件。但是巴尔塔也和卡斯蒂雅一样，錯誤地想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貸款来达到这个目的，結果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滿。他的政敌就乘机阴謀把他推翻；一八七二年，他遭到暗杀而死。巴尔塔总統死后，里卡陀·巴尔瑪几乎完全脫离了政治生活，埋首写作。一八七〇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詩集《西番蓮》（Pasionarias）；一八七二年，他的著名作品《秘鲁传說》第一集出版；此后四十年中，陆續出版，一共出版了八集。

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战爭，使秘鲁的經济受

到了深重的打击。这場战争，是智利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为了掠夺玻利維亚和秘魯的硝石資源而挑起的。結果玻利維亚和秘魯战敗，智利軍队乘胜进入秘魯，占領了利馬。里卡陀·巴尔瑪在米拉弗洛累斯(Miraflores)的房屋，也在炮火中焚毁了。但是使里卡陀·巴尔瑪感到痛心的，不是个人財产的損失，而是祖国历年的悲惨命运。战爭結束后，里卡陀·巴尔瑪被任命为秘魯国立图書館館长，他竭尽心力，把战爭期間被智利軍队破坏的图書館恢复旧观。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一九一二年，对秘魯的国家档案的整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献。一九一九年十月六日，里卡陀·巴尔瑪在利馬逝世。

現在放在讀者面前的这个中文譯本，仅仅选譯了《秘魯传說》全集中的二十七篇，只能說是一个初步的介紹。选譯时曾經考慮到"传說"的不同的內容，因此这二十七篇大致可以代表"传說"所描写的各个时代。譯文根据的原本是馬德里埃斯巴莎-加尔貝公司(Espasa-Calpe, S.A.)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秘魯传說》六卷集；并曾參考古蒂埃累茲(Fermín Estrella Gutiérrez)所編的选本的选目(一九五三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卡貝罗茲出版社〔Editorial Kapelusz〕出版)。各篇的先后次序，是按照六卷集編排的。

編　者

1959年7月

目　次

善人和罪人

蒙羊皮的狼的故事

献給堂何塞·馬利亚·托尔勒斯·卡伊塞多

1 爭吵

在蒙特勒伊伯爵堂伽斯帕·台·左尼伽·依·阿塞維多大人統治秘魯的美好时代，一六〇五年六月間的一个下午，一大群好奇的人聚集在吉塔尔勒罗街上一家小飯館的門口；这条街現在已改名"拿撒勒人耶穌街"，街上还有毕薩罗①住过的屋子。小飯館正面阳台下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难看的字：

伊皮里胡伊湯伽
理发店兼小飯館

这家小鋪子里一定出了什么重大事情，因为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就是不很敏銳的眼睛，也可以看出一些司法人員，一些带着棍子、短剑等武器的法警。

"憑着王上的名义！按照王法治罪！"一个瘦弱的法警以胆怯和狡猾的神情叫喊着。

在不断的叫喊和詛咒声中，地上乱滚着破烂椅子和空酒瓶，

---

① 毕薩罗（(Francisco Pizarro, 1478—1541年)：西班牙軍人，殖民者；以残酷的屠杀和恐怖的暴行征服了秘魯，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人們揮着拳头，乱得一团糟。法警們束手无策，因为他們很謹愼，自己也怕卷入这場混乱中去。无疑的，如果不是一个英勇的年輕軍官来帮忙，他們是无法平息这場混乱的。这个年輕軍官很快地穿过人群，拔出他的托勒多[①]利剑，直向那些暴徒不分靑紅皂白地乱揮一頓；一会兒用剑尖，一会兒用剑刃，一会兒对准这个，一会兒对准那个。法警們看見他这样，也鼓起勇气，很快地把那些流氓綁起来，送到彼斯卡德亚里监獄里去了。那个监獄，在我們这个民主的时代，却时常把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赤色分子和教权主义者，同强盗和流氓長期关在一起。願上帝保佑我們，使我們不要成为那个陋室里的居民！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四个面貌凶恶的流氓，喝了四陶罐子的酒，喝得烂醉如泥，不肯付賬，声称他們所喝的是硫酸，說是那个恶毒的飯館老板企图毒死他們。

飯館老板是一个身材矮小，有点肥胖，面色黃褐的人；他原籍巴西，人們只知道他的混名是“伊皮里胡伊湯伽”。在他浮肿的脸上，長着一对比吝嗇鬼的慷慨心腸还要小的眼睛。那些喜欢說閑話的邻居女人私下談論，說他会弄巫术，因此他不只一次被拖到宗敎法庭去；宗敎法庭对于异端邪說是一点不肯放松的，結果，使他的飯店和理发主顧們都大受影响。那些主顧本来倒是极喜欢照顧他的。他虽然沒有所罗門的謹愼和机敏，但却并不犯着頑梗或固执的罪过。他常把古老的城市利馬的一些閑話和传聞詳細地講給主顧們听，主顧們都很欢喜。此外，当他給主顧的鬍須抹上肥皂时，他的侄女特朗斯凡貝拉松总是把乾淨上等的手巾递給他。她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会講甜蜜动人的話，

---

① 托勒多（Toledo）：西班牙地名，以所产剑刃著名。

面孔漂亮，身材丰滿。照她的巴西叔父的說法，她真是一个美丽的"美妮娜"①；如果《卢西亚达斯》②的歌手，那位卡塔林娜·德·阿塔依特的不幸的情郎，来把他的下巴放在伊皮里胡伊湯伽的輕柔的双手和熟練的剃刀之下的話，无疑的，他对特朗斯凡貝拉松的起碼的調情，也將称她为：

爱情的玫瑰，紫紅而美丽的玫瑰。

毫无疑問，路易斯·德·卡蒙斯这样說，并不是諂媚，而是恰当地表示他对美丽的欣賞。

虽則她叔父的那些爱好嬉鬧的主顧們給她献花，調情，甚至发誓願意为她而死，但这个飽受教育的女孩却并不理睬他們，讓他們繼續这样献殷勤。当然，也有色胆包天的人（在我主的葡萄园里，并不缺乏这种果实），想用手衡量一下姑娘的苗条的腰肢有多么宽，但是她憤怒地咬着嘴唇，举起一只渾圓的美丽的小手，懲罰了无礼者，对他說：

"請您注意，我的叔父撫养我，并不是为了供下流貴族的享受。"

到后来，所有的主顧不得不認为这个姑娘美丽得象一只圣物箱，鮮艳得象冰冻果子露，但是比凶猛的野人还要粗野而固执。他們只好不再向她談情說爱，专心听她叔父的那些滔滔不絕的有趣閑話。

但是在意料不到的时候忽然恋爱起来，那真是見了鬼！一

① "美妮娜"(Menina)：葡萄牙語，意則姑娘、少女。

② 《卢西亚达斯》(Os Lusiadas)：葡萄牙伟大古典詩人路易斯·伐斯·德·卡蒙斯(Luis Vaz de Camões, 1524—1580 年) 所写的史詩，描写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据說他年輕时曾因与卡塔林娜·德·阿塔依特 (Catalina de Ataide) 恋爱而被放逐出里斯本。

个女人不管怎样挑三拣四，相信自己的心是无拘无束的，誰也不能占有它的；但是有一天，她在街上抬起眼睛来，忽然看見一个男人，富于誘惑力的鬍須，烏黑的眼珠，英武的气概……。看你还想用什么办法来保持你的独立的灵魂吧！感情的电流已經击中了你的心包。外面有人在敲門，誰会不答应一声："誰啊？"呢？

爱情是咬人的虱子，
当它把你一口咬住，
便是最好的藥鋪里，
也无藥可給你医治。

賢者堂阿尔丰索[①]說，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創造坏了的話，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坏，这句話很有道理。假使上帝把我們制造得毫无感情，因而也沒有什么恋爱和其他的麻煩，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間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冲突。我再說一遍，感情是要引起許多故事的；下面这几行詩也包含着不少的道理：

恋爱和橘子，
看来极相似，
无論它們怎么甜，
总不免带点兒酸味。

特朗斯凡貝拉松到后来还是屈服了，她开始以脉脉含情的眼睛望着堂馬丁·台·薩拉涉尔上尉，而这个上尉不是別人，正

---

① 賢者堂阿尔丰索：即西班牙加斯蒂利亚和雷翁的国王阿尔丰索十世（Alfonso X，1252—1284年），他在西班牙"光复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并热心提倡文学艺术。

是我們在这篇故事开头所講的那个及时帮助了小飯館老板的人。爭吵結束以后，她和这位风流勇士低声交談了几句，很可能她是說了些向他表示感謝以及相約后会的交际話。那些群集着的好奇的人，听了这些話并沒有什么反应和考虑，但是站在門口的一个蓋住大半边脸的人，却不是那样无动于中，他喃喃地說：

“原来如此！这个坏蛋上尉要不是和这个姑娘发生了关系，要不是为了她才拒絕保持我的妹妹的名誉，那才是怪事呢！”

2 堂娜恩格拉茜亚·台·托勒多

在一个布置着峨特式家具的客厅里，有一位小姐正斜靠在一只躺椅上。在她旁边的一只軟墊椅子里，坐着一个青年，正在高声朗讀一本羊皮紙装訂的对开本書籍，一本当日誕生的圣徒的传記。这眞是多么幸运的时代啊！这些西班牙人消磨在日常宗敎仪式上的大部分时間，比消磨在感情上的更多！

但是这位小姐并沒有很注意地在听《基督紀年》里所講的奇迹；她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地在望着客厅一端壁上挂的一座鐘的分針。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一个等待着情郎的姑娘更不耐煩的人了。

我們現在应当介紹一下这位小姐的姓名。她叫堂娜恩格拉茜亚·台·托勒多。她是安达魯西亚人，年約二十四岁。由于她的良好敎育和富裕家境，她的美丽就更显得卓越超群了。她跟随他的哥哥堂胡安·台·托勒多来到了美洲。他的哥哥在塞維尔有很多財产，到利馬以后，主持王家海軍的物資供应事务。堂娜恩格拉茜亚就在奢侈和优閑里消磨日子。有一些嫉妒她的女

人，就設法調査这个驕傲的对手的家世，結果发現她有阿尔蒲哈拉① 的血統，其祖先是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其中有的还曾經穿过宗教法庭所規定的屡犯祟信异端者的罪衣。女人向来是喜欢吹毛求疵的，今后也仍然是一样；凡是她們找不出来的东西，那就連具有天使的一切力量的貶入地獄的撒但，也无法找出来了。她們又私下談論說堂娜恩格拉茜亚已經許配給堂馬丁·台·薩拉莎尔上尉；又因为婚礼迟迟沒有举行，于是流传着許多有損于这位高貴小姐的名誉和德行的謠言。

至于我們，因为消息灵通，而且知道自己目的何在，所以可以肯定地告訴讀者：謠言不是全无根据的。堂馬丁是一个輕浮好动的青年，一个容易冲昏头脑的狂人，走起路来总喜欢走那些比山羊角还弯曲的曲徑。有一个时期，他被堂娜恩格拉茜亚的美丽所吸引，时常去看她，并且发了千百个誓言来表示爱情的眞摯。这位姑娘缺乏和男人交际的經驗，而且本来也不是什么鉄石心腸，因此終于抵抗不了这个浪子的花言巧語，某一晚上竟开了房門讓他进了香閨。

上尉决定要她做妻子，并且向堂胡安正式求婚；堂胡安欣然同意，并建議在六个月后举行婚礼，因为他估計他需要那么多的时間来料理家产，把应得的一份分給妹妹。但是那个到处作祟的魔鬼，恰恰在这个时候使薩拉莎尔有机会認識了伊皮里胡伊湯伽师傅的侄女，并且使他一見傾心，发生了占有她的邪念。从那天起，他开始对堂娜恩格拉茜亚表示冷淡和緘默；而她恰恰相反，那时正在希望他履行結婚的諾言。上尉要求延期，理由是他已經写信到西班牙去，請求家里同意他的婚姻；他正盼望第一艘

① 阿尔蒲哈拉（Alpujarras）：西班牙納瓦达山附近一带村鎮名，是摩尔人聚居之地。

在卡拉俄[①]抛錨的船会带來好消息。他的这种做法，并沒有适当地防止这个热爱中的安达魯西亚姑娘发生猜疑，因而就把可能被騙的忧虑告訴了她的哥哥。堂胡安因此即刻跟踪追查未婚妹夫的行动；我們在前一节里已經看到他是在怎样一种凑巧的場合中发現了秘密。

挂鐘清楚地打了八下，小姐好象被电流刺激着一样，突然在躺椅上坐起来，对哥哥說：

"总算到了，我的上帝！我还以为时間是停滞不前的呢！哥哥，不要再念書了……堂馬丁就会进来；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这場会晤。"

"假使你发現受了騙，那怎么办？"

"哥哥，到那时，我会实行我的决定。"

姑娘說出这句話时，她的眼光阴暗下来。

堂胡安推开一扇玻璃門，走进去，不見了。

3 走向罪恶的一步

"可以进来嗎，恩格拉茜亚？"

"我很高兴，你这么准时，堂馬丁。"

"小姐，我是一个紳士，是严格遵守信約的。"

"这正是我們想看到的，上尉先生，假使您願意的話，讓我們坦白地談一談。"

少女以非常优雅的微笑和落落大方的仪容，向情郎指着她身旁的一把椅子。

---

① 卡拉俄(Callao)：秘魯港口。

請讀者原諒，当我談到伊皮里胡伊湯伽师傅的鋪子时，我忘記把上尉作一番介紹，好象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象这样把一个既不認識又未适当介紹的人講到故事中来，的确是不大方便的。

堂馬丁大約三十岁左右，是一个人們称为文雅和俏皮的青年。他穿着騎兵上尉的制服；在他举止自在的时候，可以說有一种高貴和輕浮混合的气質。

他坐下以后，就用双手握住恩格拉茜亚的一只手，两人开始談起情話来；这是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怎么做的。如果我們写的不是传說，而是一篇小說，那么我們虽然从来沒有經驗，也可以在这里把小說里的对話写出来了。幸而传說的作者对于情人間的甜言蜜語可以完全装做不懂，而径行叙述故事的本身。

客厅里的挂鐘响了九下，上尉站了起来。

"小姐，由于公务在身，使我不得不违背我的心願，提早和您分离，請您原諒。"

"堂馬丁，您对我所表示的，就是您的最后决定么？"

"是的，恩格拉茜亚。在沒有得到我家庭的同意和王上的允許——所有出身良好的貴族都应当这样請求的——之前，我們不能結婚。你的門第毫无瑕疵，你的祖先也沒有人穿过宗教法庭的罪衣，在你的血液里也沒有混和着摩尔人的血液；因此，如果国王和我的家庭不接受我的請求，那就但願上帝保佑我。"

一听到这些隐射她家世的侮辱性的諷刺話，小姐气得渾身发抖，面容由紅变紫；但是她馬上鎮定下来，装做沒有听見那些話的样子，凝神地注視着堂馬丁，好象想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他究竟怎样来回答下面的問題：

"上尉，請您坦白告訴我，您是把家庭的意志看得比我为您牺牲的名誉更为重要，因而您不对自己負責反而对他們負責嗎？"

"小姐，您忧虑过份了。等到那个情况发生时，我会答复您的。"

"假使那个情况已經发生。"

"那么，小姐……上帝会說話的！"

"您請吧，堂馬丁·台·薩拉莎尔……你說得有理……上帝会說話的！"

堂馬丁很有礼貌地一鞠躬，就走了。

堂娜恩格拉茜亚以女人名誉受到侵犯时所表現的无比憤怒和憎恨，目送着他出去。她把双手捧住胸口，好象想压住心脏的跳动，接着，她面容慘变，服飾零乱，就向玻璃門冲去；那时，王家海軍軍官正从門背后走出来，脸色蒼白，好象一个幽灵。

"你听見了嗎？"

"我願意上帝使我沒有听見！"堂胡安高声地回答。

"那么，为什么你沒有毫不留情地打伤他？为什么你沒有把这个叛徒杀死？哥哥，杀了他！杀了他！"

4 上帝会說話的！

七小时以后，晨曦刚开始从地平綫上放出光芒，在拿撒勒人耶稣街上，伊皮里胡伊湯伽师傅鋪子門前，有一个人从特朗斯凡貝拉松住的房間的阳台上，沿着一条絲制軟梯溜下来。将近落地时，一个蒙面的人突然向他扑去，用匕首刺入他的背部，低声地凑着他的耳朵說：

"上帝是会說話的!"

軟梯上爬下来的人跌下来，死了。他由于背信弃义而死，也和背信弃义者一样遭到了横死。

这时候，阳台上发出一声悲惨的呼号；但是黎明时朦朧的光綫帮助了凶手，他大踏步地迅速离开了那里。

5 結 果

十五天以后，利馬的广場上竪起了一座絞刑台。王家高等法院迅速查緝凶手，一面就把不幸的理发师判处死刑。法官的这种作风，正和某市的市长一样：命令法警，如果捉不到犯人，就随便把路上最先碰到的一个同胞抓来充数，以便了結案件。对于法官說来，这个案子的案情是再清楚沒有的了。根据起訴書，死者是理发师的主顧，在被杀的前夕，曾經給他恰是其时的帮助，驅散了一群流氓。对于法庭，这便是一个綫索。其次，鋪子阳台上挂的一条軟梯是不会从云端里落下来的，特别是伊皮里胡伊湯伽有一个到了出嫁年龄的侄女，而她又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而有点痴呆。一个年輕姑娘是不会无緣无故发疯的。因此，法官們相互这样說着：讓我們联系起来研究本案的各种綫索和情况，决定把麻繩結成絞索吧，虽則那个狡猾而机灵的理发师便是在严刑拷打下也不肯承認和罪行有任何关系。这种抗拒，在法官們看来，却不值一文錢。

此外，前后左右四条街上的邻居老太婆們陈述說，伊皮里胡伊湯伽师傅是一个使她們討厌的人，因为他懂得巫术，拿巫术害人；一些丑得找不到情郎只能独身到死的少女，則发誓說，特朗斯凡貝拉松是一个淫蕩的女人，时常跟邻居的小伙子們偷偷摸摸；

每逢星期六，就打扮起来，随着她的叔父去参加巫婆們的集会。

有关这个案件的一切事情，成了晚会上的必不可少的談話資料。那些女人要求永远监禁那个有丑行的侄女，男人們則主张絞死那个狡猾的理发师。

于是法院說："接受你們各位的意見。"虽則伊皮里胡伊湯伽怨声震天，大叫冤枉，但行刑吏这样答复："吵什么？閉嘴吧！讓我快快地送你归阴！"

在絞索勒紧了这个可怜家伙的脖子，特朗斯凡貝拉松被关进一座监狱的同时，公塞普森修道院（几年前秘魯征服者佛兰西斯科·毕薩罗的弟媳所建）的鐘声响起，宣布堂娜恩格拉茜亚·台·托勒多，那位不幸的堂馬丁的未婚妻，已經宣誓入院，当了修女。

这便是人們的公道！难怪代表公道的标志之一是蒙蔽了的眼睛！

現在讓我們来結束了这个故事：

理发师死在絞架上。

侄女的結局是丧失了或多或少的与生俱来的理智。

堂娜恩格拉茜亚最后做了修女；据說，过了一些日子，她做到了修道院长，在死的时候，十分虔誠，眞象一个古代的基督徒。

至于她的哥哥，有一天，在利馬不知去向，而……

基督和大家同在！願上帝保佑你，讀者。

6　神圣的气味

在本文的最后这两章中，如果我不介紹一个历史人物，并借助于一些西印度历史家的証据来給我自己作証，无疑的，許多讀

者会激动地把我称做一个太有勇气的謊言制造者了。但是解释这个故事之謎的地点并不在利馬；好奇的人如果想寻根究底，必須展开思想的翅膀，和我一起搬到波托西[1]这个王家城市去。这样，他就不会說我在作小說家的劳苦一生中，留一个人在天地之間不管了，就象人家說那个圣依諾霍和伽里貝的灵魂一样。

在十六世紀时，凡是梦想在美洲发財的人，都願意到波托西去。一五三八年一月，一个名叫瓜耳巴的印第安人发現了那里的富饒矿产，这样便使它的重要性大为增加；后来迪埃哥·森台諾上尉經营起那著名的"发現者"矿后，更刺激了我們征服者們的貪欲；他那个矿出产了那么多的財富，要不是耶穌会神父阿科斯塔，安东尼奥·台·厄勒拉以及巴托洛梅·台·杜埃涅斯的《波托西史》等那么郑重地介紹，我們簡直会認为是荒誕无稽的神話。不到十年，波托西的人口增加到一万五千，比較一五七二年增加了三倍。那时利馬的造币局也根据皇家特許权，搬到波托西去了。

那一世紀的最后几年間，波托西的居民过着奢侈和富裕的生活；到了后来，居民間发生了严重的紛爭，一边是安达魯西亚人，厄斯特萊瑪杜拉人和美洲土著，另一边是旡斯孔人，那旡拉人和加里西亚人。这种紛爭发展成为流血的械斗，械斗的胜負是拉鋸式的，一会兒这一方胜利，忽然間它又失敗了。甚至妇女們也沾染了这个时代的战斗精神。門德斯在其所著《波托西的历史》中詳細叙述了堂娜胡安娜和堂娜路易莎·莫拉累斯姊妹怎样騎着馬，持着矛和盾牌，和堂彼得罗、堂格拉西亚諾·貢薩萊斯兄弟决斗，杀死了他們的情形。

---

① 波托西(Potosí)：玻利維亚城市；殖民地时期屬秘魯总督区，十六世紀发現銀矿，成为殖民者掠夺对象。

她們两人并不是波托西仅有的男性女子；因为在一六六二年，法庭拘捕了堂安海尔·梅希亚和堂胡安·奥利伏斯两人时，他們的妻子带了两个女朋友，带着匕首和手枪，从半路上冲出来，刺伤法官，打死两个兵士，救出丈夫，一同逃到了智利。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堂娜巴托林娜·維雅巴尔馬夫人和两个年輕女兒，三个人拿着长矛和圆盾，搶救正被一群仇人迫害的丈夫，杀死一个，杀伤几个以后，竟把他們赶走了。

当然，我們在这里并不是想写一本波托西的历史或它的內战史；如果有人想知道它的著名事迹，我們介紹他閱讀一七七五年巴托洛梅·馬蒂內斯·凡拉所写的那本《帝国生活紀年》。

7　現在是眞相

一六二五年中。

在一个凉爽的上午的最初几小时，全城居民紛紛拥进本城教区的教堂里去。

教堂中間放着一具棺材，四支又长又粗的蜡烛照耀着它。

棺材里，躺着一个尸首，双手交叉在胸口，托着一个空头盖骨。

死者死得很有神圣的气味；公証人們业已准备好了証明文件，預备以后寄送罗馬。也許那本已經有了其他圣徒名字——例如：托馬斯·台·托格馬达，彼得罗·阿尔布厄斯和多明各·台·古兹孟在上面的历本，正在加上另一个名字吧！

民众，那些天眞純朴的民众，坚定地相信死者的神圣。很多年来，他們看見他穿着忏悔者的普通粗麻布衣服，在街上行走，鬍鬚长得和隐士一样，吃的是草，睡的是洞；随身带着一个干的

空脑壳，好象故意使人們經常看到人生悲慘的結局。請看，盲信和成見有多大的魔力！在場的很多人确实相信尸身发出了玫瑰花的香味。

但当一切手續都已办完，正准备把死者安葬在教堂里时，一个公証人忽然对那头盖骨发生了兴趣，看着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在压紧的牙齿中，他发現一张巧妙地卷着的小羊皮紙，他当众把它宣讀出来；紙上写着：

“我是堂胡安·台·托勒多，你們都把我当做圣徒，但是我穿着忏悔者的衣服，并不是由于德行，而是由于害人的罪行。現在在我弥留之际，特郑重宣布如下：在将近二十年以前，因为堂馬丁·台·薩拉莎尔侵犯了上帝給我的名誉，我以暗杀的手段剝夺了他的生命；在人們把他安葬之后，我挖开了坟墓，吃掉了他的心，割断了他的头，在重新掩埋他以前，我带走了他的头盖骨；从此以后，我从来沒有离开它，以紀念我的耻辱和报仇。就这样，願上帝饒恕了他，也願上帝饒恕了我！”

公証人們把請求謚圣的文件撕得粉碎，而那些在三分鐘以前发現死者的尸体有玫瑰花香的人們也都走散了；他們肯定地說，托勒多的尸体业已腐烂发臭，令人作呕，誰也不再来瞻仰他的遺容了。

名誉要以生命来抵偿

秘魯第十五任总督时代的故事

1

一六四〇年时，堂娜克劳迪亚·奥里亚蒙是利馬最漂亮的姑娘。她芳龄二十四，雪白的肌肤，天使般姣好的容貌，任何饞鬼一看見，都会垂涎欲滴。这些利馬姑娘們望着你时，好象是在答应你，她們对你微笑时，好象是在吻你；她便是这样的一个利馬姑娘。此外，她的父亲在一六三七年到天国去了，把她交給一个六十岁的多病嬸母照管，并且留下一笔可观的遺产。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难怪就有許多青年男子紛紛围着这个姑娘，对她說情話，唱情歌，写情書，做飞吻，使用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我們丑恶男人用以进攻女人——沒有經驗的和經驗丰富的——的一切武器。

看来克劳迪亚还沒有达到女人生活中最难忘的岁月，因为她对于任何調情的男子，即使是最純洁的調情，也不表示任何兴趣。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便是这样，越是想不到的却越容易发生。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四，这个姑娘和嬸母以及一个侍僮，到敎堂去祷告；从敎堂回来后，她的心忽然若有所失，看来她一定是碰上一个心爱的人兒了。

事实也确是这样。当克劳迪亚走进圣多明各敎堂时，总督

正带着一大群听审官，参議員和随員走出来，他們都穿着輝煌豪华的礼服。为了慢慢地把这一群华貴的人物看个仔細，姑娘就靠在那个著名的鑲銀洗礼池旁边；这个洗礼池是圣多明各教会引以自豪的設备，因为在利馬城建成的最初几年間，所有在利馬出生的孩子，的确都是在这个池子里受洗的。队伍走过以后，克劳迪亚正想把她那柔嫩的手放进池中，忽然有一个人以十分殷勤的姿态，把一束在圣水中浸湿的馬鞭草送給她。她抬起眼睛，双頰一陣緋紅……願上帝饒恕她！她竟然忘記在胸口划十字。那是魔鬼在作祟了！

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說来，那个重要时候业已到来。站在她面前的是王家軍队中最风流的軍官。軍官对她很有礼貌地行了个礼，虽則他沒有作声，他的目光却有如一本書一样說得明白。他表白了他的爱慕，这一束馬鞭草也到了她的手中。在那个时代，有閑的人还沒有发明花的語言，送花的意义只表示想把花送給她而已。

克劳迪亚在别处祈祷时，也常碰到这个文雅的軍官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待着，这个微妙的审愼終于俘虏了她的心。对于那些刚被爱神的箭射中的人們，可以用下面这几行有含蓄的詩来說明：

請你不要望我，因为人家望見了
你在望我，我在望你；
我們相望时，别讓人家看見
我在望你，你在望我。
我們不要再你望我，我望你，
等人家不看我們时，

我們再我望你，你望我。

为了鎮定她那有愧的天良的慌张，她可以象某个传說中那个假冒为善的女人那样說：

我走，我并沒有去寻找他；

但是，我在您的圣殿里碰到了他。

堂克里斯托巴尔·孟里格·台·拉腊，是一个西班牙青年貴族，他担任总督孟塞拉侯爵的卫队的軍官，随着一起来到秘魯。他是他閣下的一个侄女的未婚夫，一等回到西班牙，便要举行婚礼，成为总督家庭的亲屬，因此他是总督宠信的軍官之一。

可以預料，星期六一到，耶穌复活，教堂响起欢庆圣荣的鐘声时，这个风流公子便改变了战术，他直接紧紧包围了堡垒，再也不轉弯抹角。我們这位青年軍官如同英勇的科尔多瓦将軍在阿雅庫乔战役中那样，自言自語地說着：“前进！走胜利者的道路！”

进攻非常有力而且具有决定性，使得克劳迪亚全軍复没，只好宣告失敗而投降；正如：

女人和湿柴，
完全是同样的东西，
先是抵抗呻吟和哭泣，
到末了还是熊熊燃烧。

要对方投降还是必須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就象下列詩句所說：

即使要上云霄，

也必然需要

一架大梯子，

再加一架小梯子。

第一个条件是，他已經委托开往西班牙加迪斯港的第一艘战船向他的家里領取若干文件，一俟文件到达，便和她正式結婚。当然，答应結婚，在这里的作用只是小梯子，大梯子是姑娘对他的热爱。婚約长期的拖延，尤其是逐漸趋于冷淡，就等于三对不值錢的耳环。結婚要和煎蛋一样：从热鍋里直接到嘴里。

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过去了，她所渴望的文件并沒有到来。她实在厌倦了，便向克里斯托巴尔威胁，准备把秘密公开，請求公众評理。这个貴族受到催逼，恐慌起来，便和总督閣下商量解脫困难的办法。

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我沒有听到，我所認識的那个历史家也莫明究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談話的結果，在一天半夜与五更鷄叫之間，这位貴族在利馬失踪了，他的行李里也許带走了堂娜克劳迪亚的宝貴名誉。

2

正当堂克里斯托巴尔快馬加鞭，在崎岖的小路上奔馳的时候，讓我們在这里插一段历史。

堂彼得罗·台·托勒多·依·勒伊瓦大人，孟塞拉侯爵，"五廬"的主人，阿尔康塔拉騎士团的騎士，厄斯帕拉伽尔騎士团的司令，国王陛下的侍从官，在一六三九年一月十八日到达利馬，以代替原来的总督欽松伯爵。

勒伊瓦氏的盾徽是綠色底子上的金色堡垒，围着紅色的边，和十三顆金星。

西班牙国王腓力普四世和他的嬖臣奧利瓦勒斯公爵的貪吝与劣政，就是在美洲也留下了后果。在一方面，巴西人贊成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战爭，准备对秘魯作战；另一方面，荷兰的一个强大艦队，得到吉耶摩·台·納苏的装备，在恩里格·勃萊昂特的統率下威胁着瓦耳第維亚和瓦耳帕来索。孟塞拉侯爵采取了有力的和适当的措施，来制止这些侵略。这些邻国当时对巴拉圭非常垂涎。虽則由于內部的不和以及和阿劳加人①締盟的意外失敗，这些海盜們的企图沒有能够实現，但是謹愼的总督不仅在古老的卡拉俄港口建筑了壁垒和炮台，因此成立了利馬的海防炮兵，并且还派遣他的兒子堂安东尼奧·台·托勒多統率渾名"七个星期五"的小艦队。这个渾名是这样得来的：总督閣下的兒子从契洛厄不发一弹回来，向父亲报告經过說，星期五他从卡拉俄起錨，下个星期五到了阿里卡听取命令，下个星期五到达瓦耳第維亚，下个星期五离开那里，下个星期五制止了賭棍水手的一場騷动，下个星期五拖起了他沉沒的船艦之一，最后是，又在星期五回到了卡拉俄。

如同我們在《利馬宗教法庭紀年》②一书中所說，利馬的葡萄牙居民几乎尽是富人，想串通巴西削弱西班牙的势力。一六四〇年十二月一日，葡萄牙人爆发了起事。宗教法庭处罰了甚至燒死了許多葡萄牙人，不管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信奉摩西的异教徒。

---

① 阿劳加人(Araucanos)：在智利北部的印加族印第安人部落。

② 《利馬宗教法庭紀年》(Anales de la Inquisición de Lima)：巴尔瑪的另一著作，一八六三年出版。

一六四二年，总督下令葡萄牙人把所持武器送繳总督府，离开国境；他也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拉巴拉他总督区[1]的当局。到利馬总督府报到的有六千人，但是据說由于献給侯爵大量的金錢，他們获得取消驅逐出境的命令。一六四七年薩尔瓦梯厄拉伯爵接任时，照例举办交代，堂彼得罗·台·托勒多·依·勒伊瓦总督被控受賄，但沒有受到什么处分。

侯爵的敌人們說，当他最热衷于迫害那些葡萄牙犹太人时，有一天他的管家向他报告，說有三个犹太人在接待室里請求晋見，总督这样答复："我不願意接見那些在十字架上釘死我主耶穌的坏蛋。"管家便把来訪者的姓名說出来，原来他們都是利馬最富裕的商人。总督大人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对管家說："唉！讓这些可怜的魔鬼进来吧！耶穌基督死了那么多年，誰知道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罪名不是过份夸张或者无中生有呢！"說他坏話的人就拿这个小故事来解释总督被葡萄牙人金錢收买的那个謠言。

在孟塞拉侯爵的統治下，完成了胡安加凡利卡矿井的开采；在一六四一年，他实行了訴訟貼用印花稅票的办法，这一措施使打官司的人吃了一些亏，但王家的財庫却得到了一笔新的收入。

一六四五年，毕欽却火山的爆发，使基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几乎完全毁灭了里欧班巴；一六四七年，一个可怖的地震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活埋了一千多人；这些事情使利馬的居民惧怕干犯神怒，就不再想到娛乐和消遣，大家必恭必敬地热忱归依宗教。基督教的情緒高涨到狂热的程度，利馬街上差不多沒有一天沒有忏悔者的行列經过。兵士們也被强迫着去听阿耀薩神父

① 拉巴拉他总督区（Rio de la Plata）：西班牙殖民地时期拉巴拉他河地区，即現在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一带。

的講道。在这个凄惨的时代，就是那些以制造奇迹著名的神父，例如仁爱会的烏拉卡，耶稣会的卡斯蒂約，多明各会的胡安·馬西阿斯以及奥古斯丁会的瓦迪約，都过着朴素生活，大家刻苦修行，誰也不嫉妒誰。

一六四五年，这个总督在盛大典礼中，重新恢复了那嘲笑騎士团首領佛兰西斯科·台·卡巴哈尔的大理石紀念碑。

3

那时統治波托西的第十八任市长是堂胡安·瓦斯格兹·台·阿庫涅将軍，卡拉特拉瓦騎士团的騎士。一六四二年初，堂克里斯托巴尔·孟里格·台·拉腊上尉持着总督的信件去見他；总督在信內命令委派上尉为正在組織中的图庫芒守备軍的指揮官，同时把这位先生极力称贊了一番。

那时候，正是开矿业很发达的时代，因为出产駱馬① 的一方业已和对方締結了某种停战协定，人們专心致志，只想怎样从地下挖掘富源，和怎样无限度地花費它。当时的奢侈达到那样的程度：一个矿主的女兒結婚时，妝奩很少在五十万以下，新娘床上还要挂一些十足的小金条。如果那不算是奢侈，世界上就沒有奢侈可言了。

我們有許多无可辯駁的文件，証明从一五四五年发現含銀的矿藏起，到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波托西高地的矿产价值共达三十四万万比索之多。当时只要随便挖一下，俯首便可拾得財宝。这并不是神話，因为証件是确凿的，沒有計算或書

---

① 駱馬(llama)：秘魯特产的一种动物，能騎乘馱載。

写的錯誤。

我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矿井，它所出产的白銀，超过全波托西所有的矿井。这个矿井名叫“炼獄”。自从教会发明了或者发現了“炼獄”后，它就建筑了一所永远无法填滿的无底大金庫，以收容信徒們的施舍，他們用弥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把錢丢进去，以救贖他們的犯罪的灵魂，求得幸福。

賭博，竞爭奢华，追逐女性，以及决斗，构成了开矿者的慣常生活。堂克里斯托巴尔带有貴族的証明，又是英俊的軍官，当然很快便結交了許多殷勤的朋友，卷进这种荒唐和疯狂的生活之中。当时在波托西，人們都是过一天算一天，誰也不想到明天。

一天晚上，我們的上尉正在一家著名的賭場里，这时候进来一个青年，在他附近坐下。那晚上，堂克里斯托巴尔的运气不好，把錢包里的錢輸得精光。

那个不認識的青年一个錢也沒有賭，他似乎正是在等待着这么一个紧急局势；因为他一言不发，便把他的錢包交給了上尉。錢包装得滿滿的，紗孔里閃出金光来。

“謝謝您，騎士。”上尉說着，一手接过錢包，数了数里面的五十枚翁薩①。

得到了这样的帮助以后，这个疯狂的賭棍更想傾囊翻本，但是賭神还是不照顧他；当他又輸得精光后，他就回头对那个不認識的人說：

“騎士先生，您对我这么大方，我很感謝；現在請您把地址告訴我，以便我归还这笔慷慨的借款。”

“后天，黎明时，我在雷戈西霍广場恭候閣下。”

① 翁薩(Onza)：錢币名，即金質比索。

“我会到那里去的。”上尉回答，虽則他覚得那个时間有点不大方便。

这个陌生人的斗篷遮住了一大半脸，走出賭場，沒有和克里斯托巴尔握手，虽然他的手已經伸了出来。

4

那天黎明十分寒冷，这种西伯利亚一样的寒冷，足够使火焰都冻僵。晨曦照射到高山峰頂，閃耀着一道道的金光。堂克里斯托巴尔披着斗篷，走到那荒僻的雷戈西霍广場，他的債主已經在那里等候他了。

“我很高兴您准时来到，上尉先生。”

“凡是有关清偿債务的問題，我总是履行义务的，我敢以此自夸。”

“那么堂克里斯托巴尔先生对于自己的諾言也同样履行嗎？”陌生人用不客气的諷刺語調問他。

“如果不是您，而是别人对我的話这样怀疑，我腰間有的是好劍，它会代替我的舌头来作正当的答复的。可是我感謝您，所以不这样做。”

“那么，您这个卑鄙的貴族，少講閑話，拔劍吧。”

陌生人迅速地拔出他的劍，向堂克里斯托巴尔一劍刺去，使他連招架都来不及。上尉猛烈地进攻对手，对手也熟練地冷靜地应战。他們这样相斗了几分鐘。堂克里斯托巴尔仗着自己的勇敢，忘記了防守只顧进攻；突然，对方挺劍直刺，使他不及招架，就一劍刺进他的胸口，一面对他喊着：

“我的名誉要你的生命来抵偿！杀你的是克劳迪亚。”

5

詩人胡安·索勃里諾，在他模仿貝拉尔塔的作品《利馬的建立》中，以詩句描写波托西历史时，曾經稍稍暗示过这件事情。

巴托洛梅·馬蒂內斯·凡拉，在他有趣的《波托西編年史》一書中說："就在这一六四二年中，堂娜克劳迪亚·奥里亚蒙一剑杀死了堂克里斯托巴尔·台·拉腊，西班牙王国的騎士，因为他以許多諾言引誘了她，結果却欺騙了她。堂娜克劳迪亚被捕以后，被判处死刑；当她正要被推上断头台时，当地的土著发生了暴动，伤亡了許多的人，結果搶救了她，把她送到最大的教堂里，又从那里送到了利馬。前一年，波托西的詩人們写詩描述过一場著名的决斗，市民們都在街上唱它；在那場决斗里，一方面是貴族小姐堂娜胡安娜和堂娜路易莎·莫拉累斯姊妹，另一方面是堂彼得罗和堂格拉西亚諾·貢薩萊斯兄弟，也和她們一样，同屬貴族。他們騎着四匹烈馬，揮动长矛和盾牌，进行战斗；結果，堂格拉西亚諾和堂彼得罗慘死了，可能对方有很充足的理由，因为那是有关名誉的事件。"

波托西妇女对于小小的名誉問題，具有敏銳的感觉，我想抄引另一作者的下面这个故事作为本文的結束："一六六三年，一个有錢的寡妇馬格达萊娜·特叶茲夫人和堂娜安娜·罗森在教堂里发生了一場爭吵；堂娜罗森的丈夫堂胡安·薩拉斯·台·瓦勒亚打了堂娜馬格达萊娜一个耳光，她怀恨在心，不久，就以代她报仇为条件，和会計师堂彼得罗·阿勒楚亚結婚。阿勒楚亚不断推迟履行諾言，到了最后，完全拒絕履行；堂娜馬格达萊娜恨极了，一晚上竟杀死了丈夫；据一个紀录者說，她甚至还想

挖出他的心肝。她被捕以后，法院判处絞刑；虽然維雅罗瓦耳主教为她請求赦免，波托西居民也湊了二十万比索想救她的生命，但楚吉薩卡的高等法院还是拒絕。”

唉！波托西的娇小女人們啊！

讓我們把堂娜克劳迪亚的故事講完。

在利馬，总督不想把事情鬧大，下令停止进行法办。这大概是侯爵先生的良心使他这样做的吧。

克劳迪亚在圣塔克拉拉修道院做了修女，举行仪式时做教父的是圣托里貝奥的侄子大主教堂彼得罗·維雅高梅斯。

幸而，她的榜样和莫拉累斯姊妹的榜样并不是有感染性的；因为如果夏娃的女兒都这样認眞地来对付这些騙了她們就把她們抛弃的坏蛋的話，无疑的，这个世界上便老早沒有男人了。

母　　爱

"銀臂总督"时代的故事

献給胡安娜·瑪努埃拉·戈里蒂

我們为了方便起見，把这篇传說中的主要人物的姓名改了一下，在《应召的女人》和其他故事中，我們已經犯过这种可以饒恕的罪过。只要不假造历史，姓名是无关紧要的；讀者很容易想到，我們这样惹恼同胞們是有非常有力的理由的。

1

一六九〇年八月，堂梅尔乔·波托卡累罗·拉左·台·拉·維伽大人，进入利馬，他是蒙克洛瓦伯爵，阿尔康塔拉騎士团的扎尔薩司令，堂卡洛斯二世陛下的第二十三任秘魯总督。他是从墨西哥調到秘魯来的，随从人員除了他的女兒堂娜霍瑟法及其他家屬和僕役外，还有一些西班牙軍人。在軍人中，以勇敢和仪表威武著称的有堂弗南杜·台·凡尔伽拉，他是厄斯特萊瑪杜拉的貴族，标騎兵卫队的軍官。在美丽的墨西哥女子間，他并未留下本尼狄克教派修士的严肃声名；以他那样喜欢爭吵，喜欢賭博和喜欢向女人进攻，当然是不可能沒沒无聞的。总督对他怀有父亲般的感情，想在利馬亲自为他主持婚事，希望他在成家立业以后可以改变生活习惯。

埃温赫林娜·莎摩拉，除了年輕和美丽以外，还有使她成为利馬城最令人羡慕的姑娘的另一个因素。当征服者毕薩罗分配殖民地的土地时，除了赫洛米諾·台·阿利亚伽，市长里貝拉，馬丁·台·阿尔康塔拉和富翁廸埃哥·馬尔杜納多以外，她的曾祖父也是得到毕薩罗欢心的征服者之一，分得了里馬克河流域的土地。皇帝欽准他使用“堂”的称号；几年以后，由于贈送皇后許多珍貴的礼物，又得到了圣地亚哥騎士团騎士的勛位。在享受了一世紀的荣华富貴以后，我們的这位征服者覺得在这个可怜的尘世中已經沒有等他完成的任务，就拿起行李，于一六〇四年迁到极乐世界去了；留給长子的城乡財产，估計有二十万之多。

埃温赫林娜的祖父和父亲使遺产更加增多了；这个姑娘在二十岁时，亲人都已死去，受着一个教师的监护；大家都为着她的富裕而嫉妒她。

在蒙克洛瓦伯爵的淑靜的女兒和这位富裕的利馬小姐之間，很快便建立了最恳切的友誼。埃温赫林娜因此时常有机会到总督府去，在那里她認識了那位卫队軍官。这个风流人物沒有錯过向小姐求爱的适当机会，到了最后，虽然表面上她并不承認那位貴族青年已經在她心的深处种下了爱苗，但当人家介紹她和堂弗南杜結婚时，她是以暗中高兴的神情靜听着的。介紹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总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当然不能忽視那么高貴的一位教父的意見。

在結婚后的最初五年中，凡尔伽拉上尉忘記了过去的荒唐生活。他的夫人和孩子們构成了他的全部幸福；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个标准的丈夫。

但是有一天，魔鬼带着他們夫妇參加了一个家庭晚会；在那

一家的客厅里，不仅有人在玩着旧式的紙牌，而且还有許多酷好骰子的人在那里围着一张鋪着綠布的桌子呼么喝六。本来，好賭的热狂在上尉的心灵上只是沉睡着的，現在一看見这些骰子，它便更加强力地清醒起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于是上尉就也参加賭博，但是运气不好，一晚上便輸了两万比索。

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标准丈夫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重新过起热狂的賭鬼的生活来。由于运气越来越不好，他不得不变卖了妻子的产业，来偿还那些賭賬，情情願願地投入到那个称为"翻本"的无底深渊里。

在他的賭伴中，有一个青年侯爵，骰子对他非常宠爱；而堂弗南杜却一味任性，坚决对那疯狂的命运抗爭。許多晚上，他把他邀到埃溫赫林娜家里吃飯，飯后，这两个朋友就关在一个房間里"自己脫衬衫"；这是賭棍的术語，貼切得令人噁心。

的确，賭棍和疯子是同一的东西。在我看来，稍稍有損于奥古斯都大帝这位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的，那就是如苏埃托尼奥① 所說，他在晚飯后总喜欢賭一賭单双。

埃溫赫林娜尽力設法使这个放縦的賭棍悬崖勒馬，但是沒有用处。眼泪，柔情，娇嗔，婉恳，都是枉然。这个賢妻已經沒有其他的武器，可用来对付自己所摯爱的男子的心了。

一天晚上，这位不幸的太太正睡着，突然堂弗南杜把她推醒，向她要那只結婚戒指。那只戒指上是一顆价值連城的鑽石。埃溫赫林娜大吃一惊；但是她的丈夫安慰她不要害怕；他說，因为几个朋友怀疑那顆宝石的价值，他只是想給他們看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

① 苏埃托尼奥(Suetonio)：拉丁历史家，著有《十二凱撒传》。

在賭鬼的房間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堂弗南杜又輸掉了很大一笔錢，他沒有其他的宝物可以下注，只好借用太太的珍貴戒指。

倒霉的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几分鐘以后，那顆珍貴的宝石已經在胜利的侯爵的无名指上发光了。

堂弗南杜又感到羞耻，又感到悔恨，渾身发起抖来。侯爵向他告辞，凡尔伽拉送他到了客厅；在走过客厅时，他回头望望埃温赫林娜寝室外的屏风，透过玻璃，看見她正跪在圣母馬利亚前面啜泣。

一陣可怕的迷眩突然涌上了堂弗南杜的头脑，他象老虎一样迅速地直扑侯爵，用匕首在他背上連刺三下。

这个不幸的人向寝室逃去，在埃温赫林娜的臥榻前倒下死了。

2

蒙克洛瓦伯爵年輕时，在一六五四年的阿拉斯战役中指揮一連軍队。他的勇敢使他卷入了一場非常激烈而胜負难分的激战，当他退出战場时，几乎已經奄奄一息了。到后来，他恢复了健康，但是失去了一条右臂，因为那是必須割去的。他装了一条銀制的右臂，因此在墨西哥和秘魯，人們給他起了一个渾名，叫"銀臂总督"。

銀臂总督的紋章上刻着"願圣母馬利亚降福"的銘文；他被調到秘魯，是来代替那个著名的堂梅尔乔·台·那瓦拉·依·罗卡弗尔。根据洛倫特的記載："蒙克洛瓦伯爵具有前任同样的声望，虽然沒有那么多的政治才能；他的生活习慣很朴素，对宗

致很虔誠，待人接物温和而适度；他以身作則，拿这些品質来教导百姓；当旁人对他有所請求时，他总是很快地从自己的俸祿和地产收入中拿錢布施。”

銀臂总督的政府延續了十五年零四个月；就总督的职位而言，真是空前絕后的；在那样长的时間里，全国太平无事，政治有条不紊，利馬也兴建了許多华美的建筑。那时国庫收入并不富裕，也是事实，但却是由于和政治无关的一些原因。当时的宗教游行和节日庆祝，規模宏大，設备豪华，使人会回忆起勒摩斯伯爵① 的时代。那些花了二万五千比索建筑的带有八十五座拱門的門楼，聚会厅以及总督府的廻廊，都是那个时期的建筑物。

一六九四年，利馬生了一个怪物，它有两个头和漂亮的面孔，两个心，四条手臂，和两个由一根軟骨連在一起的胸口。从腰部到脚，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利馬的百科全書派学者堂彼得罗·台·彼拉尔塔，写了一本有趣的書，書名《自然的錯誤》，其中除了把怪物作了一番詳細的解剖的描写外，还极力想証明它有两个灵魂。

一七〇〇年，国王“可爱的”卡洛斯去世，継位的是腓力普五世；他奖賞了蒙克洛瓦伯爵，封他为西班牙的大公。

那时銀臂总督已經八十岁，时常生病，厌倦政治，請求朝廷准他退休。但是这个願望沒有实現，蒙克洛瓦伯爵在一七〇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去世了，他被安葬在大教堂里；他的継任者卡斯特尔多斯-里烏斯侯爵，直到一七〇七年七月方才到达利馬。

蒙克洛瓦伯爵的女兒堂娜霍瑟法，在总督去世以后，繼續住在总督府里；但是有一天晚上，她和她的忏悔神父阿隆索·梅西

① 勒摩斯伯爵 (Conde de Lemos,1576—1622年)：西班牙政治人物，曾任那不勒斯总督，提倡文学艺术。

亚商談以后，从一个窗戶里溜了出来，避入圣塔卡塔林娜修道院，声言願做圣塔罗薩修道院的修女；当时那个修道院正在建筑中。一七一〇年五月，堂娜霍瑟法·波托卡果罗·拉左·台·拉·維伽进入新修道院，做了第一任院长。

3

堂弗南杜·台·凡尔伽拉入獄四个月以后，王家高等法院判他死刑。他从一开始便宣称，他杀了侯爵是背叛朋友，是破产賭棍的絕望拚命行为。他旣然这样坦白認罪，法院只好判他死罪。

埃温赫林娜用尽一切方法营救丈夫，希望能够免除他不荣誉的死罪；她在哀伤苦恼中度着日子，直到行刑的那一日。那时候，为了热爱孩子們的名誉，这个无私而勇敢的妇女决定做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犧牲。

当总督蒙克洛瓦伯爵和听审官們正在总督府的法庭里时，她穿着丧服走进去，宣称：堂弗南杜杀死侯爵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和侯爵通奸，被丈夫发現，她自己逃掉了，丈夫在盛怒之下就杀死了罪有应得的奸夫。

总督考虑到这一連串的事实：侯爵时常到埃温赫林娜家里去拜訪；他死时手上正戴着她那表征爱情的戒指；匕首是从他的背后刺进去的；他又死在女人的床边，以及其他的一些細节等等；这就足够証明女人的自首是可以置信的，因此，他下令停止行刑。

主办本案的法官走到獄里要堂弗南杜对他的太太的陈述表示意見。話刚講完，被千万种感情压抑着的凡尔伽拉，突然爆发出一陣可怖的大笑。

这个不幸者疯了!

几年以后，死神之翼扑到了这位賢妻良母的圣洁臥榻上，一个严肃的神父对将死的人正在作那些宗教上的安慰。

埃温赫林娜的四个孩子在周围跪着，静候慈母的最后祝福。于是这个自我牺牲者，由于神父迫她在死前忏悔，就講出了老实話，泄露了那个巨大的秘密。她对孩子們說：“世界上的人会忘記生你們的女人的名字；但是如果你們的父亲走上了断头台，他們是无論如何不会饒恕你們的。上帝象水晶一样看透了我的良心，他知道，我在人們面前牺牲了我的名誉，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你們不会被人們說是罪人的孩子。”

所有的基督都进监獄！

"英国人总督"时代的故事

1

一七五二年左右，利馬街上走着一个杂貨商人或小販；他生得不高不矮，身材肥胖，两手及面容粗糙，头发是金黄色的，脸白得几乎象雪花石膏，看来他的年龄只有二十多一点。他是一个爱尔兰穷苦工人的兒子。据他的传記作者拉瓦耶的記载，他童年时候，是給貝克蒂維伯爵夫人的住宅敦岡堡的厨房搬运木柴为生的；后来他的一个叔父，加迪斯修道院的耶穌会神父把他叫到身边，給他受了中等教育，随后又看出他决定做生意而不想做教士，于是就給了他一些零星貨物，打发他到美洲来。

这个被利馬人称为"英国人安勃罗西奥先生"的商人，深信販卖带子、針綫、花边、頂針等便宜貨品决不会使他发財，因此决定搬到智利。在那里，他由于一个在首都圣地亚哥有很好社会关系的爱尔兰医生的介紹，得到了一个繪图工程师的职位。他們雇用他沿着崇山峻岭，建筑許多驛站或邮差食宿的地方，通过那些地方运送智利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的邮件。

当他正在小心謹愼地执行他的职务时，一群阿劳加人发动了大規模的进攻；为了抵抗这个进攻，陆軍司令在他的軍队中另外組織了一連外籍志願軍，任命我們这位聪明的工程师做指揮官。这一战役使他得到了荣誉和利益；国王接二連三把他升迁

为龙騎兵上尉，中校，上校，少将；到了一七八五年，晋升为該軍統帅，同时委任他为智利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省长和陆軍司令。

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这些传說的体裁也不允許我們叙述堂安勃罗西奥·奥希金斯先生十年間的可資紀念的政績。瓦耳帕来索的巴龙炮台以及其他許多公共土木工程，使他的名字在智利永垂不朽。

重新从阿劳加人手中收复了奥索尔諾以后，国王封他为奥索尔諾侯爵，升他为陆軍中将，后来又把他調到秘魯做总督，以代替堂弗兰西斯科·希耳·依·勒默斯·台·托勒多·依·維雅馬凌爵士，他是圣胡安騎士团的騎士，奥尔維戈桥的司令和王家艦队的中将。

一七九六年六月五日，奥希金斯到任視事。在他的很短促的任期內，他用石头鋪平了街道，修理了利馬大教堂的鐘楼，成立了慈善救济会，开設了一些紡織工厂。卡拉俄港的港口，林蔭道和公路，也是他任期內的工程。

在他的时代，原屬布宜諾斯艾利斯总督区的朋諾州归併到秘魯，而智利則从秘魯总督区內划分出去。

在罗塞揚战役以后，阿庫第阿公爵和拉巴斯亲王堂瑪努埃尔·戈多伊，基于圣伊尔德方索条約，和法国締結了同盟，其結果是引起了西班牙和英国之間的战爭。奥希金斯把七百万比索送給王后；由于这个，秘魯所貢献的不只是战爭所需，而且增加了朝臣的享受，使戈多伊和馬利亚·路易莎王后皆大欢喜。

奥希金斯的任期很短，但也很有成就。利馬的人士称他为“英国人总督”。一八〇〇年三月十八日，他死了，安葬在圣彼得罗教堂的地下墓室里。

2

奥希金斯接任做总督时，利馬的社会风气非常之坏。根据前任总督希耳·依·勒默斯爵士的命令所編制的統計材料說，全城人口只有五二，六二七人，但私人的馬車却在一千輛以上，人們以高头駿馬和漂亮馬具在大道上互相炫耀。这样的过度奢侈，充分显示着社会道德是不会很高尚的。

搶劫，杀人以及其他夜晚的丑事正在迅速地增多。为了糾正这个情况，总督发布了告示，凡是晚上十时以后仍然徘徊街头，被巡邏人員所发現的人，一律关入监牢。他增加了阿馬特总督所成立的“披斗篷队”或特別警察的人数，并且由于委派一些著名人物做軍官，提高了人員的品質。

但是尽管告示貼在街角的墻头，无法无天的情况却一点也沒有減少。恰恰是殖民地貴族中的青年，把尽先犯法当做荣耀。老百姓也学着他們的榜样。总督看到这样无法根絕罪恶，有一天召集了“披斗篷队”的軍官五人，对他們說：

“先生們，我得到消息，說你們关进牢獄的只是那些沒有靠山的穷鬼；但是遇到有一个青年侯爵或青年伯爵以爬墻、唱小夜曲、斗劍、狂欢等来騷扰邻居时，你們便采取姑息手段，装做沒有看見。我願意正义沒有两种法碼和两种尺度，对于富貴貧賤，一律平等待遇。我希望諸位了解我的意思，在晚上十时以后，所有的基督都进监獄！”

在繼續講下去以前，讓我們及时地叙述一下“所有的基督都进监獄”这个流行成語的来源。据說在安达魯西亚的一个小市鎮中，有一天举行了忏悔游行，參加的許多善男信女，都穿着那

撒勒人的衣服，扛着一个笨重的十字架。大概是这一群基督的摹仿者中，有一个人恶意地把一个同伴撞了一下，而这个同伴的血管中也是沒有淡酒的，他忘記了謙卑順从是这个場合中应有的义务，就动起刀子来。其他的忏悔者也参加进来，大家揮起握紧的拳头和干淨的刀子，直到市长到場，大声叫着："所有的基督都进监獄！"

也許堂安勃罗西奥·奥希金斯在召集軍官訓話时記起了上述的故事，因为他在斥責的末一句話中引用了安达魯西亚市长的这句話。

那天晚上，总督閣下想亲自查一查人們是不是都服从他的命令。十一时以后，当全城一片烏黑时，他披起斗篷，走出了总督府。

他走了不久，便碰到了一队巡邏人員；但是那个軍官認出了他，讓他安然繼續向前走，一面低声嘀咕着：

"我們看吧，他就在那里！总督大人要出来作乐，因此他不願意別人有一点点放肆和开心。看来总督的职位比摩盖伽人的遺囑还更有好处。"

这句成語是需要解释的。在摩盖伽地方，有一个名叫堂克里斯托巴尔·庫伽特的大富翁，他的老婆是一个十分强悍的女人；为了她，他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在活着的最后这一年，这个不幸者想到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人性格和他一样柔順了，因为任何別人只要遭到他所忍受过的十分之一，就会給他的配偶十大棍棒。

"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替我报仇。"垂死的人这样自言自語着；他召来了一个公証人，立下遺囑，把他的財产都給那个貪婪的女人，但是有一个条件，便是她必須在他死后六个月內再行結

婚；如果到期还沒有結婚，这筆遺产就得捐給一个医院。

这个女人很年輕，生得也不坏，又有錢，又被授权迅速寻找死者的繼任人，因此，摩盖伽地方的人都說："这遺囑真是大有好处！"这句話就这样变成了成語。

总督又碰到了其他三队巡邏人員，軍官們都向他道晚安，并且問他是否需要他們随从；他們都很有礼貌地和他分手，讓他自由过去。

深夜两点鐘了，总督走得很疲倦，决定回家睡覚；突然間，第五个巡邏队的小灯籠的光直照到他的脸上。这一队的領队軍官是堂胡安·彼得罗·洛斯都努。

"站住！你是誰？"

"是我，堂胡安·彼得罗，是总督。"

"晚上十时以后，我在街上并不認識誰是总督。关到流浪汉拘留所去！"

"但是，軍官先生……"

"不要多嘴！告示是告示，所有的基督都进监獄！"

第二天，那些由于尊敬总督而沒有把他关起来的四个軍官都被免去職务，代替他們的是一些不大講情面的人。于是，搗乱很快便終止了，恢复了治安。

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在彼斯卡德里亚监獄的地牢里过夜的一群流浪汉中，就有这位堂安勃罗西奥·奥希金斯，他是奥索尔諾侯爵，貝恩納里男爵，王家陆軍中将，和堂卡洛斯四世陛下的第三十六任秘魯总督。

时間，土鍋，就是胜利

一八二一年六月初，拉·瑟尔納总督① 和圣馬丁将軍② 在朋察烏卡③ 所举行的著名談判或停战会議开始之后，駐在烏阿烏拉的爱国軍队，接到了下述的口令和回答口令："时間——土鍋——就是胜利。"

除了蒙特亚郭多④，卢佐里亚伽⑤，吉多⑥，以及伽西亚·台尔·里奥⑦ 以外，对于所有的人，这个口令只是一个愚蠢的字

---

① 拉·瑟尔納(José de la Serna, Conde de los Andes, 1770—1832年)：秘魯总督，独立战爭中西班牙王軍的統帅；1824年时，在阿雅庫乔战役中被苏克勒击败，从此結束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統治。

② 圣馬丁(José de San Martin, 1778—1850年)：阿根廷著名軍人和爱国志士，拉丁美洲独立战爭时期的伟大革命領袖，拉丁美洲人民称他为保护者。

③ 朋察烏卡(Punchauca)：利馬城郊庄园名。

④ 蒙特亚郭多(Bernardo de Monteagudo, 1787—1825年)：阿根廷政論家及政治人物，在秘魯輔佐圣馬丁，曾任部长，后在利馬被暗杀。

⑤ 卢佐里亚伽(Toribio Luzuriaga, 1782—1842年)：阿根廷将軍，在独立战爭中有名。

⑥ 吉多(Tomás Guido, 1788—1866年)：独立战爭时期軍人及外交官，圣馬丁的朋友和秘書。

⑦ 伽西亚·台尔·里奥(Juan Garcia del Rio, 1794—1856年)：哥倫比亚的爱国志士和作家，圣馬丁的第一部传記作者，是圣馬丁在秘魯时的忠实助手。

謎，一个荒唐的句子；便是那些以更多的基督徒精神和寬容态度来衡量圣馬丁的人們，也聳起肩膀，咕噥着："将軍眞是太过份了！"

但是，这个口令却非常精辟而含蓄，是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綜合。現在我想談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材料，一部分来自圣馬丁的秘書以及祖国其他軍人們的口头传說，但更大一部分却是根据我的朋友布宜諾斯艾利斯作家馬里亚諾·貝叶薩的著作，他曾以飞快之笔在他的一本有趣的書中談到了这个口令。

1

为了历史上的記載和贊揚这样一个明智的理由，圣馬丁希望占領利馬，并不是由于一場战爭的成功，而是由于政治策略的运用。他的性急的軍队，渴望着要跟驕横的王家軍队一决雌雄，对于将軍的好象慢吞吞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然而正如我們刚才所指出的，这位阿根廷的英雄看到，在进入利馬时最好不消耗火藥，尤其重要的是最好不犧牲兵士，因为实际上他也并沒有多余的兵士可以犧牲了。

在和首都的爱国志士們連續不断的秘密通信中，他表示了他相信他們的起义热情与活动，这一工作产生了許多有利于解放事业的重要事件，其中就有奴曼西亚营的反正。

但是偵探或前哨巡邏队却时常截获圣馬丁与其友人之間的信件，因此不止一次地破坏了一个計划的发展。这种不幸的遭遇，加上西班牙人对持有密信者的残酷枪杀，引起了这位革命領袖的不安与思索。必需尽一切可能来求得一个秘密而迅速的通訊方法。

一天下午，将軍头脑里被这个念头縈繞着，带了吉多和另外一个助手，在烏阿烏拉唯一的一条很长的街上散步；在桥的附近，他不在意地看見一所破旧大房子的天井里，有一个用来烧砖和制造其他陶器的爐子。在那个时候，那里还沒有仿制的磁器，这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因为除了有錢人輸入一些瓜达拉哈拉的罐壶和銀制湯盆等以外，日用的盆碟，和厨房用具等，都靠在当地用泥土做坯燒制。

圣馬丁得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神秘的灵感，那是只有天才的头脑才能产生的；他自己对自己大声叫着："欧莱卡①！难題已經解决了！"

房屋的主人是一个老印第安人；他勤俭耐劳，也极端同情起义。圣馬丁和他得到了諒解，陶工应允制造一个具有夹底的土鍋，鍋做得那么巧妙，就是专家也无法发現它的秘密。

老印第安人每周到利馬去一次，赶着两头滿馱土制盆鍋的騾子；那时我国还不知道錫鐵的制品或鍍錫的銅制品。在上述的貨品中，夹杂着"革命的土鍋"，在它的夹底內藏着异常重要的密碼信件，外表上与其余商品沒有任何不同。赶騾人遇到每一个乡村的守备兵士，都讓他們检查，以很自然的姿态回答查問。当守备軍官說出我們的君主弗南杜七世陛下的名諱时，他立刻脫帽表示敬意。他們要他高呼"王上万岁！""打倒独立！"的口号以后，就讓他繼續其行程了。哪个鬼神会想到这个規規矩矩走路的劳苦老印第安人会牵涉在政治的旋渦里呢？

有如某些軍人一样，我們的这个陶工是一个伟大的順口溜詩人。有一天，一个西班牙上校把他抓住了，为了嘲笑他或者强

① 欧莱卡：希腊文的惊叹語，据說是阿基米德发現王冠內金的含量时所說。

迫他否認自己的国旗，就对他說：

“瞧着，傻瓜，如果你以下面的詩句做韵脚，吟成一首四行詩，我就給你一个比索：

弗南杜七世和他的
崇高忠誠的王国万岁。”

“那沒有什么不方便，上校先生，”被俘的人这样回答着，“請您听吧：

弗南杜七世和他的
崇高忠誠的王国万岁；
但是有一个条件，
便是别管束我就給我錢。”

2

那时候，堂法兰西斯科·哈維尔·台·卢納·毕薩罗住在公塞普森敎堂对面的一座房子里；他是当时国內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个神父，也是圣馬丁所指定和陶工联系的爱国志士。每天早晨八时，陶工在公塞普森街上用尽肺部力量高叫着：“土鍋和盘子！便宜的好貨！便宜的好貨！”在不多几年以前，利馬街上的販子，可以根据不同商品的叫卖声，編出一本書来。不仅如此，有些家庭，无須去看鐘表，单听街上販子們的叫卖声，便可以知道时間了。

利馬的文明是进步了，但却丧失了詩意；日复一日，它丧失着风俗习惯方面所原有的典型风格。

我曾經做过一番研究，覚得那时利馬居民們的主要工作似乎是不断开动咀嚼机器，那便是我們所称为門牙与臼齿的东西。讀者請看，在我所住的区域里，时間是怎样按照下面的情景安排的；那个时候，我还正在花园里和城墙边踱来踱去做小公牛①，和我現在写传說以及做附庸风雅的詩大不相同，当然，这样做，事实上也只是消磨时間或做小公牛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

早晨六时正，送牛奶的女人报告了时間。

七时正，卖草藥水和新地甜酒的女人叫喊了。

八时，不多一分鐘也不少一分鐘，卖餅干的男子叫卖餅干，卖酸牛奶的女人大叫"快买可爱的酸牛奶！"

九时，教堂誦經时間，出售面糊和牛腸的女人叫喊了。

十时正，叫卖用玉米粉加香料配制的包子的女人报时了。

十一时，走过了叫卖瓜果的女人和修道院的黑白混血女人，后者叫卖由可可栗子粉和乳酪合制的糖，可可糖，王家小吃面包，用烤玉米或花生和糖或蜜制成的糖块，以及挑选过的菜豆。

十二时，出現了滿筐滿籃水果的叫卖者以及油炸面粉碎肉餅的叫卖者。

一时正，叫卖糖酒以及大米、杏仁，核桃蜜餞糖的人来报时，分秒不爽。

下午二时，出卖辣碎肉的女人，出卖用玉米叶包蒸的嫩玉米糖餅以及特魯希約美味② 的男人，在街上如雷鳴一般地叫喊着。

三时，出卖面粉香料蜜餞糖，奶油杏仁花生糖，或串牛肉排牛肝排的人叫喊着，其叫喊时間比教堂鐘声还要准确。

---

① 做小公牛：意即躲避父母，逃学玩要。

② 特魯希約美味：是以馬鈴薯、生菜、辣椒等合制的糊状食物。

四时正，出卖胡椒或辣椒的女人，以及出卖栗子菠蘿的男人叫喊了。

五时，出卖素馨、香花以及布扎花的人叫起来了，后者叫着：“花园！花园！姑娘，你不聞到香味么？”

六时，出卖洁齿草根和餅干的男人低声歌唱着。

晚上七时，叫卖糖果的男人，叫卖奶油面糊的女人，和叫卖用玉米粉、糖和青橘汁制成的甜品的女人出現了。

八时，是叫卖冰淇淋和卷餅的男人的时間。

就是在晚上九时敲熄灯鐘的时候，也有教区里为炼獄中灵魂求赦免的人或教堂看門人，带着紅帽子，手提小灯籠，出来为炼獄中的灵魂祈祷，或者为我主乞討蜡烛。这位居民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恐吓頑皮孩子，使他們睡覺。

在这个时間以后，区內的更夫接替了上述的流动鐘表們，他一面吹哨，一面唱着：“福哉圣洁的馬利亚！已經十点鐘啦！秘魯万岁！平安无事！”不管天阴或下雨，利馬更夫的使命就是宣布：“平安无事！”每六十分鐘內这样不断唱六十次，直到黎明为止。

此外，还有无数的按时叫喊者，我在这里并不一一臚列出来了。

唉，好幸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們可以为了純粹的奢华而使用一个精密的时計；但是如果想确定知道时間，再沒有任何鐘表比街上小販們的叫喊更为准确了。他們沒有毫发之差，无須每六个月洗油一次，或者送去修理。还有，完全用不着花錢！瞧吧，我一談到古老的风俗，我便好象上天成了仙，笔在紙上奔騰，有如脫繮之馬。閑話少說，現在我們回过来繼續講这位反叛的陶工。

他在每一个街角停住叫声，所有的邻居就都走出門来，購买必需的厨房用具。

3

卢納·毕蕯罗先生的管家，彼得罗·孟莎納累斯，是一个皮肤很黑的黑人，具有利馬“布丁伽”①和游蕩頑童的一切天生的坦率和粗鲁；他会說出大量的下流話，会歌唱，会奏六弦琴，也喜欢佩带小刀，但他对主人很忠实，主人也溺爱他。每逢叫卖土鍋时，他总是花一个里尔②买一个；但到了第二天，他总站在門口，手里拿着土鍋，叫喊着：“无耻的騙子，你的鍋到处漏水；本来应当打破你的脑袋，教訓教訓你不再欺騙主顧；如果你拿另外一个好的来换昨天那个坏的，我就饒你的狗命。贼骨头！”

陶工微笑着，对侮辱好象根本不在乎一样，就换了个鍋子給他。

今天买鍋，明天换鍋，一方面总是开口駡人，另一方面总是耐心忍受，这情况不断重演，使街角一个好管閑事的安达鲁西亚理发师一天早晨說了这样的話：

“嘿！这个小教士真是个好管閑事的男人！連我这样的一个穷光蛋，也不会为了可怜的一个里尔而这样大声埋怨。你这个黑人，听着！泥燒的鍋子就如同那些泥燒的女人一样，不是包退包换的。买了坏东西只有自認倒霉，不要嘰嘰咕咕吵鬧抱怨来騷扰邻居。”

① 布丁伽(Budingas)：利馬貧民区的典型居民。

② 里尔(Real)：輔币名。

"你这个西班牙烏龟，哇哩嘩啦嚷什么！这場葬礼中誰給你蜡烛啦？"黑人孟涉納累斯以他惯常的傲慢回答着，"你还是去刮鬍子和罵人吧，不要管对你来去都毫无关系的閑事，你这个靠船上做賤役才付了船費到美洲来要飯的滑稽家伙！"

听見这些話，这个安达魯西亚人感到受了严重的侮辱，就翘起鬍子大声叫着：

"最神圣的馬利亚！今天我吃亏了……垃圾堆里的鷄，等着吧！"

他說着，就握紧拳头直扑孟涉納累斯；孟涉納累斯沒有等到这个猛烈的进攻近身，就逃进主人屋里躲起来了。理发师与管家之間的这种爭吵，誰知道会不会引起人們对土鍋的怀疑，从細小的事件引起巨大的后果来呢？但是幸而这場爭吵发生时，恰巧是陶工最后一次私运土鍋的旅行；因为爭吵是七月五日发生的，第二天黎明，拉·瑟尔納总督就放弃了利馬城，爱国軍队在九日晚間进駐，占領了它。

六月初，老印第安人带回卢納·毕薩罗的管家退换的第一个土鍋时，圣馬丁将軍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布当日的命令。他暫停工作，閱讀夹底鍋子带来的信件后，微笑着对他的部长伽西亚·台尔·里奥和蒙特亚郭多說：

"眞是如願以償了。"

接着，他走近他的秘書，又說：

"請你写下，今天的口令和回答口令是：时間——土鍋——就是胜利。"

圣馬丁所渴望的胜利，是无須燃燒火藥而取得利馬；感謝那些土鍋夹底中所藏的比現代大炮还要可怕得多的重要消息，得到了那么伟大的胜利，因此，七月二十八日，在利馬就宣布秘魯

成为一个独立和自主的国家。胡宁[①]和阿雅庫乔是它必然的結果。

① 胡宁(Junin)：秘魯地名，一八二四年八月六日，玻利瓦尔在該地打敗西班牙軍队，这一个战役准备了阿雅庫乔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信札唱歌

直到十六世紀中叶，我們还看見最純粹的西班牙文散文作家使用"信札祷告"这个句子，它的意思是說，信札中关于这件事或那件事是这样說的。但是很快地信札不仅"祷告"而且开始"唱歌"起来。时至今日，我們为了終止一場辯論，慣于把手插进口袋，拉出一个文件，这样說："先生，信札是这样唱的。"我們当众宣讀了它里面所載的眞相或謊言，因而解决了糾紛。那些十足的美洲土著現在已經不使信札"祷告"或"唱歌"了，只說：紙上是这样講的。

昨晚閱讀耶穌会神父阿科斯塔①——大家都知道，关于美洲被征服时的一些事件，他写下了长而詳細的記載——的著作，偶然見到一段故事，我就对自己說："它大概就是。阿科斯塔神父查出了这个小句子的来源，虽然他本人并沒有那么說；因此，我要請求王家語言学院把創造这句句子的光荣归于秘魯。"

这样說来，閑話够了，讓我們言归正传。

我相信，这些事以前我已經講过一些，那些遺忘了的，我要在这里把它印出来。当征服者們占領秘魯时，在秘魯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麦，大米，大麦，甘蔗，生菜，蘿卜，洋白菜，大蒜，洋葱，茄子，蘆笋，薄荷，小豆，扁豆，蚕豆，芥菜，大茴香，熏衣茸，小茴

---

① 何塞·台·阿科斯塔（José de A costa, 1540—1599年），秘魯耶穌会主教，著有《西印度的道德与自然历史》。

香，莱沃刺那，芝麻以及数不尽的其他許多农产品。至于菜豆或法国豆以及另外一些不同的产品，和西班牙人喜欢連同手指一起吮吸的水果，則我們家里已經有了。

某些新种子在秘魯所得的收获，比在西班牙多一些，好一些。若干备受崇敬的紀录家和历史家以十分严肃与謹愼的态度記載說，在阿里卡管区的阿薩帕盆地，长了一个大蘿卜，大到一个人用两臂抱它还不能合攏，堂伽西亚·烏塔多·門杜薩——那时他还不是秘魯的总督，而只是智利的省长——看到了这个奇观，頓然呆若木鷄，嘴都合不攏来。我說，那些小蘿卜也許是懶汉吧！

一五五八年左右，堂安东尼奥·索拉尔是这个王家城市的最有錢居民。虽然他并不是毕薩罗在卡哈馬尔卡时的同伴之一，但当征服者分配土地时，他还是赶上了，分得了一份好地，那就是在利馬用来建造住宅的一块地基，在苏彼和巴郎卡盆地可收一一五公担的肥沃农田，以及供他役使的五十名米塔約①或印第安人。

对于我們的祖先，"有屋住，有酒飲，以及看得到占得着的若干土地"这句俗語，具有格言的或宪法条文的价值。

堂安东尼奥在巴郎卡建成了一个有价値的庄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从西班牙运来两对公牛；这对于当时农业生产者的重要，有如今日我們从倫敦或紐約运来蒸气机器一样。一个紀录家这样說："印第安人跑去看耕牛犁田，見了那个怪物大吃一惊；他們說西班牙人懶惰，不願劳动，所以使用那么巨大的动物。"

堂安东奥·索拉尔就是企图絞死勃拉司科·努聶茲·台·

① 米塔約(Mitayo)：是西班牙殖民地統治时被强迫从事矿山、庄园劳动的印第安奴隶。

維拉总督的那个富裕的"恩孔門德罗"①。人們說，他为了反对总督的改良政策，在巴郎卡的"挡堡"②的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語："对于企图把我从我的住宅和庄园赶出去的人，我将把他赶出这个世界。"

我用了"恩孔門德罗"这一个詞，就它的来源而說，不是不适当的。在分派土地給每一个征服者时，文件中都載有下列条款："又，委托你們以(这里是数目)名印第安人，你們要在各方面以我們的神圣信仰教訓他們。"

和耕牛一同到来的是甜瓜，山楂，石榴，香橼，檸檬，苹果，杏子，榅桲，樱桃，杏仁，栗子以及为土人所不認識的西班牙其他果实的种子或果树。大概由于那些果实吃得太多，引起了不少人的死亡。一世紀以后，总督帕拉塔公爵还发布了一个公告，要神父們在星期日的弥撒以后，向他們的教民宣講，禁止印第安人吃黄瓜，因为黄瓜有致命后果，被称为"山民毒藥"。

巴郎卡地区甜瓜的第一次收获时期到来时，便开始了我們的故事。

管家选择了十个最好的甜瓜，分装两个木箱，放在两个米塔約印第安人肩上，要他們連同一封信送給主人。

运送者走了几里路以后，坐在一跺土墙旁边休息。很自然的，甜瓜的香气打动了米塔約們的好奇心。在他們的心里，食欲与恐惧发生了战斗。

"兄弟，"到了最后，其中的一个用印第安語对另一个說，"你知道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使我們能够大吃一頓而又不被发

① "恩孔門德罗"(Encomendero)：是殖民地美洲得到委托管治印第安人权的人；这个字的原意即"委托"；这种委托管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农奴制度。

② "挡堡"(Tambo)：是印加人在沿路所建筑的小屋，可供旅客棲身。

觉。讓我們把信藏在土墙后面，它沒有看見我們吃甜瓜，它就无法控告我們了。”

印第安人純朴无知，他們認为写字具有鬼怪的神奇的力量；他們也相信文字并不是慣常的符号，而是精灵，不仅可以传达消息，而且也有了望和偵察的作用。

这个意見似乎适合另一个米塔約的脾胃。他一言不发，就把信放在土墙后面，用一块石头压住。接着，他們便吞下了（并不是斯文地吃）那个有誘惑力的可口的水果。

将要到达利馬的时候，第二个米塔約用手掌摸摸前額，这样說：

“兄弟，我們錯了。最好是把箱子搞得一样；因为如果你背四个而我背五个，主人会发生怀疑的。”

“你說得对。”另一个米塔約回答。

他們重新把信藏在另一堵土墙后面，吃掉了第二个甜瓜；那个可口的水果，眞犹如俗話所說，早晨空肚子吃第一个是黄金，中午吃第二个是白銀，晚上再吃便膩死人了；的确，肚子飽了再吃，沒有比它更难消化和更容易引起肚痛的了。

他們到了堂安东尼奥家里，把信交給他，管家在信里报告送来甜瓜十个。

堂安东尼奥本来已經答应把他所收获的第一批甜瓜送給大主教和其他要人的，这时他很高兴地去检收东西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們这两个小偸？”他大发雷霆，咆哮着，“管家送来十个甜瓜給我，这里少了两个。”堂安东尼奥再看了看信。

“老爷，只有八个。”两个米塔約战战兢兢地回答。

“信上說是十个，你們在路上吃掉了两个……来！把这两个

坏蛋打他們几十棍吧。”

可怜的印第安人被痛打一頓以后，悲哀地坐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个这样說：

“看見了嗎，兄弟？信札唱歌啦！”

堂安东尼奧听到了这句話，对他們叫喊着說：

“对了，无耻的騙子，今后要小心，你們已經知道信札是会唱歌的了。”

堂安东尼奧把这件事情講給朋友們听，于是这句話便这样传了开去，一直传到海外。

印加王的"阿契郎納"*

献給特奥多里科·奥拉却

一四一二年，印加王帕察庫特克带着他的兒子玉邦基太子，以及他的兄弟卡帕克-玉邦基去征服伊卡龕地。那里的居民虽然秉性和平，但并不缺乏作战的勇气和条件。聪明的君主了解到这一点，因此，在使用武力之前，向伊卡人建議归順他的仁德的政府。这些人欣然同意了，于是这位印加王和他的四万战士得到了土人誠意而盛大的欢迎。

当帕察庫特克視察这块新近归入版图的肥沃領土时，在一个叫做塔特的庄园停留了一个星期。庄园的主人是一个老妇人，和她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輕女兒同住着。

这位許多民族的征服者以为征服这个少女的心也很容易；但是，她却正恋爱着本地的一个情郎；她具有惟有眞正的愛情才能激发的力量，足以拒絕这位威望极高、权力极大的君主的求爱。

到了最后，帕察庫特克失去了获得应允的一切希望。他把少女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哽塞着，叹一口气說：

"山谷里的鴿子啊，你放心罢，痛苦的云霧決不会掩蔽住你心灵上的天空。向我要求一些恩惠，可以讓你和大家永远記得

* 阿契郎納(Achirana)：意即水渠。

由你所激发的这个爱情吧。”

“主公，”少女双膝跪下，吻着王袍的边緣，回答着，“您是伟大的，对于您沒有不可能的事。要不是另有个主人俘虏了我的心，您的高貴早就征服我了。我不应当向您要求什么，一个接受恩賜的人总是担負着义务的；但是如果我們人民的感激可以使您滿意，我恳求您把水給与这个区域。您种下福因，必然会收获福果。主公啊！您要統治着人們感恩感德的心，而不要統治着胆怯地在您面前拜倒的为您的光輝所震慑的人。”

“烏发的姑娘，你是很敏慧的呢！你的話把我俘虏，犹如你目光里的火花一样。永别了，我生命中的迷人幻梦！你等候十天，便会看到你的要求实現。永别了，不要忘記了你的王！”

于是这位高貴的君主，就坐上了由王室貴族双肩抬着的金轎，繼續他的凱旋旅行。

在十天里，軍队中的四万战士，忙着开掘沟渠，从摩林諾和特拉毕彻地方直到塔特庄园，那里住着帕簝庫特克所热爱的那个美丽少女。

印加王的“阿契郎納”的流水，充分地灌溉了今天人們叫做下列名称的許多庄园：簝巴林納，貝棱，圣赫、龙宁摩，塔卡馬，圣馬丁，梅塞台斯，圣塔巴巴拉，昌簝哈亚，圣塔厄棱娜，維斯塔阿勒格勒，薩恩兹，帕尔孔娜，塔亚馬娜，蓬戈，普厄普洛·努厄沃，松依貝，最后是，塔特。

据传說，这便是“阿契郎納”的由来，这个字的意义就是：“通向胜地的淸流。”

財富和迷信

本世紀初，可敬的伽尔多博士是洛孔巴地方的神父。有一天，他被喚去主持一个临死者的忏悔仪式。这是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印第安人，他的名字叫馬里亚諾·乔格馬馬尼。

接受了最后的忏悔圣礼以后，他对神父說："老爷，我准备把一个秘密告訴你，因为我沒有兒子可传。我要說的是阿塔华尔巴[①]时代摩盖瓜酋长梯图-阿陶契的秘密。当这位印加王被西班牙人俘虏时，他派人要梯图-阿陶契收集黃金，贖他出獄。这位高貴的酋长收集了大量的黃金，但是当他准备把这笔財富运到卡哈馬尔卡去时，他得到了阿塔华尔巴被杀的消息。梯图-阿陶契就把黃金埋藏在洛孔巴高地的一个洞穴里，自己躺在这誘人的金屬上面，自杀了。他的坟墓上盖着一层很厚的細砂，上面有一排豆荚树做的栅栏，栅栏上面又盖着一层蘆葦、石块、泥土和碎砾。在蘆葦中藏着一籃柳枝和一只鸚鵡的骨胳。我的祖父把这个秘密告訴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传了給我。神父，我現在把这个秘密告訴你，为的是，如果有一天洛孔巴的教堂傾圮了，你可以挖出金子，用来修建教堂。"

許多年过去了，伽尔多把这个秘密传給了他的繼任人。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一陣地震摧毀了洛孔巴的教堂。新

① 阿塔华尔巴（Atahualpa）：秘魯的最后一个印加王，一五三三年为毕薩罗所杀害。

来的神父庫厄托認为挖掘財富的机会来了；但是必須和印第安人的反对作斗爭，因为他們認为这是一个可恶的亵瀆神圣的行为。不管怎么样，几个重要的居民联合起来，开始了那个工作，果然发現了豆荚树的栅栏，蘆葦和鸚鵡。

一发現这只飞禽的骨胳，印第安人嘩变了，声称，如果白人繼續亵瀆酋长的坟墓的話，就要把他們杀死。居民們完全无法劝导他們，只得停止工作。

到了一八六八年，洛孔巴的居民已是新的一代了，但印第安人的这个迷信，还是无法消除。

堂馬里亚諾·皮奥·考奈霍上校先生担任利馬的陆海軍部长以后，在洛孔巴山谷里新建立了一个庄园；他組織了一个公司，重新挖掘財富。他頑强地进行工作，挖出了石头，木栅，蘆葦，最后发現了柳枝籃子。大家相信，再經过两三天的工作后，一定会同酋长的尸首一起，发現那期望的財富。

籃子挖出来以后，发現里面有一匹駱馬的骨胳。

印第安人发出一陣可怖的叫喊，丢了斧头、鋤头和鶴嘴鋤，惊慌地逃跑了。

他們中間存在着一个传說，認为任何人如果用亵瀆的手接触了酋长的尸骨，他們的家里便会毁灭得不留一物。

以后的許多日子中，即使用恳求、威胁和送礼，也沒有办法克服印第安人的反对。

到了最后，股东之一想出了一个印第安人很难抵抗的办法，就是用酒。只有当他們酩酊大醉时，才能使他們拿起工具来工作。

最后的障碍物除去了，发現了洛孔巴酋长的尸首。

“胜利了！”那些有关的人叫喊着。也許只要再挖几寸深，他

們便会变成那么渴望着的金块的主人翁了。

一个管家向尸骨扑去，想把它弄开。

就在那个时候，土地中忽然发出一个不祥的声音，迫得所有的人都吃惊逃走了。洛孔巴的房屋紛紛倒塌，地面裂开許多隙縫，噴出許多起泡的臭水。人們都站不住脚，兽类惊駭狂奔，紛紛跌倒；一陣泥土倒落下来，又把酋长的坟墓掩閉了。

印第安人所相信的預言实現了：接触酋长的尸骨，会召来毁灭和恐怖。

那是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五点一刻的事，对于阿里卡和南方其他市鎮的居民，这个日子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禍中得福

利馬的孤兒院，是一五九七年奉阿托察圣母的神示，由“罪人”路易斯·奥赫达建立的。那个慈善家所以做这个善举，是因为他在梅塞德斯教堂外的走廊里看見了一个几乎被狗吃光的嬰孩尸体。全城的公証人也和創办者合作；他們所以参加，也許是由于良心的激发，因为伪造証件或业务上的其他罪恶使他們感到不安的緣故。

科巴斯神父說，“罪人”路易斯有一天抱着两个嬰孩，走到利馬街上呼吁着：“弟兄們，請帮助我撫养这两个小天使，以及家里的其他小天使。”当时，不管是总督，貴族，商人或其他有錢的人，都不理睬这个請求，只有八十多个公証人和律师参加了这个善举。这个慈善机关成立以后，“罪人”路易斯說：“我的上帝，我已經亲眼看到了那么多的幸福，你可以来召喚你的僕人了。”

三天以后，他在神圣的气氛中死去了。

在最初，只要把門敲一敲，叫出孤兒院的院长来，她并不提出任何輕率的問題，就会从蒙面的女人或送孩子人手中接过孩子。

若干年以后，某些好奇的人，特别是圣卡洛斯学校的学生們，喜欢躲藏在孤兒院附近，跟踪追查那些送嬰孩的人的住址。有些神秘的人因此作出許多推論，牵涉到太太們或小姐們的名誉問題。利馬变成了謠言的温床，甚至有些年輕女子因为家境

清寒进了修道院，那些好奇的人竟还胡乱猜测她們的动机。

于是人們想到保持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孤兒院門口設立一个嬰孩收容箱。

那时候，有一个穷苦的鞋匠，住在雄鷄街，他和一个很会生孩子的女人結了婚，她每年都要生，如果不是一对，至少也有一个。

在嬰孩收容箱里放嬰孩，当时已成为一种传染病，很少有一个晚上八点到九点的时候，沒有人在那里面放下一两个嬰孩的。孤兒院院长見了那么多的不速之客，惊慌起来，尤其是有人告訴她說，送嬰孩来的，是披着斗篷的同一个人。为了发現这个秘密，善良的院长派了四个强壮汉子，等在門外，要捉住弃嬰逃走的人。

恰巧那天晚上，鞋匠因为无力养活新生的嬰兒，决定把他送到孤兒院去。当那些壮汉抓住他时，有一个蒙面女人把另一个嬰兒放在收容箱里了。

这个可怜的人被带进孤兒院，院长对他說：

“你每晚都送两个孩子来，似乎太多了一点。你在打什么主意啊？快把你今晚送来的两个孩子带回去，否则我就把你拘送宗教法庭，查一查你是否和魔鬼或制造嬰孩的工厂訂有合同。世界上竟有这样胡鬧的人！”

鞋匠听說要送宗教法庭，发起抖来，回答說：

“但是，院长，只有一个是我的，另一个請你收起。”

“快滚蛋吧，带着你的一对小魔鬼！”

鞋匠只好把两个襁褓都带回家里，对他的老婆訴苦。她正在因为貧穷而不得不丢弃自己的骨肉而伤心啜泣，就对丈夫說：

“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会增强你的能力，使你多得两个面

包的。我們要养活的不是十个，而是十二个孩子了。”

在以最神圣的母爱吻了她自己的婴孩以后，她开始撫摸并解开那个非請自来的孩子。

“耶穌！这个天使这样沉重！”

的确，婴孩很重，因为有一根做得很巧妙的腰带纏在他身上，里面藏着一百枚金翁薩。另外有一张紙，上面写着下列字句：“他已經受了洗礼，名叫卡尔利托斯。这笔錢作为他的哺乳費用，免得增加撫育者的負担。他的父母希望由于上帝的帮助，有一天会来認領他。”

鞋匠完全沒有想到会有这么一笔意外之財，他把婴兒的这笔錢用来扩展他的鋪子，买卖一天天地好起来。

他的老婆很爱这个孩子。当他六岁时，他的亲生父母来把他領回；他們由于一些与本文无关的原因，直到这时候才使他們之間的关系合法化了。

青果，一顆

在秘魯首先种植的三株青果树中，其中有一株曾为一位智利同胞所“收回”；这件窃案使他受到了逐出教会的懲罰；感謝这个可怕的处分，在若干年以后，这株被窃的树物归原主，成为后来馬勃乔河或其他河流岸边一个著名青果树丛林的起源。

当我从前听到人們說“青果，一顆”时，我以为这句成語并不含有恶意或重要意义，而只是韵声字典的产物或者是喜欢追求和声和諧音的某些人的杰作。但是諸位就会看到我完全弄錯了；这个成語就如同这另一成語：“青果青，第一顆是黃金，第二顆是白銀，第三顆杀死人”一样，原来都有它的历史和道理在。

对于一个走运或使人同情的人，經常总是說“他具有青果的运气”，这是一句奥妙的俏皮話，因为青果具有必須整顆吃，单吃半顆不会使人喜欢也不会使人不喜欢的性質。“赶上了青果”，是另外一句成語，我們的祖父們用来表示一个人到了宴席快結束时方才赴宴，或者当庆祝会完毕方才到会的意思。“鞋匠老婆的青果”，意味着业已变色和失去味道，而且由于缺少果汁而开始皺縮的青果；因此，人們对于一个漂亮女子由于年龄增长或經常生病而开始衰老时，就这样說：“亲爱的，你在变成鞋匠老婆的青果了。”也許圣克里斯品兄弟会的会員只能吃那些坏了的青果。

在許多記录家所說的話之中，我只引述阿科斯塔神父的話，因为那是我記得比較清楚的。他說，在最初，在那些礼物丰盈、

堂皇华丽的大宴会中，每个嘉宾仅被饗以一顆青果。在那时，青果出产不多，价格奇昂，用来請客，的确有点奢侈；主人好象为了寒酸道歉，惯常地对嘉宾說："先生們，青果，一顆。"这样，就产生了这句成語。

一五六五年，在堂安东尼奥·台·里貝拉的果园中，一个里尔就可以买到青果四顆。这个价格使宴客的主人闊綽起来，从那一年起，餐桌上每个客人面前就放着三顆青果了。

不管是由于人們認为講究礼貌，客人不应当把盘里的东西吃得精光，还是由于主人在回答客人对青果的称贊时說了这样的話："青果青，一顆是黃金，两顆是白銀，第三顆杀死人，"其結尾值得使許多基督徒熟慮深思，人們在吃掉第一顆和第二顆青果以后，总不敢再吃最后一顆，害怕那会等于自覚的自杀。如果第三顆眞会杀人的話，我們就讓它留在碟子里，讓主人的祖母去吃吧。

过了很长时間以后，来了个塞勒佐老头，他是桥头的青果販子，已經七十岁了；人家給他編了首精采的諷刺詩：

人家說那兒的塞勒佐，
讓他老婆生了个孩子。
我說这不可能，
因为他是个老头兒。

就象上面說的，在塞勒佐的时代，青果是次等威士忌酒的不可分离的伴侶；而一切好秘魯人都厌恶啤酒，因为他們本来吃的苦就已經足够多了。这样，在圣馬丁和玻利瓦尔的时代，为了吃"十一"(在今天人們說"倫奇"①，那是外国話)而用的一句成語

① "倫奇"(Lunch)：是英文午餐或便餐的意思。

是："先生們，讓我們再泡一顆青果吧。"

有人会問为什么古人对于在午后向肚子投进一些点心称为吃"十一"呢？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詩句可以說明：

阿瓜尔第恩特①有十一个字母，
魯莽好奇的人已知道那是什么。

感謝上帝，在今天，我們的食物不再有什么不足了，我們也可以大啖青果，不必害怕那些成語。一切都随着时間在改变！

在今天，人們也說："青果，一顆；最好是一打之多。"

---

① "阿瓜尔第恩特"(Aguardiente)：即次等威士忌酒，共十一个字母。

玻利瓦尔的正直*

献給里卡杜·布斯泰芒特

一八二四年六月，解放者的軍队駐在昂卡奇斯省，准备发动当年八月的軍事行动，那个行动的結果是胡宁战役以及四个月以后阿雅庫乔的輝煌胜利。

和玻利瓦尔同駐在卡拉茲的，是他的参謀总部，奈科例亚統率的騎兵，拉·馬尔的秘魯师团，以及以波哥大，加拉加斯，毕欽却和伏尔蒂赫罗命名的各营；这些营都曾在英勇的科尔多瓦将軍指揮下勇敢作战过。

以瓦尔伽斯，里弗勒斯和文塞多累斯各营組成的拉腊师团，駐在烏阿拉茲城里。这些軍队的軍官是一群热情而卤莽的青年，在情場上和在战場上一样勇敢。在这駐防期間，他們一方面准备和那些老練而人数众多的王家軍队英勇作战，一方面也以同样的勇猛和无畏，对待防区內那些被上帝逐出乐园的凡人的女兒。

这些哥倫比亚的軍官們引起了姑娘們的不安，母亲們的煩恼和丈夫們的灾难；因为这些坏心眼的軍人一看見象样的女人，便說出那位英勇的科尔多瓦后来所提出的口号："前进！走胜利

---

* 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83—1830年)，拉丁美洲独立战爭时期的伟大革命領袖，与圣馬丁齐名，被拉丁美洲人民称为解放者。

者的道路!"他們能够曲解一个脾气不大而不容易激动的丈夫的意思,做得非常亲热。你瞧,这些解放者就是这么容易和别人亲热起來的!

对于他們,所有住宅的門都是开着的,挡駕沒有用处,他們总有方法进去,而且走进人家里,好象进到被征服的战場一样。此外,誰也不敢不好好招待他們:第一,因为当时的风气这样;第二,因为如果对于从卡烏卡和阿波累边境远道来援助我們打破鉄枷,和我們同休戚共甘苦的人表示厌恶,那是太忘恩負义了;第三,因为在古老的祖国里,誰也不願意被視为半冷半热的爱国之士。

那时拉腊师团有一个正規軍乐队;上面說过,这些軍官是喜欢娛乐的,在晚上八点以后,他們就带了乐队来到一时兴之所及的居民家里,临时組織一个跳舞会,要女主人邀集邻居女友前来参加。

当时有一位女太太——在本文下面我們将称她为摩娜尔夫人——是一个有錢的西班牙寡妇,住在广場附近的一座住宅里;和她同住的是两个女兒和两个侄女,她們都具有即刻結婚的一切条件;因为生得漂亮,有錢,受过很好教育,而且属于当地的古老貴族世家,总之,她們都具备了当时人們所謂的盐、胡椒、薄荷和小茴香;那就是說,当时的西班牙男子来到美洲寻求配偶的四大条件。

虽然摩娜尔夫人由于对已故的丈夫具有忠誠的回忆,是一个非常忠于西班牙的女人,但当某一天晚上,这些哥倫比亚的青年騎士們带了乐队到这个貴族家庭来,表示願意联欢时,她也未便拒絕。

至于那些姑娘們,一想到一对对地摇摆着充滿魅力的身軀

跳舞时，她們的心就怦怦地跳了。

軍官們在对那些姑娘們調情的时候，摩娜尔夫人听到一句便咽下一口吐沫；一会兒她把那正在喞噥着一句情話的侄女捏一把，一会兒她又低声地喚醒女兒注意，因为她对于一个解放者軍官調情愛撫的反应，超过了良好教育所能允許的范圍。

已經半夜了，姑娘中有一个覚得有点不舒服，回到自己的閨房里。她的魅力已經使瓦尔伽斯营第四連的連長神魂顚倒了。这位多情的放蕩的連長就想騙过她母亲的一双尖利的眼睛，径行走到鴿巢里去寻找小鴿子。但是她拒絕堂璜① 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过份的，而且越来越不象話。突然間，有一只手很快地从軍官腰間抽出利劍，刺进了他的肋部。

懲罰这个想在良家施行非礼的浪子的人，就是这位老太太摩娜尔夫人。

連長奔向客厅，双手掩着伤口。他的同事們一向是喜欢他的，看見他受了伤，大叫起来，派兵包圍了住宅，拘捕了所有的妇女，然后把垂死的人带到营里。

玻利瓦尔刚好在吃完午餐的时候接到了这样出丑的消息，他即刻上馬，在短短几小时内，从卡拉茲到了烏阿拉茲。

当天就对全軍发布了下列命令：

通 令

解放者閣下很憤慨地知道了哥倫比亚的光荣旗帜已被瓦尔伽斯营所玷汚；这面光荣旗帜原由該营保管，該营对它的荣誉和光輝，应該特别重視愛护。因此，为了懲治罪行，以儆效尤，决定如下：

1. 瓦尔伽斯营改隶全軍最后，营旗由統率将軍保管，直到該营

① 堂璜（Don Juan）：西班牙传說中追求女性的风流多情人物。

克敌有功，将功折罪后，方准再行使用。

2. 安葬罪犯尸身，不得举行軍礼。哥倫比亚为了保卫自由和道德所授給他的剑，着軍需官在全連之前折断。

这个通令，表示了玻利瓦尔的伟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独立战爭的尊严，恢复軍队的紀律。

苏克勒，科尔多瓦，拉腊以及所有哥倫比亚的将領們都要求玻利瓦尔取消通令中因为一个軍官的罪行而处分瓦尔伽斯全营的那一条。解放者起先坚持自己的意見，三天以后，为了某些政治上的理由，方才应允。那时候，人們已經体会到这个道德上的教訓，第一条的取消与否，已經无关重要。

瓦尔伽斯营在馬塔拉和阿雅庫乔战役中勇敢立功，洗刷了烏阿拉茲的汚点。

在安葬了哥倫比亚的連长以后，玻利瓦尔走到摩娜尔夫人的家里，对她說：

“我来向一个值得尊敬的母亲致敬；你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但是你能鼓起力量来保卫你和你家屬的尊严，这就十分值得尊敬。”

从那一刻起，摩娜尔夫人不再保守了，她热烈地回答說：

“解放者万岁！祖国万岁！”

酋长的驕傲

一八五五年三月一日，战艦里馬克号在圣胡安角触礁沉沒。这件事使我在沙地上走了三天，飽受困苦以后，到达阿卡里小鎮。那回失事在最初并非巨大的灾祸，因为船上的九百个人，包括船員、旅客以及开往伊斯拉伊的一营步兵在內，淹死在海里的沒有超过十二人。但是当我們在海滩上集合，开始考虑目前的情势时，我們发覺旣沒有粮食，也沒有飲水，而且相信到达小鎮，必須跋涉长途，除了上帝以外并无别人引路。眞的，我們是毛发悚然了。說得簡短些，当时由于飢渴，疲劳和困倦，又犧牲了八十六个人的性命；剩下来的人，或者由于身体强壮，或者由于运气較好，总算到达了察維涅，乔卡文托，或阿卡里，但与其說象人，不如說象鬼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老年印第安人說了下面的故事，这故事恰巧也是迦尔西拉索·台·拉·維加①在他的《眞实述評》中說过的。

阿卡里酋长和阿梯企帕酋长出生的时候，西班牙人在秘魯的征服已經生了根。一五七四年，他們两人之間存在着刻骨的摩擦，这摩擦严重到这种地步，以致他們的下屬由于他們的主

① 迦尔西拉索·台·拉·維加(El 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1539—1616年)：拉丁美洲古典作家，是西班牙人和印加公主所生的兒子；他的著名作品《眞实述評》(Comentarios reales)，記載了印加族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和传說。

使，彼此打得头破血流。

爭端是这样起来的：阿梯企帕酋长不滿足他的領域限于肥沃的山丘，企图获得平原的一些土地。阿卡里酋长的答复是：自从洪荒时代起，他的管轄范围便已伸展到了山丘的斜坡，他遣責邻居有野心，企图篡夺。

西班牙統治当局不能允許糾紛扩大，决定从中干涉，而酋长的权力也只是徒有虛名，并无实际；因为征服者的政策是讓印加政府的残余——酋长的領地以及那些漂亮头衔——繼續存在。

納斯卡的法官把两位酋长传来，耐心地傾听了他們的控訴与申辯，并且强迫他們宣誓服从他将宣布的判决。

两三天后，他判决阿卡里酋长胜訴，并且为了表示和好，决定举行一个宴会，要双方的重要印第安人物都到場参加。

阿梯企帕酋长掩飾了由于敗訴而引起的恼怒，在举行和解宴会的那一天，带着他的亲戚朋友准时到达阿卡里广場。

那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好儿大盘必备的“帕察芒卡”①式的羊肉以及好儿只大肚子泥罐，滿盛着健身的“契察·台·霍拉”②；这种酒就味道和对身体的影响来說，較之苦澀而令人发胖的德国啤酒要好过一千倍。

胜訴者和他的朋友們占了一张桌子，阿梯企帕酋长和他的一群人则坐在对面的一席。

大家大吃了一陣，以及当然的不断以酒奠神以后，就到了庄严的举杯敬酒的时候。阿梯企帕酋长站起来，手里端着两只滿盛玉米酒的“馬黛”③，走到阿卡里酋长面前，說：

① “帕察芒卡”（Pachamanca）：是南美洲某些地方的食物，将肉加辣椒調味，用热石燒烤，或者挖土为坑用热石蓋住而燒烤。

② “契察·台·霍拉”（Chicha de jora）：是用玉米在糖水內发酵醸成的酒。

③ 馬黛（Maté）：是干的空南瓜或空葫蘆，作酒杯用。

“兄弟，讓我們訂个酒約，为了只有死亡方能拆散我們的同盟而干杯。”

接着，他便把右手端着的那个“馬黛”递給他以往的敌人。

不知道是由于确实的情报，还是由于怀疑到其中有詐，阿卡里酋长站起来，以傲慢态度望着他那个失败了的对手，回答說：

“兄弟，如果你是眞心的話，請你把你左手的那个‘馬黛’給我，因为左手是接近心的。”

阿梯企帕酋长的面色发了白，脸容略微皺縮了一下；但是眼看到报仇失败，使他更为驕傲或蔑視一切，他立即恢复过来，神色自若地把阿卡里酋长所要的那个“馬黛”递了过去。

两个人把美酒一飲而尽；阿梯企帕酋长的嘴唇刚离开“馬黛”，就象被雷击一般地倒下了。

在自杀与再被敌人侮辱嘲笑二者之間，他毫不犹疑地选择了自杀，他把本来准备献給阿卡里酋长的毒藥自己喝下了。

一个門第非常高貴的先生

1

一六七一年，堂阿勒霍·台·伐尔台斯·依·巴珊先生任庫兹科市的市长；这位老爷，照他閣下算来，七十五年一向吃的是燴杂碎（这种菜，据一个厨师告訴我，是圣奥古斯丁的母亲发明的）。

伐尔台斯·依·巴珊一族，原系亚拉岡最高貴的貴族，从毕薩罗的时代起，就在秘魯很受重視；后来由于婚姻关系，联結了托勒多的卡維厄德斯一族，那是和彼拉多的帽子一样高貴的；又联結了鍍金馬刺騎士堂克里斯托巴尔·台·彼拉尔塔的后裔，这个騎士是有勇气留在伽辽奥島上的十三个征服者之一。在紋章上代表伐尔台斯的是銀色底子上面三道青色的条子；代表巴珊的是十五个方块，其中八个玄色，七个銀色，鑲着赤色的边和八个金十字。

由于这个原因，人們說，在秘魯王国，誰也不能在門第尊貴方面和一个姓伐尔台斯·依·巴珊的人相比，虽然那时代的一个伟大詩人曾經这样写过：

看到了火箭駕霧騰云，
在火藥推动下不断飞速高升，

别說它一定会直抵苍穹，
因为向上的并不都到达天庭。

至于在門第世系上的自夸，伐尔台斯·依·巴珊一族很能够和基罗斯·台·維拉斯科斯一族相比；后者的盾徽上可以看到这样的銘語：

在山谷和岩石形成之先，
那就是說远在上帝开口說話以前，
基罗斯已經就是基罗斯，
維拉斯科斯也已是維拉斯科斯。

或者也能和布斯塔芒特一族匹敌，因为后者夸称世界上第一个人所签的名是“亚当·台·布斯塔芒特”。

然而，布斯塔芒特族的盾徽上并不曾給予他們以那么夸口的根据，因为这个盾徽不过在金色底子上有十三个圆形或代表金制或銀制的拜占庭錢币的紅色圆形，这在紋章学上并不代表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还是布恩第阿族的紋章比較有价值些，它是青底子上一个金日；或者就是卡拉塔育德族的紋章也比較貴重些，它是赤色底子上三只銀色和玄色的方形鞋子。

庫兹科地方对伐尔台斯·依·巴珊那么重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們自父而子，世世代代都是梅塞德教会的保护者，而且为了建筑修道院，装飾教堂和設立教会慈善基金，花了不少的錢。对忠厚的长者，門总是开着的。

我們談到的这位伐尔台斯·依·巴珊，在履行他作为老基督徒和忠心臣民的义务时，是沒有一点兒可以非議的；因此，由于慷慨和慈善，他很得到民众的喜爱。但是，一触及他的貴族門

第的古老与真实性，他就要大不高兴，对誰都要翘起下巴来。这証明了我們現在常說的那句話：凡是蝸牛都有弯曲，凡是人都有比大腿細的小腿。

那时候，有一个青年来到庫兹科。他是秘魯总督勒摩斯伯爵堂彼得罗·台·卡斯特罗·依·安特拉德大人的侄子，他也是一个被高貴門第的魔鬼所附的人。有一天，他和老伐尔台斯·依·巴珊爭辯起來，辯論的題目是两人中究竟哪一族是較好的材料做成的。双方都否認是亚当的子孙，因为亚当从头到脚都不过是一个平民，不能使用"堂"的尊称；反过来，他們都說是来自帝王之家，因此可能是两张輸掉了的紅心和黑桃牌的后裔。在这里，我很欽佩《亨利埃达》的作者① 的一句話：

第一个为王的是个幸运的强盜。

当然，我們这两位蓝血貴族都拒絕承認和我主基督有何血統关系，因为救世主到底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兒子！他的四肢百体都是平民，所謂与大卫王的血統关系，不过来自一个模糊不清的世系表。

从那天起，那个姓伐尔台斯·依·巴珊的，便厌恶和仇視这个姓薩敏多·依·索托馬約的；后者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鬼，从来就不放弃任何尽情取笑那位老市长的机会。那些专門搬弄是非的人——这种人是很多的——就把这些事告訴了他，其中有些有关血統淵源的話，竟使这位先生气得暴跳如雷，怒吼道：

"这坏蛋在撒謊；我出生世家，我的血是蓝色的，从上到下都

① 即法国作家服尔泰。

是这样。"

于是他佩了剑，戴上圆边帽，披着圣弗南杜的斗篷，遮住半边脸，跑到街上去寻找那个子爵去了。

也許是鬼使神差，他走得不远便看見了他，就拦住他的去路，很客气地說：

"紳士先生，我怀疑閣下是在以言語破坏我的名誉，我願意亲口听你說說。"

"老人家，不要来打扰我，你有点罗苏；我今天沒有心緒来听你的那些胡話。"索托馬約傲慢地回答，准备轉身走开。

"即使你不高兴，"伐尔台斯·依·巴珊拦住了路对他說，"你这无礼的小子也得听着我，尊重我的白发和国王給我的职位。"

"你这瑪士撒拉①，滚开吧，我不願意听到人家拿职位吓我，尤其是倚仗白发作护身符来侮辱我。"

"那么，讓你这个沒有敎育的家伙明白，白发并沒有减弱我胳膊的力气，这胳膊尽足以懲罰你的傲慢，足以在剑对剑的决斗中杀死你。"

說着，他伸手在青年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他脖子都扭了过来。

索托馬約正要拔剑，但是在那兒过路的人插进来，把他們拉开了。

然而可以料想得到，这个事件免不了一个悲慘的結局。人們說：以吟詩唱和来相互了解，比以鉄手套打架来相識更好。但是我們的这两位貴族都不是这一种人。

---

① 瑪士撒拉（Matusalén）：《圣經》中的希伯来老人。

我們的祖先在挨了耳光以后，并不以还别人一个耳光为满足。我記不清楚是在哪一本秘魯或智利的編年史上看到过这样一件事：一六七〇年，有人打了馬梯阿斯·台·拉·塞尔帕上尉一个耳光，他就把对方的手斬断，釘在王家法院的門上，下面有一片紙，这样写着：

这只手是塞尔帕所砍，
因为有一次它把他冒犯。

塞尔帕上尉屬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貴族家庭，他的紋章是一个金色底子上的碧色格利芬，周围是銀色和赤色，上面有五个加斯蒂里亚的堡垒和五个葡萄牙的盾徽。

2

黎明时候，两个对头各带助手，在阿尔庫-朋科会面了。

凡是从利瑪克-庞帕广場走向朋諾或阿勒季帕的旅客，看見离路不远的一个粗糙台座上有一个十字架，就会知道那是索托馬約子爵送命的地方；在那場决斗中，他的胸部被剑刺穿了。对方虽已有六十五岁的高齡，却还保持着击剑的手劲和年輕的灵活。

3

总督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写信給庫兹科的治安法官，要他們立即懲办这个老头，因为他违犯了关于决斗的王家法令，竟把他的侄子送到居民比我們这尘世更多的另一世界去了。

但是伐尔台斯·依·巴珊在庫茲科有錢有势，受人尊敬，任何法官都不敢动他的毫发。为了照办例行公事，他們传他去供述案情；但是他拒不接受，認为死者既是总督的亲屬，本地的法律就使正义得不到伸张，因此他只承認国王和他枢密院的法庭有权受理。

这个案件慢吞吞地进行着，法官們和公証人們彼此推諉，不願受理。总督厌煩了，有一天把律师厄斯特勒馬多罗召来，当时这个律师正在利馬担任一个低級职务，期望着被委补王家法院一个听审官的空缺。总督对他說：

“律师先生，关于那个空缺，我今天已經写信給朝廷，对于那么一个小小恩惠，国王是不会拒絕我的。但是明天一早，您要到庫茲科去，不要讓馬兒停步，自己也别休息，立刻把那个傲慢的伐尔台斯·依·巴珊逮捕，拉上盖黑布的断头台——因为他是个貴族，应当对他有礼貌——砍头以后，注意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要点許多蜡烛，要加倍敲鐘，然后回到这里，补任法院的那个听审官空缺。”

这么有誘惑力的諾言使厄斯特勒馬多罗律师飘飘然起来，不到几天，他便到了庫茲科附近小鎮左里特的一家小旅館里。

这位未来的听审官疲倦极了，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忽然被一个带着面罩的人用手推醒。

“耶穌基督！”听审官睜开眼睛，发現了这个形象，惊呼起来，以为是什么鬼物。

“别害怕，律师先生。我到这里来請你自己选择：你还是要这一袋两百翁薩金币，停止前进，回到利馬去呢，还是套上旅館門口的一根絞索，坚持到庫茲科去。”

我不知道厄斯特勒馬多罗律师是怎么答复的，因为我的笔

記沒有記下；也不知道若干年后，他是否做到王家法院的听审官；但是我很淸楚，他沒有从左里特再向庫兹科前进一步，反而轉过身子，回到利馬。一六七二年十二月八日，他到了那里，刚好赶上了参加卡洛斯二世陛下的秘鲁总督勒摩斯伯爵彼得罗·台·卡斯特罗·安特拉德大人的丧礼。

当然，他并沒有再提起什么訴訟程序，而伐尔台斯·依·巴珊也是死于老年而不是死于医生之手的。

瑪格里塔的衬衫

我的讀者之中，也許有人听到过，利馬的老太太在談到某一商品的很高价格时，总这样說：

“怎么！这比瑪格里塔·帕勒哈的衬衫还要貴呢。”

如果不是在馬德里的《亚美利加》上面偶然看到了伊尔德方索·安东尼奥·彼尔默霍（一本关于巴拉圭的名著的作者）的一篇文章的話，我至今还不会知道那位以衬衫著名的瑪格里塔是誰。但是他的文章虽然只是輕描淡写地說起了那个姑娘和她的衬衫，却使我走上了解开乱結的道路，逐漸找出了全部历史，在这里貢献給讀者。

1

瑪格里塔·帕勒哈（約生在一七六五年左右）是拉伊蒙多·帕勒哈先生最鍾爱的女兒；他是圣地亚哥的騎士，卡拉俄的税务官。

这个姑娘是那些生得十分漂亮以致使人傾慕发狂的利馬小姐之一。她的一双黑眼，有如两顆装了炸藥的魚雷，一碰着，便会使利馬那些风流紳士的心的深处发生爆炸。

那时从西班牙来了一个驕傲的青年，他是馬德里人，名叫堂路易斯·阿尔卡扎。在利馬，他有一个独身而富有的叔父，一个

倔强而喜欢夸耀身世的亚拉岡人，比弗鲁埃拉王的兒子們还要驕傲。

当然，在尚未繼承叔父遺产的时候，我們的堂路易斯过着老鼠一样精光的穷苦生活，很窘困。如果我說，甚至購买零星东西，他也要賒賬，而且要靠运气好轉方能归还的話，我相信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圣塔罗薩节的游行庆祝中，阿尔卡扎認識了美丽的瑪格里塔。姑娘釘着他的眼睛，抓住了他的心。他把花抛給她，虽然她并沒有表示可否，但却以微笑和女性的其他武器，使这个风流公子了解，他正是非常合她心意的人。事实是，他們两人一見鍾情，連头发根子也充滿着爱了。

爱人們都容易忘記算术的存在，堂路易斯也以为他現在的貧穷不会阻碍他的求爱，他走到瑪格里塔的父亲那里，沒有說什么轉弯抹角的話，就請求准許和他的女兒結婚。

堂拉伊蒙多不欢迎这次求婚，客客气气地謝絕了，对他說，瑪格里塔还是个孩子，結婚未免太早，因为虽然她已过了十八个五月，却还在玩着玩偶。

但这并不是眞正的拒婚的原因。眞正的原因是，堂拉伊蒙多不願意做一个穷光蛋的岳父。他把这件事告訴了他的亲信友人，其中有一个就把閑話传到了那位阿拉貢叔父，就是被称为堂奥諾拉多的耳朵里。他是个比熙德① 还要驕傲的人，听了之后大发雷霆：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的侄兒！全利馬沒有比他更漂亮的孩子，許多人都会以和他联姻而兴高采烈。从来也沒有看

① 熙德(Cid)：西班牙古代传說中的英雄。

見过这样驕横的人！看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小税官想和我怎么搞吧！"

瑪格里塔的反应，在她那个时代算是先进的，因为她正如同今天的姑娘們一样，一来便激动，啜泣，扯头发，頓足；如果她沒有以服毒来威胁的話，那只是因为当时还沒有发明火柴。

瑪格里塔蒼白了，消瘦了，一天坏如一天；她說她要进修道院做修女，什么事都不肯做。

"或者屬于堂路易斯，或者屬于上帝！"每当她激动时，便这样喊着，一小时一小时不断地这样喊着。

这位圣地亚哥的騎士恐慌起来了，請来了許多医生和江湖郎中；他們都說这姑娘恐怕得的是肺結核病，唯一的救命仙藥藥房里却是买不到的。

或者讓她和心愛的男子結婚，或者把她装进木箱里，盖上棕叶和花圈。这便是医生們的最后通牒。

堂拉伊蒙多（到了最后，毕竟是父亲的心占胜了！）連斗篷和手杖都忘記带，好象发狂一样，走到堂奥諾拉多的家里，对他說：

"我来請你同意，就在明天，讓你的侄兒和瑪格里塔結婚，因为如果不这样，这个孩子很快便会离开我們而去了。"

"那是不行的，"叔父沒精打彩地回答着，"我的侄兒是一个穷光蛋，你应該为你的愛女找一个有錢的人。"

两人的談話很不投机。堂拉伊蒙多越是恳求，亚拉岡人便越加憤怒。前者一切絕望了，正准备告退，堂路易斯却插进来說：

"但是，叔父，如果我們因此而把一个无辜的人杀死，那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你已經滿意了嗎？"

"是的，我完全滿意，叔父。"

"好罢，孩子。我同意，为了讓你高兴。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便是：堂拉伊蒙多必須在圣餐盒面前发誓，不給他女兒一文錢，也不留給她任何遺产。"

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更加激烈的辯論。

"但是，先生，"堂拉伊蒙多这样爭辯着，"我的女兒有两万杜洛① 的陪嫁。"

"我們不要那笔陪嫁。姑娘到她的丈夫家来，只准携带她的随身衣服。"

"那么，請讓我把家具和新娘礼服送給她吧。"

"就是一根扣針也不准。如果你不願意，那就算了，讓姑娘去死。"

"堂奧諾拉多，請你講一点道理罢。我的女兒总要带一件衬衫，作为換洗之用。"

"好罢，为了使你不駡我頑固，我在这方面就讓步。我同意你把新娘的衬衫送給她，这事就这样算数。"

第二天，堂拉伊蒙多和堂奧諾拉多很早便到圣佛兰西斯科教堂，跪着听了弥撒；依照协定，当神父举起圣餐盒时，馬格里塔的父亲这样說：

"我宣誓，除了新娘的衬衫以外，不給我女兒任何别的东西。如果扯謊，願上帝懲罰我。"

2

堂拉伊蒙多真的照所說的話严格遵守了他的誓言；不論生

① 杜洛(Duro)：錢币名。

前或死后，都沒有再給他女兒任何价值一文錢的东西。

照彼尔默霍所說，那些裝飾着新娘的衬衫的佛兰德斯花边或漏空花边便值二千七百杜洛。这个論据似乎是从烏耀阿和堂霍尔海·胡安所著的《秘密关系》一書中抄来的。

此外，衬衫領口的带子是一串宝石做成的，价值三万摩拉科①。

新婚夫妇使亚拉岡叔父相信那件衬衫至多只值一个翁薩的錢，因为堂奥諾拉多是那样的固执，如果知道了眞相，会强迫侄兒离婚的。

我們可以同意，瑪格里塔·帕勒哈的結婚衬衫之那样著名，誠然是很有来由的。

---

① 摩拉科(Morlaco)：美洲一种銀币，价值相等于一个比索。

一个小伯爵夫人的离婚

1

假使我們的祖父輩現在复活过来，他們会很难相信今天的利馬就是以往許多总督居住过的同一城市。也許他們对物質的进步，会比不上对风俗习慣的改变那么惊奇。

那时候，最奢华的客厅里，陈設着牛皮面子的长睡椅，用科尔多瓦上等皮制成，用平头鉄釘作为装飾的扶手摇椅，以及从天花板上悬吊下来的五光吊灯，吊灯上装着阴暗的玻璃和充满油脂的油灯。在那几乎通常都是一无所有的墙壁上，可以看見一幅亚麻布的图画，或者画着圣胡安·包蒂斯塔，或者画着恩戈斯梯亚圣母；此外，壁上还挂着头带假发、挂着頸飾、佩着宝剑的家长的肖象。家里的真正珍貴物品是宝石和餐具。

女孩子受教育是无用的奢侈。学一点点縫級，学一点点洗濯，学很多的烹調，如此而已；待人接物是一无所知的。女孩子們所能时常会見的男人，只是父母的某一亲密老友以及主持一家忏悔的那个可敬的神父。許多父母不願意女孩子識字，怕她們从禁書上学会坏的东西；而对于一个已解风情的姑娘，尤其不准在紙上画一个蒼蝇脚或者乱写，怕她后来会和男子通信。

因此，当一个青年男子来拜訪这家的男主人时，女孩子們立刻从客厅里搬了出去，好象鴿子見了老鷹一样。当然，这幷不妨

碍她們乘着母亲沒有注意，从鑰匙孔里偸偸地把客人看个仔細。女孩子們抗議父亲的专制；她們認为：到头来，上帝創造她們是为了男人，上帝創造男人，也正是为了她們。因此，她們都发狂似地想得到丈夫；尤其是，越不准她們和男性交談，她們就更想得厉害。那时候，只准她們和堂兄弟、表兄弟談話，好象我們的祖先認为他們是中性动物一样；这样，他們有时便偸吃到了初結的果实，或者得到一些較小的便宜。晚上八点鐘，全家在客厅里团聚，举行晚祷；这个至少要經过一小时，因为要加上歌頌三位一体，講一个故事，以及为所有亡故亲人的圣洁灵魂作一連串很长的祷告和恳求。当然，連猫和狗也都参加了这个祈祷的。

女主人和女孩子們在各自吃了用玉米粉、糖及小綠橘子汁制成的油炸餅，或者买来的用玉米粉及蜜糖合制的奶油面糊晚餐以后，从一个小楼梯爬上床鋪。床鋪是那么高，一遇到地震，就会发生因为跳动而輕輕地碰伤脑壳的危险。

在那时候，法国的那种夫妇分床而睡的习慣还沒有被介紹过来。夫妇們还是按照古代西班牙的方式同床而卧，只有当爭吵得很厉害的时候，丈夫才鑽进另外一个被窩里去。

在那时候，人們慣于在母鷄咯咯地叫起来时便起床，因此，妇女們也不和今天一样，有这么多的結核病或黃萎病。精神病根本不存在，那用不着說。今天使父亲們和未婚夫們慌张失措的女人昏厥病，那时也还沒有发明。如果有哪一位患了癲癇症，只要防止她吃"糖渣"，或者把她嫁一个卡塔兰的杂貨店老板，很快便会治好；仿佛一个强壮的丈夫是治疗女人毛病的圣藥。

不管父亲怎样严厉监視，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会缺乏风流韵事；所有的妇女，甚至最胆小的，无須师傅，对那一套事物的通晓熟悉，比一本書还要多。就我看来，圣奥古斯丁和圣蘇洛尼莫以

及敎会的所有圣徒們，在年輕时候都应当是在这方面有經驗的人。任何利馬女子都有适当的机会隔着窗格子或在阳台上和街上的男子調情。

由于現代建筑的兴起，利馬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基督式和摩尔式的外观。在現在，旅客們已經不会怀疑窗格子后面有沒有一个神秘的漂亮女人，也无須經过幻想来詩化情人們的幽期密約。今天在利馬談恋爱，正如同在欧洲任何城市里一样。

回溯过去，那时候把丈夫給女孩子的不是她自己的心，而是她的令尊大人。这些事情完全由父亲独裁专断。家长对于全家，比沙皇对于俄国还要专制些。哦！讓那些敢于抗議的煽动家倒霉吧！看她反叛的严重性如何，或者剪掉她的头发，或者把她关在一間黑屋子里，或者派遣丑汉带着箱子，把她押送到修道院去，政府用鉄的手腕鎮压反叛，一点也不姑息。

在另外一方面，丈夫的权威却又并不是那么可怕；你們只要看下面的历史故事，便可以相信这个說法。

2

一七五五年，馬利亚尼塔·貝尔松塞已經过了十三个絢烂的春天（据孟廸布罗在其所著《历史字典》中的記載）。她是一个孤女，依靠她的嬸母、教母兼教师堂娜瑪格里塔·台·姆尔伽·依·莫尼亚托納斯过日子。这位夫人决心把她嫁給卡薩·达尾洛斯伯爵堂胡安·达尾洛斯·依·里貝拉。这位伯爵已年逾花甲，是一个比那被逐出敎会的魔鬼还要丑的老人。女孩子很不願意，但沒有办法。嬸母坚持要把侄女嫁給年老的百万富翁，于是神父到来，以基督的名义宣告他們两人成为夫妇。

对于我們的祖父輩，下面的民間流行詩歌是毫无意义的：

不要为了錢，
就和老头兒結婚；
錢会用得完，
老头兒却依然还在。

这个女孩子到了丈夫家里，沒有别人在旁时，就对伯爵說：

“丈夫先生，虽然您是我的主人和我的男人，我已經对着上帝和我的灵魂发过誓，当你在我的心里沒有占有地位之前，我不願意屬于您；您应当有一个爱你的伴侶，而不只不过是一个奴隶。請您等候一年，使我有充分的时間考驗我嬸母所說的，爱情是自己生长的这句話是否有理。”

伯爵作了許多的悬求和威胁，但是无論怎样，馬利亚尼塔不肯放弃原来的要求。

这位先生(願上帝收他作为圣徒！)做着好事，过了一年；那就是說，他一面和約伯① 比賽忍耐，另一面却甚至是蒼蝇的翱翔都会引起他的嫉妒；因为他在年輕时曾經听到过下面的詩句：

老头兒如果娶了
年輕的姑娘，
那就是他种下葡萄树，
讓别人吃葡萄。

一年期限快到的前夕，这位伯爵夫人忽然失踪了；她逃到了她的堂姊或表姊圣克拉拉修道院院长那里，請求保护。达瓦洛

① 約伯(Job)：《圣經》人物，据說极能忍耐。

斯伯爵可真气了，气得大发雷霆。教会首脑和民政机关都参加了这場游戏，往来文件很多，都是严密封起的；利馬的最好律师堂彼得罗·布拉伏·台·卡斯蒂雅受聘为这个逃走的女人辯护。

在阿瓦斯卡尔总督时代，只有瓦尔德利里奥斯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我得到了双方辯論的主要材料，我沒有利用它們，因为那不过是一些床笫間的秘密事件，写出来不雅）可以和馬利亚尼塔·貝尔松塞的案件相比。但是，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在这里略述一二。

堂娜馬利亚·霍瑟法·台·薩拉莎尔和她的表哥瓦尔德利里奥斯侯爵堂伽斯帕尔·卡尔里約，圣卡洛斯騎士团的騎士，烏阿烏拉軍团的上校結了婚。一八〇九年，她控訴她的丈夫和女僕搞破坏家庭的关系，很粗俗地描述了一些被她破获的事件的詳細情节；她要求离婚，因为她的好色的丈夫虽然和她同床多年，却总是“背向着她”。

瓦尔德利里奥斯侯爵否認他和女僕之間的曖昧关系；他說他的太太在結婚前走路便不很規矩，結婚以后，完全放下假面具，傾斜得越来越可怕；他时常看見一个带紅帽子的騎师扶她上下車子，态度非常难看；他的最后結論是：即使教会要他和夫人結合到老，他也实在无法和一个“咂吸”西印度群島卡塔赫納紙烟的女人同居下去。

好事的讀者从这一点便可想象其余。在那訴訟过程中，陈述和对質都揭露了許多妙事。

讓我們繼續談达瓦洛斯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吧。

在那个时代，这是个巨大的事件。利馬的一半居民同情女叛徒，特别是那些青年，不能容忍那么一个美丽少女成为一个老

废物的財产。这是純粹的嫉妒！有时，这种好事的人就象防守菜园的恶狗一样。

有一天，宗教法庭的法官在修道院的客厅里会見了这位乖张的利馬姑娘，劝她回到丈夫的家里去；他們之間的对話是这样的：

“請您坦白告訴我，法官先生，我的脸是土豆甜糊做的嗎？”

“不，亲爱的小姑娘，你有天使的脸。”

“那么，如果我不是土豆甜糊，我就不是供老头兒吃的菜；如果我是天使，我更不能和魔鬼同居。”

法官只得停止劝告。女孩子的辯解是很有道理的。

光阴如飞地奔馳，双方辯来辯去，法官始終无法宣布这場婚姻是有效还是应該撤消。同时，这位好伯爵的大名流传人口，成为歪詩的材料。那时的利馬对于一切有关丑事的題材，慣于写成大量的歪詩。我在下面举出一首，是譏誚可怜的伯爵的无能的：

你佩着一把鈍剑，
旣沒有尖，也沒有鋒，
伯爵，你还是安靜一些，
不要再胡思乱想。

你的一切驕傲都消失，
当你上陣交鋒时：
你的那把本来不新的剑，
伯爵，旣不能刺也不能砍。
我奉献給你的最好忠告是
从此做一个隐居的逸士；
因为那些丰美的食粮，

会引起老人的消化不良。

为了使馬利亚娜姑娘
尊重你的特权，
你必須重新武装自己，
佩一把托勒多的利剑。

我們可以同意，利馬的詩人們，从胡安·台·卡維德斯起，直到我們今日，都曾写过一些諷刺的嘲笑的詩。

上述的这首歪詩流传开来，伯爵受了很大的刺激；为了証明他还是一个能在爱神祭坛上燒香的男子，他投入了放蕩的生活，不断地征服女人；当然，他的征服靠的是金錢，而不是靠着他尊容的漂亮俊美。

这种胡作非为很快便把他送进坟墓，結束了一場官司。

于是馬利亚尼塔·貝尔松塞出了修道院，虽是个处女，却是个寡妇。她年輕，美貌，有錢，又独立，我假定（这是用不着說的）她会碰到一个很合她心意的男人，充分行使那死者所未能办到的丈夫的职权。

事实是：她和堂伊勃利托·朗达布鲁結了婚。他是一位有錢的貴族，在阿馬特总督时代，把他自己的錢和妻子的錢一起投資，建筑了阿乔广場的大厦。

一出不公开的戏剧

献給堂阿多尔福·厄·达維拉

这篇传說里所說的时代、人名和地点，都不是眞的。作者把它們改变，自有他的原因。但情节則完全是事实。在这个小序中我不想多說，因为……我不願意；我們就这样吧？

1

堂翁諾里奥·阿帕里席奥是一个老年的加斯蒂利亚人，是恩蘇勒斯的圣塔罗薩侯爵。他最鍾爱的幼女名叫劳倫丁娜，年方十八，是一簇芬芳的鮮花。

侯爵年龄将近六十，已經厌恶尘世的光采，鄙視一切的奢望；他和社会生活断絕了关系，决心平平安安地死去，只求上帝不难为他，良心也过得去；就是在教堂的宗教节日里，也很少看見他。对于侯爵先生，这个世界的范圍并不超出他的住宅的墻壁和家庭的乐趣之外。为了国王和他的祖国，他已經奉献了他的青春；他曾經英勇作战，得到君王很多的賞賜；他的圣地亚哥騎士头衔和在节日装飾胸部的許多十字章和勛章，便能証明这一点。

三个或四个屬于殖民地最高貴貴族的老年人，一个宗教法

庭法官，两个神父，一个保罗派长老，一个梅塞德教团的神父，以及其他几个重要的神父，就是侯爵晚会的必然参加者。他和他們打一場双六牌，三人牌，或四人王牌；到了九点，他請他們喝上等可可制成的美味甜酒，一些烤面包以及卡塔兰修女們发明的杏仁糖；鐘鳴十下，他的朋友們就向他告辭。堂翁諾里奥被他的三个女兒和那名叫堂娜宁法的老太婆——女孩子們的保姆、女教师、保护人或监視人——围着，举行了晚祷。祷告完了，女兒們吻着父亲的手，他嘟噥着："願上帝使你們成为圣女。"然后，鰥居的老鴿子，小鴿子們和女猫头鷹就紛紛鑽进各自的窝里去了。

那是以家长为中心的生活。在这个高貴可敬的老人的住宅里，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在侯爵家庭的肃静的天空里，沒有任何一片动蕩的烏云籠罩着。

然而，在孤伶伶的床上，堂翁諾里奥却終夜不寐，想起自己快要逝世，而女兒們的終身大事还沒有适当安排。有两个願意做修女；但是最小的劳倫丁娜，侯爵最疼爱的心肝，不想进修道院，却想过尘世的生活，享受那具有誘惑力的快乐。

这位好父亲認眞地想替她找一个丈夫；一天晚上，和他的朋友維雅尔罗哈伯爵堂本尼亚奥·苏阿勒兹·罗尔丹談起这个微妙的問題，后者打断他的話头，对他說：

"侯爵，你不用操心，小兒巴尔多梅洛和令嬡劳倫丁娜是天生的一对，他眞好象是一个王子一样。"

"我很高兴，伯爵，虽然有人对我說，令郎是一个放蕩不羈的人。"

"唉！那只是些嫉妒者的长舌閑話和年輕人的細微过失！誰把它們認眞看待呢？当然，我的兒子不是壁龕里的圣徒；但是他已經具备結婚的必要条件了。"

从第二天起，伯爵到圣塔罗薩的晚会上去时，带着他的兒子一起去。他被允許向劳倫丁娜求爱，而老头子們則談論着孩子的长处和国王的缺点。四个或六个月以后，双方的父亲同意他們訂婚，并且准备結婚。

巴尔多梅洛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但也是一个放蕩不羈，专門追逐异性的家伙。当他在企图进攻一个堡垒时，誰也不能胜过他的坚忍和狡猾。但一到堡垒投降或他以武力取得之后，他就洋洋得意地到别处去了，見到旧人，好象从不相識一样。

堂娜宁法的貪財，使巴尔多梅洛得到堡垒里的一个有力的內应。沒有經驗的年輕姑娘，一面为卑污的保姆所出卖，一面为情人的热爱所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她相信未婚夫的高尚品質，所以在教堂的神父还沒有允准她下旗之前，她就投降了。

不久，那个狂热的恋人已經厌倦这个輕而易举地得来的胜利，开始减少了拜訪的次数，到了最后，根本就不来了。这是他进行恋爱的規律。另外一个女人又冲昏了他的头了。

不幸的劳倫丁娜失去了食欲，时常唉声叹气，看来显然一天不如一天。老人想象不到爱女的不幸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尽力設法使她恢复愉快，劝她对情郎的冷淡不要太伤心，但是沒有用处。

“亲爱的女兒，忘掉那个瘋子吧！感謝上帝趁早暴露了他的恶劣品質。你年紀輕，长得漂亮，又有錢，又是貞洁的，还怕找不到如意郎君？”

劳倫丁娜突然扑在父亲的胸上哭起来；听到信任她的老父說她是貞洁的时，她把羞愧得发紅的双頰投进父亲的怀里了。

到了最后，老人决定写信給巴尔多梅洛，要他解释他这个奇异的行为；这个狂妄輕率的浪子居然以那么残忍的譏誚和无耻

的輕蔑，在答复受气的老父的信中这样說："一个不守貞节的女兒将来一定是一个不守貞节的妻子。"多么可怕的話！

2

侯爵覚得好象触了电一样。

在一刹那的昏迷以后，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綫希望。

这是人类的心。希望是我們在最大的灾祸中最后遺弃我們的东西。

"这是乖张的青年的吹牛皮的話！这个坏蛋在扯謊！"老人叫喊着。

他把女兒叫来，把信交給她，这封信是一个坏人的所有恶毒的結晶；他对她說：

"你看信，再答复我……那个人是不是扯謊？"

这个不幸的姑娘扑通双膝跪下，在啜泣中低声喃喃地說：

"請饒恕我……我的父亲……請饒恕我……我那么爱他！……但我向你发誓，我現在非常慚愧，我把爱情濫施于一个这样值不得爱的家伙！……請饒恕我！饒恕我！"

豁达的老人擦乾眼泪，把女兒扶起来，两手环抱着，对她說：

"我的可怜的天使！……"

在一个父亲的心中，寬大是无限的，有如上帝的仁慈一样。

3

一年过去了，正是巴尔多梅洛写那封恶毒的信的一周年。

圣多明各教堂上午九点鐘的弥撒，是在罗薩里奥圣母祭坛

前举行的。我們今天还称之为貴族的弥撒，因为社会上的上流人士都去参加。

在当时也和現在一样，上流社会的男青年站在教堂的門口或附近，向美丽的华貴的信女們枯燥呆板地殷勤献媚；他們希望看見她們，也希望为她們所看見。

那一个星期日，巴尔多梅洛·罗尔丹也在一群厚脸皮的青年之中。圣多明各教堂側門的对面，直到不多年以前，还有一串管子，上面挂着鉄鏈。他就靠在一根管子上站着。圣塔罗薩侯爵走近他，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輕輕地說：

"巴尔多梅洛，如果你不願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我杀死，如同杀死一条疯狗一样，那你在半小时內赶快武装起来。"

这个粗魯的人吃了一惊，但立刻恢复了鎮定，驕傲地回答：

"我不慣于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老头兒。"

侯爵繼續向前走，进入教堂。

不久鐘鳴十一下，教堂看門人在門廊上摇着小鈴，表示神父就要踏上祭坛的阶梯，街上的紈袴少爷們都走开了。

半小时以后，愉快的会众从教堂出来，青年們重新回到人行道上站着。巴尔多梅洛·罗尔丹站在鉄鏈的尽头。

圣塔罗薩侯爵以沉重而安閑的步子向他走去，对他說：

"年輕人，你已經武装了嗎？"

"我对你再說一遍，愚蠢的老头兒，对付你，我是用不着武器的。"

侯爵抽出一把匕首，刺进了巴尔多梅洛的胸部。那时候，左輪手枪还沒有发明呢。

4

堂翁諾里奥·阿帕里西奥一步一步地走到距离教堂一条街的市监獄，在那里遇到了市长。

“市长先生，”他說，“为了上帝知道而我不願說的原因，我刚才杀死了一个人，現在我来投獄，請你依法懲治。”

維雅尔罗哈伯爵，死者的父亲，毫不躊躇地进行了訴訟。一个月以后，案子已經到了王家高等法院的法庭，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总督做审判长，旁听席上挤滿了人。

为了照顧維雅尔罗哈伯爵的特殊地位，法庭要他坐在检察官的旁边。

侯爵占着被告席。

宣讀了案由和听了检察官的控訴，以及被告律师的申辯以后，总督对犯人說：

“侯爵先生，您有什么話为自己辯护嗎？”

“沒有，先生……我杀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容不了我們两个人。”

这种辯护理由，无論对国家說，对社会說，都不能滿足法律和正义的要求。检察官要求判处杀人者以死刑，法庭也覺得无法从犯罪的原因方面去开脫罪人，減輕刑罰，因为被告对犯罪原因紧閉着口，不讓有一点隙縫。被告律师用尽了他的天才，但是他的申辯主要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法律，因为侯爵在审訊中所作的簡短口供，只有使律师陷入各种各样的枝节和推测。沒有可以織布的纖維，也沒有可以打結的零綫；总之，头緒毫无，乱

猜一頓。

总督拿起鈴子，准备进行判决；忽然間，侯爵的律师接到一位紳士送来的一封信，他站起来，走到审判桌前，把信放到总督的手里。

总督一个人看了信，接着对那些守卫說：

“撤退听众，把門关起来。”

5

劳倫丁娜知道父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就毫不犹疑地决定牺牲自己的名誉，公开那使她悲惨牺牲的原因。她走进侯爵的書房，打开抽屜的鎖，找出巴尔多梅洛的信件，叫一个亲戚把它送交律师。她知道侯爵是决不会向这个文件求援的，虽然它可以救他的性命，或者至少减輕他的刑罰。

总督显然大受感动，說：

“維雅尔罗哈伯爵先生，請您走近一点。这是你已故公子的笔迹嗎？”

伯爵靜靜地閱讀着那封信；当他讀下去时，他的面容表現出非常的痛苦，他把一只手紧压在胸口，好象想窒息他那父亲的心的跳动一样。紳士的良心和天然的感情正在作可怖的斗爭！

到了最后，他那顫动的右手再也抓不住那封含有控告意义的信了，他跌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双手遮住脸，来阻止泉涌的眼泪；接着，他鼓起精神，以男子汉的气概喊着說：

“死得好！……侯爵是有理的！”

6

王家高等法院宣布圣塔罗蘼侯爵无罪。

从严格的法律观点看，也許这个判决不是很适当的。法律界一些卑劣狡猾的人，在合适的机会就批評它。对这种烟店，我不光顧，也不喜欢。

但是王家高等法院的听审官們在做法官之前，却是一个人；当他們判决无罪时，他們傾向于只听父亲們和好人們从良心发出的声音，而忽視了堂阿尔丰索那位圣人以及他所制訂的法律的規定："杀人者死。"好极了！好极了！我称贊那些听审官們，他們似乎也得到了我足够的贊揚。

至于下层的民众，他們从来就不知道判决的眞正基础是什么（因为总督、听审官們以及律师，彼此約定保持那封信的秘密），还有不少人埋怨审判的不公。

一个美洲的堂璜

献給堂阿尔貝尔托·納瓦罗·維奥拉

那是一八二六年的一月一日。

楚吉薩卡的摩尼卡女修道院教堂內灯烛輝煌，銀香爐里香烟繚繞，充滿着瀰漫的云霧。

新生的玻利維亚的著名文武人員，世袭的貴族和金錢买来的貴族，漂亮的姑娘，优雅的紳士，济济一堂，庄严地庆祝这个佳节。

那位阿雅庫乔战役的英雄安东尼奥·何塞·台·苏克勒①也在場。那时他达到了事业的光荣的最高峰，也是最生气勃勃的壮年男子，因为他还只有三十二岁。

在他的蓝色上衣上，并沒有刺綉着很多的金花；那时新的国家刚刚建成，許多高級軍官都講究穿着漂亮的制服，当他們装飾起来时，他們真犹如一位詩人所描写的：

> 那么驕傲、虛伪和僵硬，
> 看来好象真的将軍。

---

① 安东尼奥·何塞·台·苏克勒(Antonio Jóse de Sucre,1793—1830年)：委內瑞拉軍人，玻利瓦尔的得力助手之一，在阿雅庫乔和华欽却等战役中累建功勋，对独立战爭貢献甚大，当时任玻利維亚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統。

苏克勒是一个不同凡俗的优秀人物，甚至在穿着方面也非常朴素；他很少把勛章挂在胸口；虽然他获得那些勛章，不是由于恩惠或詭計，而是由于他十五年来对西班牙軍队的艰苦作战中所表現的战略天才，和在战場上的无比勇敢。

环繞着这位不久便要按照宪法就任玻利維亚第一任总統的人的，有許多著名的軍人：首先是英勇的将軍科尔多瓦，他曾經喊出一句簡短而感动人心的口号："审愼地武装起来，那便是胜利者的道路！"只要历史談及結束西班牙在南美統治的战争，那句口号便永远会为人們所記忆。另一个是勇敢的特凌达德·廖郎上校，在一八二四年的馬塔拉战役中，他的无比勇敢救全了爱国軍队，免为王軍所歼灭，但在那場战役的三十年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在一場不幸的內战中，他在阿勒基帕被枪决了。另一个是伽林多上校，他是勇敢的軍人，智慧的政治家；一八二六年他在波托西結婚，是革命詩人奈斯托尔·伽林多的父亲，他死在康特里阿战役。又一个是可靠的副官阿拉尔孔，当"正直的阿貝尔"在貝尔魯厄科斯大山被悪毒地杀害时，他陪伴他到最后一息。还有一个副官是利馬人胡安·安东尼奥·貝賽，他是一个愉快的青年，态度大方，举止文雅，而且很負責任；到后来，做到了秘魯的将軍和总統。

在一八二六年那一年，爱神使許多有情人成了眷屬。在跟随苏克勒参加修女庆祝节日典礼的一百多名哥倫比亚軍官中，有三十名在几个月內朝拜了結婚之神。看来，阿雅庫乔战役的胜利英雄們似乎喊起了下列的口号："向玻利維亚的姑娘們大举进攻！"

在那时候，縈迴在玻利瓦尔心中的是一个伟大的問題：使哈瓦那独立。为了实現这个目的，他希望墨西哥派一个队伍参加，

連同他在哥倫比亚、秘魯和玻利維亚业已組成的軍队一起作战。但是英国反对他的計划，解放者只得放弃。

那时候，阿根廷人正在准备和巴西作战，他們知道玻利瓦尔不同情那个美洲帝国，派遣了阿尔維阿尔将軍做全权使者到玻利維亚和苏克勒以及解放者接洽；当时解放者正从利馬胜利地来到波托西，虽然他所側重的是解放古巴的事业，却也并不厌恶这位令人同情的阿尔維阿尔的建議；只是他必須回到秘魯，沒有时間談判，因此授权苏克勒和全权使者磋商签訂协約的基础。

堂卡洛斯·馬利亚·台·阿尔維阿尔是阿根廷革命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在西班牙受教育，以王家軍官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适时地会同圣馬丁发动了一八一二年十月的革命。他是第一届制宪議会的主席，是一八一三年美洲第一次公布的解放奴隶法律的提議人。在不久以后发生的內战中，阿尔維阿尔得到了蒙特亚郭多在新聞界的支持，实行个人独裁，直到一八一五年四月，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府把他推翻，并放逐他出国为止。他的幸运时起时落，今天被打敗了，明天却又是胜利者，在他所从事的几乎整个独立战爭中都是如此。我們在这里不准备叙述更加广泛的历史事件，这个传說的性質也不容許我們那样做。在这里，我們只是簡略地描繪一下这个人物的輪廓。

他是一个勇敢的軍人，有才华的作家，能干的政治家；他风度翩翩，体格魁梧，用錢慷慨大方，說話迅速流利，充滿着幻想和幽默；他在战場上也如同在情場上一样，是容易冲动的，急躁的。堂卡洛斯·馬利亚·台·阿尔維阿尔便是这么一个人。他在代表他的祖国出使英美以后，于一八五四年死在蒙特維的亚。

如果在跟随玻利維亚的开国元勛到女修道院教堂去的人們

中，阿尔維阿尔不在其內，这位阿根廷外交官的外交使命——和苏克勒談判結盟——必然会得到成功。

“她”是誰？这位“她”阻止了两国政府之間的联盟，推延了战爭和……欲知一切情形，請看下面便会分曉。

2

神圣的风琴的声音和修女們的歌声在人們心灵中得到了神秘的共鳴；宗教情緒似乎支配着一切。

苏克勒和他带領的漂亮青年軍官們（甚至連科尔多瓦將軍也还沒有达到那“可詛咒的三十岁！”）坐在距离唱詩班两个瓦拉① 的座位上；唱詩班的栏杆也不是那么紧密的。

对于耶穌基督的妻子們② 的微妙神經，那里是一个巨大的誘引所在。战場上英雄們的最細微事迹，經过老百姓的流传，也会获得传奇式的风味；因此，在那些小鴿子的幻想中，这些文雅的青年軍官必然会成为更加伟大和具有詩意；小鴿子們和現世的隔离并沒有遙远到外面世界的声音无法达到她們的境地。

有一个时候，一个坐在女修道院院长身旁的修女以人类耳朵所能听到的最清脆、最新鮮、最嘹喨的嗓子唱着一首圣詩。

所有的眼光都投射到唱詩班的栏杆那一面。

那个修女的美妙歌声直上云霄；但是她的薄紗罩住的双眼，也許就是她的灵魂，却翱翔于塡滿教堂的广大群众上面。突然，漂亮軍官群中，有一个态度十分驕傲、軍服金碧輝煌、挂着將軍繐飾的人站起来，用手抓住唱詩班的栏杆，大胆地向里面张望；

① 瓦拉(Vara)：长度名，約两尺多一些。

② 修女据說是耶穌基督的妻子。

他忘記了身在我主的家里，用戏院中为首席女演員喝采的热情这样叫喊着：

“唱得眞和天使一样！”

是修女听見了，还是她猜到了这个調情獻媚？我不知道怎样答复；但是这个修女掀起面紗的一角，那个男人的一双眼睛和她的两只明眸恰恰碰着。

歌唱停止了。胆大包天的魔鬼离开了栏杆，咕噥着：

“美丽！美丽到极点！”

他走回来，坐在苏克勒的右边。

对于多数人，这是风流浪子的失礼行为；对于少数人，却是酷嗜音乐者的热情奔放。

对于那些修女們，从女修道院院长起到女厨师止，我不知道这算是談話資料还是一桩丑事。她們只是默无一言，微笑着……叹息着。

3

一八〇九年楚吉薩卡反抗高等法院院长伽西亚·毕薩罗的革命，使那无畏的保王党人鄂拉諾博士不得不把他的女兒伊薩貝尔許配給一个富裕的商人，因为在他不幸的时候，曾經得到过他的帮助。一八一四年，伊薩貝尔滿了十七岁，鄂拉諾博士要她遵从父命，和那商人結婚；但是这个女孩已經預感到浪漫主义的到来，就起来反抗一切的枷鎖和暴虐。此外，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庸俗和呆笨的人，好象一只装上金飾的驴子；而她本人則是一个富有詩意和想象的女青年；因此，她不仅不願做他的半个甜橘子①，甚至还不願做他的酸檸檬。她千方百計拒絕結婚。她的

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頑固守旧的人。他自己鑽进短褲里，而姑娘則穿着衬上圈子的短裙；他們是无法一致的。

“要么你結婚，要么我把你送进一个修道院。”老人这样說。

“我宁願做修女。”姑娘用力地回答。

沒有別的話可說，伊薩貝尔进了摩尼卡女修道院，一八二〇年正式做了修女。

由于伊薩貝尔并不眞正認为修道是她的天职，由于修道院的禁欲主义并沒有在她的精神上生根，也由于楚吉薩卡的摩尼卡女修道院的規矩并不十分謹严，我們的这位小修女节約了禁欲，尽量使修道院生活象現世生活一样。她穿着綢緞衣服，在她的宗教粗毛衫的袖口里，讓人們看見有花边的上等亚麻布衬衫。

在她的修道室里，可以看見尘世的一切奢侈品，雕刻的香爐上和美术的餐具上炫耀着黃金和白銀。她有天生的歌喉，又会弹大鍵琴、六弦琴或七弦琴；在修道院的晚会上，唱起非宗教性的小曲子来，非常优雅动听；在晚会上，她的天才，她的有趣談話，她的美丽，支配了一切。那种晚会是眞正的娛乐晚会，在那里不缺乏嘉餚，也有很好的美酒和冷飲。

新年的庆祝会在修女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在修道院跑腿的女僕走近她，向她丟一个眼色，表示有一个非常秘密的事情要告訴她。果然，在头一个适当的机会，她就把一封情書交給了伊薩貝尔。这位供差遣的姊妹是一个穿着宗教制服的珊萊斯蒂娜[2]，而且是最有經驗最能干的珊萊斯蒂娜。

少女把她的修道室的房門关起来，讀着：

① 半个甜橘子：指爱人。

② 珊萊斯蒂娜(Celestina)：西班牙中古传奇小說《珊萊斯蒂娜》中的主角，是一个拉攏男女恋爱騙取金錢的老妇。

"伊薩貝尔：我爱你，我急于想接近你。修道院花园一棵树的小枝，垂到围墙外面我一个僕人家的屋上。今晚敲了息灯鐘以后，你会等候我嗎？"

当伊薩貝尔念完这位未曾相識的人的情書时，覺得自己沉醉在爱河里，好象吞服了一剂魔藥一样。

果眞未曾相識嗎！对于她，却并不是。修道院中爱說閑話的人巳經使她知道她的情人是堂卡洛斯·馬利亚·台·阿尔維阿尔将軍，一八一四年阿根廷有威望的独裁者，阿尔蒂伽斯和圣馬丁的竞爭者；是和西班牙多次斗爭中的胜利英雄，也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派駐玻利維亚的特命全权使者。

太阳还沒有落下，阿尔維阿尔接到一个金銀絲細工編成的小花籃，里面裝着各种香花，那是只有修女們才能預备得这么好的。

送小花籃的修道院女僕沒有带来信件，也沒有口传的信息。风流的将軍給她一枚金翁薩，作为賞賜。因此，我也禁不住喜欢那些情人，那些闊綽而豪爽的情人了。

阿尔維阿尔仔細地查看一朵一朵的花，在一朵甘松香花瓣上，发現用扣針尖端刺成的一个字：是。

4

两天来，楚吉薩卡街上不再見到阿尔維阿尔了。

苏克勒从信使手里接到一些公文，急于和他商議，派人到他的家里去找他；他的管家說主人正在离城十几里路的地方散步。眞是聪明的好僕人！

第三天早晨，全城街談巷議，騷动起来。

女修道院的院长发現有一个男人亵瀆了修道院。她謹慎地把小修女的修道室房門挂上鎖，报告了宗教事务主管；这消息轉瞬間便轟动了全城。

老百姓受了若干保王党神父的煽动，热狂起来，他們企图爬过墙，或者冲破鉄栏杆，把亵瀆神圣的人撕成碎片。要不是苏克勒听到騷动的消息，亲自到場，一面很机敏地安慰群众，同时調軍队把修道院包围起来，他們的野蛮行动不知会鬧出怎样大的乱子。

晚上十时，居民們都已就寝，苏克勒就带着他的随从彼載特和宗教事务主管到修道院里，会見了女修道院院长和一些重要的修女，劝她們把这事遮掩过去；在辞行时，带走了那个阿根廷的堂璜。

离修道院不远，有一个男僕牵着一匹备好鞍轡的馬在等候他們。

阿尔維阿尔和苏克勒握了握手，对他說：

"多謝你，兄弟。請你照料伊薩貝尔。"

"放心去罢，将軍，"阿雅庫乔的英雄回答，"只要我統治着玻利維亚，我不会讓任何人欺侮这个不幸的少女。"

阿尔維阿尔伸开双臂抱住他，紧紧压在自己心口，喃喃地說：

"这样英勇，这样侠义！再会！"

他敏捷地跳上战馬，回到他的祖国阿根廷；一年以后，那就是一八二七年二月二十日，他在伊图扎因戈战役中戴上了胜利的桂冠。

在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奥里果回忆录》中，我們可以看到苏

克勒元帅写給玻利瓦尔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楚吉薩卡写的；为了証明这一个冒险爱情故事的历史眞实性，我們在这里抄录其有关部份如下：

“本月十七日，阿尔維阿尔将軍离开了这里。预料别人一定会写信告訴你，因此我应当先在这里报告：这位先生太不謹愼，居然闖进了摩尼卡女修道院，被女修道院院长所获；为了避免許多的閑話，我不得不亲自干涉。現在总算已使他安全离境，并未引起巨大的騷动；但是全城已經沒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了。”

絞索拉人

民間有一些迷信，事实証明确有其理由。相信的人說，只要被害者沒有倒伏地上，凶手是无法逃出法网的。民間另外有一句成語："絞索拉死他。"意思就是說，到了最后，犯罪的人还是要償付孽債的。

講起这类成語，讀者不妨一讀下面这个几乎便在当代发生的眞实故事。

1

一八四二年时，內战替秘魯带来了比单身汉家里还要糟糕的无秩序，比哈巴狗玩耍的綫团还要纏繞不清的混乱，比犹太錢商还要缺乏良心的社会道德。

那时候，堂胡安·克里索斯托摩·托里科将軍，自由党的代表，正夺取瑪努埃尔·梅南台茲的地位而代之。梅南台茲原来是參議院的主席，大将軍堂奧古斯丁·伽馬拉在茵伽維战役中英勇牺牲以后，他根据宪法，出来掌握祖国的命运。

綽号叫做"糖渣販子"的堂瑪努埃尔·梅南台茲是一个有見識的富裕农民，也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和父亲。但講到政治，他的視綫便越不过鼻子，而当时国家的情况又十分阴暗，是不能由一个近視眼来統治的。

在南方，堂佛兰西斯科·維达尔将軍，參議院的副主席，在保守党人、原則主义者或立宪主义者看来，是代表了合法的权力的；因此，所有空想家都投奔到他的旗幟下去了。

两位領袖都很有声望。

托里科，由于他的教养与文化，甚至也由于乡土观念，是利馬青年所崇拜的偶象；他自己也是青年，当时不过三十六岁。对于狂热的，幻想的，冲动的以及趋新好奇的青年們，托里科的事业象征着过去的毁灭和未来的美景。

对維达尔有利的是，他在独立战爭中曾經英勇地立过功。如果有人想知道那些事迹，可以閱讀科却拉納爵士所著的《回忆录》。这位高貴的敦东納尔德伯爵，一向吝于称贊下屬，但却慷慨地頌揚了維达尔少尉的英勇。

但是在那本書里，你們会看出来，什么是人性的矛盾，以及一个明显的証据，証明英勇要靠当时神經的状态如何，那就是說，靠那最后一刻鐘的支持能力如何。在阿括桑塔战役中，不仅对他們的前途是一个大失敗，就是对他們的过去也是一个大失敗。那个在馬图卡納战役中的勇士托里科，和那个以攻夺堡垒聞名的維达尔，都沒有能够显示出他們威名鼎盛时的那种勇敢。在那一天，他們都沒有兴致做英雄。眞是淘气的神經！托里科相信是失敗了，他不知道是怎样失敗的，也不知道誰是打敗他的对手。維达尔在离战場八里格①的地方，几乎枪斃了报告胜利消息的使者。刚一开火，两位領袖就快馬加鞭落荒而逃，好象不想要聞火药味一样。老百姓給他們两人起了个渾名："南方的蒸气"和"北方的蒸气"。

---

① 里格(Legua)：长度单位。

但是我在这里想写的并不是內战史，而只是一段插話。因此，这一章只是为了提醒一下讀者，并无其他意思。到此为止。

2

一八四二年，毕欽却和第六綫两营駐扎在哈烏哈。

那时有些逃避罗薩斯暴政的阿根廷人移居秘魯，也有些智利人在楊伽伊战役以后，仍然留在利馬，宁肯喝着淸湯过日子，而不願意回去受堂迪埃戈·包塔勒斯所建立的暴戾制度的鞭策。这些人中間，有許多贊助这位漂亮可亲的托里科将軍。

在毕欽却营的軍官中，有一个智利(圣地亚哥)籍的中尉翁塔奈达。有一天，他奉令携带重要文件送交駐在公塞普森的默卡帕卡营的上校。在这穷乡僻壤的路上，他們給他派了一个可怜的印第安人，作为向导。

倒霉的命运使这个印第安人从他所住的茅屋附近經过，他的老婆在見面时給了他一些可可、烤玉米或其他的食物。翁塔奈达看到向导故意繞道来和老婆談話，气得比一只老虎还要凶猛，拔出利剑，一剑把这个不幸的人刺死了。那老婆大声叫喊求救，这个中尉厌恶这过份的叫苦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血淋淋的剑也刺进了她的身体。

这个两条性命的凶杀惊动了許多邻居的印第安人，他們高声嚷叫起来，并且报告了官府。官員們为了平息众怒，决定把欺善怕恶的凶手依法办理。在起訴过程中，犯人被拘禁在第六綫营的营房里。

案件进行得很慢。同时，由于軍营里缺少軍官，翁塔奈达得到了临时随軍服役的資格，作为額外人員。

在那些混乱与毫无秩序的日子里，翁塔奈达相信迟早会改变情势，案子在判决以前，便会埋葬在尘土里。他自己想："不經过困苦，誰知道我的运气不会好一点呢；說不定在战爭結束以后，我升为上校，到那时候，哪个法官敢对我咳嗽，哪个公証人敢传我到案呢？"

3

維达尔的軍队在拉·弗恩特将軍統率下，正在前进，搜寻托里科；后者則正在准备和敌人交鋒，他巡視胡宁省，想調集分布在那里的几营軍队。

一天晚上，托里科住在公塞普森的神父的家里，翁塔奈达中尉跑去見他。

"軍官先生，有何見教？"托里科这样問他；他是一个誠摯和客气地对待下屬的指揮官。

"大人，两个月来我在第六綫营服务，充当額外軍官；現在那里有空缺，我願意得到委任。"

"在我来說，似乎是正当的，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便，"将軍和藹地回答，"但你是哪一个部队的額外后备軍官？为什么出了空缺，你的上校却不建議把你实授呢？"

"我就告訴閣下，"这个請求者囁嚅地回答，"我在营里，是作为一个被拘禁的人的……因为被人誣告，大人；被人誣告……任何人都有仇人……甚至就是一个圣徒，也难免被人誣蔑……"

"唉！"托里科打断了他的話，"那就又当别論，我的中尉。你放心去吧，一切会安排好的。"

翁塔奈达才离开，便有人把軍官的欺騙行为詳細地报告了

托里科；他又知道了案子已經判决，但法官覺得通知被告还不方便。

“叫法官带着案卷即刻到来。”将軍这样下了命令。

几小时以后，法官、公証人，連同訴状等全部案卷，都到了最高权威者的面前。托里科閱讀了案件的主要部分。

“判决辞呢？”他問。

“閣下請听：关于該案的判决，本庭确定認为被告应当判处死刑……”

“够了，”这位长官打断說，“拿笔墨来。”

堂胡安·克里斯索斯托摩·托里科将軍在那合理的判决辞后面加写了一句：“把犯人关入死刑室六小时后执行。”接着，盖上了紅印。

4

黎明时，托里科将軍的副官之一来到了哈烏哈，把公文交給堂巴勃魯·薩拉維里上校。上校还未起床，讀了公文之后，召来值日上尉，簡短地对他說：

“把被拘禁的軍官关入死刑室，上午十一时正在营門枪决。”

那时候，軍营里已經沒有人記得翁塔奈达的犯人的身份了，因为他不仅在服軍役，而且进出自由。当时，軍营的值班室里，几小时前却正拘禁着一个屡犯賭博的罗默罗中尉。

值日上尉走到这个人前面，叫醒他，对他說：

“对不起，兄弟，但这是发命令的人的命令。”

“这个前言有什么涵义呢？”中尉打着哈欠問。

“我奉命把你关入死刑室。”

"耶稣基督！"罗默罗大叫着，昏倒在枕头上。

他正在做着甜蜜的梦，沒有想到突然被叫醒，接受这么可怕的一个打击。

惊魂略定以后，他被带到临时安排的死刑室里，軍队里的神父正在等候着他；他問：

"但是，神父，为什么要枪毙我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孩子，我猜想大概是为了賭博。"

"那么，神父，我将是我国因为賭博而被枪毙的第一个人了。如果政府想要懲一警百，为什么选择了我呢？我不过是一个下級的小賭徒，为什么不从那些大賭棍开始呢？假使我这次得到被赦免的話，敬爱的神父，你可以相信我从此之后决不再賭博了，那怕是小小的紙牌。"

鐘鳴九下，神父已在开始劝导他和良心清算賬目。上校刚刚起床不久，正准备上馬作一个两里格的巡行，忽然他听到他的一个随从和軍营里的一个女厨师談起罗默罗中尉即将被枪决的事；那个随从是一个很容易引人同情的孩子，他的同事和一般士兵都喜欢他。

这个凑巧的机会，使上校能够改正值日上尉搞出的这个錯誤，这个錯誤主要是因为上校发布命令时用的字句太簡单，所以下属誤把那睡兴方浓的人当做了杀人犯。

上校沒有和随从說一句話，立刻快馬加鞭走向軍营；到达时正好是上午十一时，罗默罗中尉还認为他很快便会去拜見上帝了。

当时，翁塔奈达正在軍营里逍遙自在，和其他軍官們共同怜憫罗默罗等待着的那个悲慘的結局。最后，終于找到了他；两小时以后，凶手償付了他的血債；要求报仇的公众得到了滿足。

5

在这里，我們便得到了“絞索拉人”那句民間成語的道德涵义。

假使翁塔奈达沒有自己去請求委任，也許托里科将軍根本不会知道有那么一个坏蛋，不会过問那宗案件，也不会采取这个严格的合乎正义的措施，来重新整頓了軍队的紀律。

甚至便是死刑室的錯誤也可以挽救他，因为有四小时的时間，尽可供他逃走。

但是，我們看出来，毫无怀疑的余地，“絞索”确实是可以“拉人”的。

貢默茲修士的蝎子

献給卡西米罗·普里厄多·伐尔台斯

我正在开始；
我願意开始，
看看这一开始，
我能否眞正开始。

在那时候，那就是說，当我还是个年輕人的时候，我时常听到老太太們为估計一顆宝石的价値和价格而这样叫喊着："这一顆的价値等于貢默茲修士的蝎子了！"

我有一个女孩子，好到极点，眞是朵优美的鮮花，海上的浪花，她的一双眼睛那么灵活，那么刁滑，比两个法院录事更有过之：

这小姑娘好象
天空初亮时
拂晓的晨星。

对这个漂亮的孩子，在我做父亲的溺爱中給她取了个"貢默茲修士的小蝎子"的渾名。普里厄多，我的朋友和同伴，在这篇传說里，我想解释一下老太太們的上述說法，以及我用以称贊我的安海利卡的恭維話的意义。

裁縫以裁縫来还債；我除了写下这三段东西以外，也沒有其他方法来償还欠您的文字債了。

1

他是与那勇敢的皮皮凌第卡的堂胡安以及圣佛兰西斯科·索朗諾同时代的一个修士；他在利馬圣芳济会神父們的修道院的診所或医院里充当餐厅管理員。一般老百姓称他做貢默兹修士，修道院的紀录称他为貢默兹修士，在传說里也称他是貢默兹修士。我相信就是在罗馬为了他而举行的列福典礼与謚圣文件中也沒有用其他的名字。

貢默兹修士在我国做了很多的奇事，他自己并沒有感觉到，而且也滿不在乎，好象不喜欢那些事情一样。他把那些毫不怀疑地罗苏地述說奇迹的人，称为奇迹販子。

有一天，他經过一座桥梁时，一匹野馬把騎士掀倒在石板上。这个不幸者失掉了知觉，脑袋撞破了，口鼻噴出鮮血。“摔破了脑袋，摔破了脑袋！”人們大叫着，“赶快到圣拉扎罗那里去求取圣油！”

貢默兹修士鎮靜地走近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把他的教会制服的腰带放在伤者的嘴上，祝祷三下，这个头破血流的人无須医藥，居然一跃而起，好象沒有受伤一样。

这时周围响起了喧嘩叫嚷。

“奇迹，奇迹！貢默兹修士万岁！”无数的旁观者大喊着。

在热情奔放之中，他們想把他抬起来游行。他为了避免群众的热烈恭維，赶快跑回他的修道院，把自己关在他修道的小房間里。

圣芳济会的記录里关于这件事的写法有些不同。据說貢獸茲修士为了逃避他的贊美者，升到天空，从桥头飞到修道院的塔上。我不否定这个說法，也不肯定它。这也許是眞的，也許不是眞的。既然所談的是奇迹，我就不浪費笔墨来卫护或駁斥。

有一天，貢獸茲修士很想做出些奇迹；他就走出修道小室，走向診所，在那里遇着佛兰西斯科·索朗罗。他躺在一张长凳上，患着严重的头疼。修士停住脚步，对他說：

"神父，你很虛弱，应当吃点东西。"

"兄弟，"这圣僧回答，"我沒有胃口。"

"可敬的神父，你应当努力进餐，即使只是一点点。"

餐厅管理員那么坚持着，病人为了摆脫那已經近乎胡鬧的糾纏，想出一个应付办法，就是問他要即使是总督也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那已經不是滿足欲望的适当季节了。

"兄弟，我只想吃两尾珍貴的鱸魚。"

貢獸茲修士把右手伸进左边的袖子里，拿出了两尾鱸魚，新鮮得好象刚从海里出来的一样。

"神父，这里是你的魚，願它們帮助你恢复健康。我就去煮。"

因为吃了經过祝福的魚，圣佛兰西斯科的病霍然而愈，好象由于符咒的魔力一般。

我偶然叙述的这两件奇迹，似乎并不是被虫蛀坏的草叶。关于我們这位修士的其他奇迹，还有許多，讓它們就停留在我的墨水瓶里吧，因为我并沒有准备叙述他的生平和奇迹。

但是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想指明，在这个今日仍然作为診所的小修道院里，它的第一間小房間的門上，挂着一幅表示这两个奇迹的油画，上面有如下的題字：

"可敬的貢獸茲修士，一五六〇年生于厄斯特萊瑪杜拉，一

五八〇年在楚吉薩卡进入教会，一五八七年到利馬。——他任看护士四十年，做尽了好事，得到上天的恩宠和賜予。他的一生是一連串不断的奇迹。一六三一年五月二日，以道行圓滿而升天。次年，他的遺体安置于阿朗扎佐的教堂，一八一〇年十月十三日迁移到主坛下面的地下墓室，那里是修道院神父們的安葬处。在迁移骨殖时，在場的有堂巴尔托洛默·馬利亚·厄拉斯博士。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姆·扎姆第奥修复了这个可敬的画象。”

2

一天早晨，貢默兹修士正在他的小室內默坐沉思，有人輕輕地敲門，以訴苦的声音說：

“感謝上帝……讓荣耀归于我主！”

“永远永远，永远如此。兄弟，請进来。”貢默兹修士这样回答。

一个衣衫相当襤褸的人走进了这个极端簡陋的小室；他是一个为貧劳所折磨的人的典型，但从他的面容上可以看出老加斯蒂利亚人的有名的忠厚。

小室里的家具只有四把牛皮椅子，一张污秽的桌子，和一张矮长凳，上面沒有褥子、被单或套子，只有一块当做枕头用的石头。

“兄弟，請坐，請你把来意爽快地告訴我。”貢默兹修士說。

“神父，我不是一个缺德的人……”

“一看就知道，我也願意你坚持下去，因为这样会使你在尘世得到良心的平安，而到另一世中去享受幸福。”

“我是一个杂貨販子，有着家庭的負担；我的买卖无法发展，

并非由于我偷懒和不精明，而是由于資本不够。”

“兄弟，我很高兴，对于忠厚勤劳的人，上帝是会給予帮助的。”

“但是，神父，直到现在，上帝对我还是充耳不聞；如果他迟迟不帮助我……”

“兄弟，不要失望，不要失望。”

“我曾經走到許多人家去請求借我五百杜洛，但到处都碰釘子。昨晚我思索很久，我这样对自己說：‘啊！赫洛摩，打起精神，去向貢默茲修士借錢吧；虽則他是个托鉢僧，是貧穷的，只要他願意，他总会有办法把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便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恳求您大发慈悲，把这么些小东西借我六个月，我敢保証下面这首詩不会是为我而写的：

在这个世界里
有些皈依圣徒的人；
他們的感恩
与奇迹的久暂相等；
一个恩惠
总是拯救了不知感恩的
忘恩負义的人。”

“孩子，你怎么会想到，在这間可怜的小屋里会找到那么多的錢呢？”

“神父，我不知道怎样正确回答您的問題，但是我有信心，您不会讓我从这里垂头丧气地出去。”

“兄弟，信仰会拯救你。少許等我一会兒。”

說完，他把眼睛朝向小屋里空白的墙壁，看見有一只蝎子正

在窗格上慢慢爬行。貢默兹修士从一本旧書中抽出一頁，走到窗口，輕輕地捉住了这只昆虫，把它包在紙內，轉身对那个加斯蒂利亚老头兒說：

“好人，拿了这顆宝石去典当吧；不要忘記在六个月內还給我。”

杂貨商滿口道謝，向貢默兹修士告別，如飞地走到一个高利貸者的店鋪里。

这顆宝石是极好的，至少也是摩尔王后的眞正宝石。这是一根胸口飾針，鑲成蝎子形状。蝎身是一块华丽的新綠玉嵌在黃金的底板上，头是一顆巨大的金刚石，上面鑲两顆小紅宝石当做眼睛。

高利貸者是一个識貨的內行，看到这顆宝石，起了貪心，他答应出两千杜洛。但我們的西班牙人只想押借五百杜洛，以六个月为期；他当然要付出犹太人那样的重利。借据签字以后，高利貸者渴望宝石的主人有一天还需要更多的借款，这样，加上新的利息，他就会变成这顆由于其內在优点与美丽外观而价值連城的宝石的主人。

由于得到了这一笔小小的資本，他的生意兴旺起来，在六个月到期时，他居然能够把抵押品贖出来，放在同一张紙內，交还給貢默兹修士。

修士接过蝎子，放在窗格子上，祝福一遍，这样說：

“上帝的小动物，走你的路吧。”

蝎子就开始在小屋的墙上自由地走动起来了。

皺紋滿脸的老太太，

故事在这兒結束啦。

托帕达伯爵*

献給厄拉第奥·卡巴叶罗

无論是在勒扎巴尔的《貴族避役税和財产收益税》中，或者任何其他有关秘魯貴族爵位的作品中，都沒有人提到过托帕达伯爵。然而，在利馬，这个爵位确实存在过；賜予这个爵位的不是国王，却是老百姓的无所不能的意志。

一七四六年的地震，几乎摧毁了利馬宗教法庭的房屋和监獄。庫兹科的主教堂胡安·卡斯塔涅达·凡拉斯格斯·依·薩拉莎尔捐助了四万杜洛，修复了它們。国王为了报答他的慷慨，賜給他以伯爵的爵位。伯爵把这个爵位传給他的侄女堂娜佛兰西斯卡·哈維埃拉·卡斯塔涅达；她是利馬市长堂霍阿庚·台·拉摩·依·卡斯塔涅达的夫人。

伯爵夫人死后，爵位传給了她的长子堂霍阿庚·台·拉摩·依·卡斯塔涅达。他出生在烏阿拉，是金羊毛騎士团的典礼官，馬德里的居民。一八一八年末，他在那里魂归天府。这个卡斯塔涅达·台·洛斯·拉摩斯家的第二代伯爵，应該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我这样說，并不是因为讀到了他的著作，事实上也从沒有一本落到过我的手中；而是因为一八一八年九月二十

* 托帕达伯爵(El Conde de la Topada)：意即斗雞伯爵。

二日西班牙皇家学院推定他为定額的院士之一，以补伽西亚·台·拉·烏厄尔塔死去而空出来的第九席空缺。不幸的是，我們的这位同胞并沒有能够就职，因为一个月以后他便逝世了。代替他的是为摩拉丁所极端推崇的历史学家堂何塞·安东尼奥·孔德。在我們的时代，占有第九席的，在其他著名的西班牙文士中，是堂薩卢斯蒂亚諾·奥洛扎伽。

虽則我的手头并沒有伯爵先生所写的書，但是他的一个传記作者說他曾經写了和出版了下列三种書：《秘魯的一般观念》，《对阿馬特总督的贊頌》以及《卡拉巴亚概述》。

伯爵院士死时，沒有合法的直系繼承人，伯爵的爵位便由他的堂兄弟利馬人堂瑪努埃尔·第厄兹·勒格霍繼承了。他是个十足的美洲土著，浪子，賭棍和漁色之徒；总之，他是一个縱情娛乐，跳宮比昂巴舞和具有許多坏习慣的青年。任何人离他很远，便会聞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懶汉的气味。

在这里便开始了传說。

1

一八一九年九月八日，科察卡斯的小广場上，为了崇敬保护这个郊区的圣母，举行了时至今日仍然丰富多采的庆祝大会。首先是教区的一般信徒参加严肅的弥撒，重要的神父宣讀頌詞；到了十一时正，开始修道院的豪华的弥撒，到場的是利馬整个以貴族門第、財富或社会地位构成的上流人物。便是总督們，为了表示不輕視这个典礼，也都亲自出席。

在下午三时开始斗牛之前，照例先来一个"冲击"七次的斗鷄。对我們說来，如果沒有晚上的焰火、小灯籠、油炸餡餅、公牛、

公鷄和跳舞，那便不成其为节日庆祝。

此外，在斗鷄中，也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竞爭在內。

一边是有門第的貴族，另一边是有金錢的貴族，以大量金錢賭博着。在那一年，門第貴族派的首領是那位漂亮的卡斯塔涅达·台·洛斯·拉摩斯小伯爵；他收集了七只公鷄，每一只都是带鷄冠和鷄爪的暴徒。

对方，也就是群众一方的首領是堂皮奥·伽西亚；他是小伯爵的債主，帕斯科山的富裕矿主，在高等和下等商业中都享有盛誉。

下午两时正，这場游戏的評判員，教区的总监科尔帕侯爵搖起鈴来。瑪努埃尔·第厄茲·勒格霍带来了一只身材結实而脚爪內部很厚的卡齐利种公鷄。他的对方，那个矿主，展示了一只橘黃色脖子，土銅色身子的下等巴比塔斯种公鷄。

大家下了賭注。土銅色的公鷄在长久相持之后，突然飞扑下来；卡齐利鷄由于翅膀长些，飞得更高，但它心怀不良地摆脫了橘黃色鷄，故意自行投倒地上，象电鈴那样发抖。巴比塔斯趁机猛攻，即刻把它打败了。

五对更多的公鷄进入圓場决斗，但卡斯塔涅达的公鷄五次都一敗塗地，引起了观众的巨大掌声，因为他們是很少同情，或者完全不同情貴族这一群的。

2

堂瑪努埃尔·第厄茲·台·勒格霍·依·卡斯塔涅达气得几乎連天灵盖都冲破了。这六場斗鷄的失敗使他損失了两万杜洛，大大影响了他本来极不充裕的財产。他完全破产了，几乎变

得要靠别人的施舍来过日子。

如果在最后一場也斗輸了，那就是說，如果民众这一方面获得了各場全胜，这不幸的人会怎么样呢？

第七場的斗鷄是靠嘴啄，与以前各場靠爪距的刺不同。为了这一場决斗，小伯爵准备了一只曾經得到过比拿破仑所得到的胜利还要多一些的公鷄。它的羽毛是栗棕色或干辣椒紅色的，头部凸凹不平，好象烂了，頸項白色；它高聳屹立，得意洋洋，比圣迈克尔还要神气些。

矿主的公鷄是猫头鷹种，距大爪黄，是杂种公鷄和新地母鷄交配而生的兒子；虽然身骨强壮，但形状难看，見了对手，就咯咯地啼叫，好象哭着寻找躲避的地方。这个情况鼓舞了失敗一方的精神，把賭注增加了三倍。

滑鉄廬大战便要开始了；虽然民众和商人并不都很贊成那只猫头鷹种公鷄，但自爱的心理还是使他們沒有拒絕下注。

前进吧，向前进！
上帝的仁慈是伟大的！

任何人，包括我在內，都会願意以八比七押在白頸公鷄那一面的。

一綫希望振奋了堂瑪努埃尔的精神，他对矿主說：

“朋友，你有沒有勇气接受我一个賭注？”

“随便你賭什么，上帝保佑，只要認真說出来，我都接受，”这个被邀的人耐心地回答，“你說吧。”

“我以我的伯爵爵位和今天下午我所輸給你的全部金錢打賭。”

“我賭，”矿主回答，“拉手吧，亲戚。”

这两个对头当众握紧了手。

两个敌对的小动物在圓場內自由行动了。它們彼此横着眼睛斜視着，好象願意又好象不願意一样，一个在估量另外一个，一会兒干辣椒色的得到了一步的进展，一会兒大爪距的向一边移动着，这样长久地相持不决，使观众們屏息无声，說不出地提心吊胆。

烂头似乎在对猫头鷹說：

你不要从側面看我，
　那是叛徒們的看法；
你应当面对面地看我，
　那是君子們的看法。

黄脚似乎是这样答复着：

你不应当以魔鬼似的眼睛来望我，
你应当以上帝給你的眼睛来望我。

轉瞬間，拿破仑扑到对方身上，那一只便蹲伏下来，巧妙地在它尾巴底下逃过去，等到对方落下来时，就着力而迅速地把它掀倒，同时以右爪挖出了对方的左眼珠。

三分鐘后，威灵頓高唱了雄鷄报晓的胜利之歌。

3

第二天，在教区的公証人堂何塞·馬利亚·罗薩面前，双方签署了文件，把卡斯塔涅达·台·洛斯·拉摩斯的伯爵爵位轉讓給堂皮奥·伽西亚。他把文件送到西班牙去，請求国王弗南

杜七世批准时，审慎地附送了大量的黄金。

当然，他沒有忘記附送他的血統純洁証明文件。因为請求者是阿斯杜里亚斯人，这个証明文件便更容易組成了，那便是說，他生下来本来便是貴族。在那个特殊区域生下来的人，一出娘胎，額头的一半便刻着"堂"这个字了。

国王的批准到得太迟，那就是說，圣馬丁和起义者已經占領了总督府。这张王上的詔書似乎落到了蒙特亚郭多的手里，他把它拿到蜡烛旁边，連同一根紙烟一起烧掉了。

那些从来都不缺乏的嫉妒者，便称呼矿主（由于爱国，由于納稅，也由于娛乐和装紳士架子，他的家境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叫"托帕达伯爵"。这个伯爵一直活到一八三三年。在那年，天国里那位听見人們談起公鷄就象見了紅辣椒一样的圣彼得，給他吃了閉門羹，彷彿說：在我这門里，那些斗鷄的人是沒有座位的，而且……

嘤！嘤！嘤！
芹菜加胡椒，
再来点兒香菜。

康特拉克的喇叭手*

献給拉斯泰尼阿·拉里瓦·台·約納

在胡宁战役中，爱国軍和王軍的騎兵作过猛烈的战斗。

只有一次手枪的射击（在胡宁战役中沒有用掉更多的火藥）和半小时长矛和軍刀的揮舞。与其說是人的战斗，不如說是馬的战斗。

康特拉克带着发号令的喇叭手，跑遍了战場，喇叭不停地吹着“冲杀”的訊号。

那个喇叭似乎具有无所不至的能力。到处都听到它的回响；好象最后审判时象征的号角。“在左边，在右边，在中央，在后方，到处都是喇叭声。只要它还在响，胜利是不可能的。光是这个西班牙喇叭，便阻挠了决定性的成功。”（卡彼雅·托勒多①。）

奈科彻亚和米耶派遣了一些队伍，四处寻找，唯一的目的是要停止那可恶的喇叭声。

这样做沒有用处。那个預报恶兆的喇叭不停地吹着，它的回声在爱国軍的騎兵中越来越发生了坏作用；騎兵开始騷动起

* 康特拉克（Canterac）：是1824年胡宁战役中指揮西班牙王軍的一个法国籍将軍。

① 卡彼雅·托勒多（Capella Toledo, 1838—？年）：哥倫比亚作家和軍事家，著有《詩篇》（1868年），《何塞·安东尼奥·拉米來斯司令传》（1879年）等書。

来。

正为創伤所折磨的奈科彻亚，从馬上摔了下来，他对埃朗上尉（后来是哥倫比亚的将軍和总統）說：

“上尉，讓我死吧；但是赶快去停止这个喇叭声。”

王軍騎兵逐漸得到优势，一个軍曹叫索托的（利馬人，一八八二年死时担任着指揮官）俘虏了奈科彻亚，把他放在战馬的屁股上面。

可以說失敗是注定的了。印加人的太阳被侵蝕，玻利瓦尔的星星黯淡无光。

忽然間，那个有魔力的喇叭停止发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新成立的秘魯騎兵营，被俘的将軍因为他們缺乏經驗，沒有要他們上陣，这时突然很勇敢地进攻虛驕的胜利者的側翼和后面，于是战斗又熾烈起来。失敗的一方重新部署一番，抖擻精神，向西班牙騎兵直冲。

奈科彻亚将軍也再度兴奋起来。

“祖国胜利万岁！”他对那一小群把他当做俘虏押送的王軍兵士說。

“国王胜利万岁！”索托軍曹回答。

“不会的！”勇敢的阿根廷将軍坚持着，“已經不再听見康特拉克的喇叭声了，你們被打敗了。”

事实确实也是这样。秘魯宣布了反敗为胜，奈科彻亚也重新获得了自由。

“哥倫比亚的騎兵万岁！”一个指揮官走近玻利瓦尔，叫喊着。

“秘魯的騎兵万岁！”目击战斗进行时全部事态的解放者这样答复。

埃朗上尉捕获了那个从不疲劳的康特拉克喇叭手，就在战場上把他交給奈科彻亚将軍。这位将軍，由于新近不幸的事件引起的刺激仍然留在心头，或者是由于創伤的痛苦引起的恼怒，不加思索地說：

“把他枪毙……”

“将軍……”埃朗打断了他的話。

“或者把他送进修道院，”奈科彻亚接着說，好象說完了那句話。

“我的将軍，我願意做修士，”俘虏急忙答复。

“你能发誓对我保証嗎？”奈科彻亚坚持着。

“我发誓，我的将軍。”

“那么，你自由了。把你的斗篷改成修道衣。”

独立战爭結束后，康特拉克的喇叭手在波哥大穿着修士的衣服，住在圣迪埃戈修道院里。

历史上称他为特納神父。

“保护夫人”和“解放夫人”

（历史专論）

1　堂娜罗薩·康普桑諾

我这个传說作家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是一个預科学校的学生。

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个和我年龄相同的孩子，他是堂胡安·温尼赫尔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圣奥古斯丁城普拉特罗斯街一家殷实的皮革商号的主人。我的同学名叫阿勒罕德罗，是一个很好的孩子；长大以后，做到了上尉，死在我們的一場不幸的內战中。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和我很要好，假日，我們經常在一块兒頑耍胡鬧。

阿勒罕德罗是一个寄宿生，每逢星期日回家。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冷淡的德国人，在他的家里，从来沒有看見过女人裙子的影子；为了寻找游伴，我时常到那里去，心里总認为阿勒罕德罗是一个早年丧母的孤兒。

在任何学校里，总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喜欢說些坏話，或者难听的話，而学生之間的爭吵又很頻繁。阿勒罕德罗某次和另一个孩子吵嘴，这个孩子以非常輕蔑的神气对他喊着：

“住嘴，保护者！”

孔武有力的阿勒罕德罗向他一拳打去，打掉了他的一只牙齿，这样便塞住了他的嘴。

我坦白地承認，在我半幼稚的浅薄思想中，我完全沒有把那个字推敲一下，也不認为它有什么損害。事实是，我忽視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怀疑同学中的大多数也是如此。

“保护者！保护者！”我們大家咕噥着，“为什么这孩子会那么大动肝火呢？”

眞的，我們中間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这样小小的一句話而把一个同学打得吐出血来。当然，每个人都是有上帝給他的脾气的。

一天下午，阿勒罕德罗对我說：

“来，我想介紹你認識認識我的媽媽。”

果然，他就把我带到了国立图書館大厦的楼上；当时的图書館长是那著名的維希尔先生，他讓三四家貧苦人家住在那里，不收房租。

在有两間房間的公寓里，住着我朋友的母亲。她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相貌非常可爱，瘦瘦的中等身材，顏色白得如同雪花石膏一样，一双蓝色而有神的眼睛，小小的嘴，柔軟的手。可以想象，在二十年前，她的美丽和俊雅必然曾經使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使許多青年男子为她神魂顚倒。

她走路时，少許有一点不便，拄着一根手杖。

她的談話是有趣的，不少是利馬的趣話，虽然我有时覚得她似乎有一点驕傲，因为她那么用力地寻求风雅的字句。

我認識她时，大概在一八四六年或四七年。在独立战爭时期的家庭記事中，她曾經被称为“保护夫人”。我想在这里为她写一篇专論。

一七九八年，罗西塔·康普桑諾① 在瓜阿基尔出生。虽然她的家境幷不特别好，但她的父母还是費尽心力教育她；在十五

岁时，她跳起舞来，犹如东方的舞姬，唱起歌来，犹如神話中的賽冷；在大鍵琴和六弦琴上，她可以弹出当时的所有流行的音乐。由于她有这些吸引人的品德，再加上她的美丽和年輕，显然，崇拜她的人会有如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这个女孩子是有野心的和富于幻想的，据說在十八岁以后，她不願做一个摯爱她的穷人的妻子，而宁願做一个由于虛荣而把她当做一顆珍貴宝石看待的富人的情妇。她不喜欢布裙荆釵，而酷爱綾罗綢緞，炫耀珍珠宝石。

一八一七年，罗西塔随着她的情夫搬到利馬；他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西班牙富翁，他所欣賞的，是把所有的夺目奢侈品环繞着他的情妇，来滿足她的癖好和幻想。

康普薩諾住在圣馬尔塞洛街；不久，她的华美客厅变成了上等青年的集会中心。彼伽·台尔·倫伯爵，圣胡安·卢里岡乔伯爵，維雅弗尔特侯爵，圣东納斯子爵和其他一些贊成革命的貴族；以及波基，加拉加斯人科尔丁勒兹，桑显斯·卡尔里翁，馬里阿特基，和其他許多主张独立的著名阴謀家，构成了罗西塔的沙龙。女人本来是热爱所有的伟大理想的，因此，她也变得热爱"祖国"了。

自从圣馬丁在皮斯科登陆以后，堂娜罗薩便和这位卓越的阿根廷人不断通信。她那时还是多明各·特里斯湯将軍的正式情人，而特里斯湯和这位文雅夫人的另一追求者拉·馬尔将軍还是在王軍中服务的；有时他們当着她发表政見，她知道了他們的意見，就利用这种机会，把听到的話告訴了圣馬丁。据說便是拉瑟尔納总督也崇拜她，王軍的許多秘密計划就都从堂娜罗薩

① 罗西塔(Rosita)：即罗薩(Rosa)的爱称。

的家里传到了烏阿烏拉爱国人士的軍营中。

那时，努曼西亚軍营的有声望的指揮官托馬斯·厄勒斯，由于两位神父朋友的劝导，有意参加革命，但是狐疑不决。堂娜罗薩的魔力决定了他的趋向，奴曼西亚軍营的九百名官兵就加入了共和队伍。从那个时候起，西班牙在利馬的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一八二一年初，应該在卡拉俄炮台发动一場革命，堂娜罗薩奉命运动康塔勃里亚軍营的指揮官堂胡安·桑塔雅和爱国人士联系。但是这个孔武有力、单憑三个手指可以屈折一枚銀币的桑塔雅临时反悔，和朋友們断絕了关系，反而把秘密报告总督；只是保持了一点高尙风格，沒有指控任何同謀者。

圣馬丁跟他的部长蒙特亚郭多和解放者玻利瓦尔不同，不願在利馬讓人談論他的风流韵事。他和康普桑諾的关系是严守秘密的。当着群众面前，他从来沒有和情妇在一起过。但日光底下是什么也遮盖不了的，多少总有一些被人們知道，因此人們便称这位女英雄为“保护夫人”了。

圣馬丁組織了一个“太阳騎士团”，于一八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命令规定一百一十二名俗界“女騎士”，三十二名修女“女騎士”的名額，当选的是利馬十三个女修道院里的最著名妇女。在第一种“女騎士”中，有圣伊西德罗伯爵夫人，維伽伯爵夫人，托尔勒-塔格勒侯爵夫人，卡薩-波扎侯爵夫人，卡斯特穆·依·卡薩·蒙尧茲侯爵夫人。

旅行家斯蒂文生是科奇朗爵士的秘書，因此，他也和他的長官一样，憎恶圣馬丁。一八二九年，他在倫敦出版了一本《旅居南美二十年的历史記叙》。在这本奇妙和有趣的作品的第三卷里，他批評保护者曾經以代表“女騎士”的尊严的紅白两色綬带

授与他的"情妇"康普桑諾。这个綬带上面写着下述金字："給最通情达理的妇女的爱国主义。"似乎在独立的黎明，"通情达理"是很时髦的。

如果我不討論成立一个反民主的騎士团爵位是否适宜，而单純注意事实，我发覺斯蒂文生的批評是不公道的。无疑的，任何其他的女騎士，对解放事业，都沒有作出象堂娜罗薩那样伟大的貢献。在論功行賞的时候，我們不应当对她忘恩負义，一笔抹杀。

圣馬丁脫离政治生活以后，堂娜罗薩·康普桑諾的星星也随着逐漸晦暗起来。另外一顆女星星却跟着玻利瓦尔在发光。

到了后来，年龄或者加上失望，使这个女人变得衰老了，而謀生也非常困难了，秘魯議会就拨了一笔不很多的养老金，給"太阳騎士团"的这个女騎士。

2 堂娜瑪努埃拉·薩恩茲

一八五六年，我在洛阿战艦上当会計員，那时战艦正停泊在帕伊塔港；这个港的海湾风平浪靜，卫生条件也很好，但是对我們海軍軍官們来說，却并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家屬俱乐部里，我們得到适当的社交机会，但那地方非常窄小。反过来說，对于一个普通的水手，因为帕伊塔港的馬因托彼区有許多乐意款待客人的女性(在当时說是便宜，但其后果却非常昂貴)，簡直是第二个天上的乐园；在那里还有堂何塞·彻皮托的厨房所做的討厌的家乡菜；他是帕伊塔永远聞名的人物。

我很少上岸；我宁願留在船上，欣賞書籍或者和船上的同伴們愉快地聊天。

一天下午，我和一个法国的青年售貨員，在眞正滿是砂石的街上散步。在教堂附近，我的同伴停住了脚步，对我說：

"堂里卡陀，你想認識帕伊塔最好的事物么？我願意介紹你去，而且保証你必受欢迎。"

我以为他想介紹我認識某个漂亮姑娘；那时候我还只有二十三岁，心灵是放縱的，身体也需要頑皮作乐，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

"随便去哪里都行，法国人。走吧，不要躊躇。"

"那么，走吧，亲爱的。"

我們走过半条街，我的免費向导在一所外观簡陋的小房子門口停了步。客厅里的木器毫不掩飾地显示着貧穷。一把寬闊的皮制有輪搖椅，搖椅旁边是一把用亚麻布作垫子的靠背椅；客厅中央是一张大方桌，十二把用蘆葦或灯心草織成垫子的小椅子，其中有几把已經不能坐了；在一个角落，有一个放置盘碟餐具等的粗糙柜子，对面，是一张瓜阿基尔式的舒适吊床。

在有輪搖椅上面，庄严地坐着一位年約六十岁的老太太，好象皇后坐在宝座上面一样。她的衣服簡单，但很整洁，一看便知道这个身躯在較好的日子里曾經穿过綢緞和天鵝絨。

她是一个肌肉丰盈的女人，一双黑眼炯炯有神，好象集中了还留存的剩余的生命之火；圓圓的脸，貴族式的手。

"堂娜瑪努埃拉夫人，"我的朋友說，"我介紹这个青年海員和詩人来拜訪你，因为我知道你会願意和他談詩的。"

"詩人先生，我很欢迎你到寒舍来。"老太太回答。她对我說話时，音調很特别，使我預測到这位老太太以前一定是在上流社会中生活的。

她以充滿客气的自然的姿势指給我一把椅子。

那天下午我們所談的都是严格的客套話。她的音調，有几分表示她是一个慣于发号施令、意志坚强的优秀妇女。她是一个好活动的妇女的十足典型。她的字句是流利的，清楚的，一点不放肆，但是充滿着幽默。

自从那一个下午起，我就覺得帕伊塔可爱起来；每次上岸时，我总要去和堂娜瑪努埃拉·薩恩兹作一小时的有趣味的談話。我又記得她总是給我一些糖果吃，那是她自己在搖椅附近的一个小鉄火盆上做的。

許多年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便瘫痪了。一个忠实的女僕替她穿衣脫衣，把她放在搖椅上，推她到客厅里。

当我把談話引入回忆历史事件的范圍时，当我想从堂娜瑪努埃拉那里知道一些有关玻利瓦尔，苏克勒，圣馬丁，蒙特亚郭多，以及她所認識的和她有过亲密交情的其他人物的秘密事情时，她总是巧妙地避而不談。她是不喜欢回忆过去的，我甚至怀疑她这样避开有关过去的一切談話，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堂娜瑪努埃拉是在一八五〇年搬到帕伊塔来的。自此以后，許多到欧洲去或者从欧洲回来的有名的或重要的旅客，当輪船停泊在帕伊塔港时，为了想認識这位曾經牢牢鎖住玻利瓦尔的太太，专門上岸拜訪她。开始时，堂娜瑪努埃拉高兴地接待他們，但是不久她明白了这些拜訪者只是为了要滿足无礼的好奇心，她决定以后只接見邻居中亲密朋友所介紹的宾客了。

現在我們略述一下我們这位朋友的传記。

堂娜瑪努埃拉·薩恩兹出身于一个很过得去的家庭，上世紀的最后几年中，在基多誕生，在那里的一个女修道院里得到了教育。她比她的同胞，那位在瓜阿基尔出生的堂娜康普桑諾大

約要大两三岁。一八一七年，她和一个英国医生堂哈伊默·曹尔梅結婚，几年以后，随着丈夫来到利馬居住。

不知怎样一来，她和丈夫鬧翻了，又回到基多；我不能确定逃說她回去的日期，但应当是在一八二二年之末；因为在"太阳騎士团"的一百十二个女騎士中，赫然有堂娜薩恩兹·曹尔默的名字，无疑的，她是最受称贊的爱国女志士之一。

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苏克勒在毕欽却打了胜仗；接着解放者来到基多；在那个时期，开始了和美丽的瑪努埃利塔①的恋爱关系。相爱之后，她是唯一能够管住这位多情和易变的玻利瓦尔的女人。

解放者住在秘魯的第一年时，这位堂娜薩恩兹在厄瓜多尔完全投入了政治旋涡。某次，她手持长矛，率領一队騎兵，鎮压了基多广場上街道上的一次叛乱。

在阿雅庫乔战役之前不久，瑪努埃拉夫人到烏阿烏拉去和解放者重聚。

陆軍的全部将軍們，包括苏克勒在內，以及那时的重要人物，都对薩恩兹很客气，如同对玻利瓦尔的正式配偶一样。只有女太太們看不起这个情妇，但她却一点也不在乎，她沒有兴趣要在同性中获得同情和爱戴。

玻利瓦尔回到哥倫比亚去以后，堂娜瑪努埃拉仍然留在利馬；但当布斯塔芒特在哥倫比亚发动革命，反抗玻利瓦尔的終身領袖职位时，整个秘魯也有了响应；薩恩兹女扮男装，冲进一个軍营，企图煽动那一营的軍队。她失敗了，新政府要她离开秘魯，于是她开始旅行，直到她到了波哥大和玻利瓦尔相聚。在那

① 瑪努埃利塔(Manuelita)：是瑪努埃拉的爱称。

里，玻利瓦尔和他的情妇过着亲蜜的生活，完全是正式夫妻一样的生活，波哥大社会对于这样大的丑事，只好假装不看見。这位夫人和她的情夫正式住在政府的官邸里。

上帝把保全解放者生命的任务留給薩恩兹，因为在九月派打进官邸的那一晚，堂娜瑪努埃拉强迫玻利瓦尔从一个阳台上沿繩溜下；看到他已經安全到达街上时，她亲自出面来对付暗杀分子，她以繁瑣的詢問纏住他們，哄騙他們，直到她的情人离开了危险地带①。

堂娜瑪努埃拉是一个心地非常宽厚的人。政变平定以后，軍事法庭把犯人中曾經对她施行无礼的两个人判处死刑，她却請求改为驅逐出境。玻利瓦尔最初拒絕了她的請求，但她刚毅地坚持着，結果这两个人的生命得到保全。从来沒有一个情人能够这样地为一个俠义的行为而很好地利用她的力量！

玻利瓦尔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逝世。許多年以后，秘魯議会（就我所知，还有旧哥倫比亚的三个政府之一）通过，給"解放夫人"以終身养老金；她的这个外号直到当代的历史称她为堂娜瑪努埃拉时还存在着。此外，她年老时，她也不厌恶别人那么称呼她；好几次，我看見人們以很自然而簡单的語句这样問着："解放夫人住在这里么？"堂娜瑪努埃拉微微一笑，回答："請进来。你有什么事情想見解放夫人？"

为什么玻利瓦尔的情妇要搬到秘魯这个很凄凉的小村庄来居住，并且老死在这里呢？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詢問这个可怜的瘫痪者。她說，她选择帕伊塔，是由于医生的劝告；医生認为

① 九月政变的領袖之一堂弗洛倫丁諾·貢扎勒兹这样写道："一个漂亮的妇女走出来，手里拿着利剑，以可敬的坚强精神問我們要干什么。我們之中有一个对她进行威胁，但我阻止了他。"

"沙浴"可以使神經恢复失去的弹性。有人曾經这样写过，說堂娜瑪努埃拉由于驕傲，不願意回到大城市里居住，因为在那些地方，她曾經被視为光輝夺目的星球，所以怕受到报复性的侮辱。

堂娜瑪努埃拉搬到帕伊塔居住时，她的丈夫堂哈伊默·曹尔梅已經去世，并且是死于非命的。曹尔梅和一个堂厄斯科巴尔合作，在烏阿伊托經营一个庄园，为了产权問題，曾和堂胡斯托·厄尔塞耶斯上校有过激烈的争吵；后者認为那是他母亲遺留給他的財产的一部份，他也有权享受。一八四〇年或一八四一年的一天下午，曹尔梅挽着一个好女僕的手臂在庄园的一个小径上散步；大概是由于堂娜瑪努埃拉对他这样不忠实，使他伤了心，而女僕却給他安慰吧。突然間，有三个带着面具的人向他扑来，用刀把他刺死了。一般輿論(时常是錯誤的)認为凶手是厄尔塞耶斯指使的。两三年以后，厄尔塞耶斯也不曾得到好死，因为他領导一次政变，反抗总統維德尔将軍的政府，在烏阿拉兹被枪杀了。

3 "保护夫人"和"解放夫人"

我很幸运地認識了圣馬丁和玻利瓦尔的情妇，并且和她們談了許多話；我确定地知道她們之間的基本差别。不論是在身材方面或精神方面，她們正是两个相反的典型。

康普桑諾是一个感情敏銳的女人，具有女性的一切弱点。在罗薩的心的深处，是一个眼泪和柔情的儲藏庫，上帝也使她享受了母子之爱，这是薩恩茲所沒有得到的。

堂娜瑪努埃拉是自然的一个錯誤，上帝把她雕刻成了女性的形式，但賦予她男子的精神和願望。她不知道哭泣，发起脾气

来，犹如个性很强的男人。

"保护夫人"喜爱家庭和城市生活；"解放夫人"则时常在紛紛扰扰的軍队和野营中。前者出門时总是披着絲头巾，后者却时常以男人的姿态騎着驃悍的战馬，带着两名哥倫比亚的驃騎兵做卫队，穿着紅色的有金飾带的軍服，白色細天鹅絨的叉口有扣子的长褲，出現在基多和利馬的街上。

薩恩兹看不起女性；康普桑諾則以自己是一个女人为光荣，她穿起衣服来，很講究时髦，而薩恩兹則穿着裁縫做好的現成衣服。堂娜瑪努埃拉經常佩带两个金鑲或珊瑚嵌的圈子做耳环，而康普桑諾則喜欢显示大量的精美宝石。

前者受过修女和修道院严肃朴素生活的教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后者的童年是在动蕩社会中度过的，是一个虔誠的宗教信徒。

前者控制了自己的神經，即令在枪林弹雨中，面对着染血的枪和剑，或者刺客的利刃，还是保持鎮靜和勇敢。后者則和其他慣于把衣服从头上套进去的宝貴和娇弱的生物一样，遇到猫头鷹哇哇地預报凶兆或小鼠受惊狂奔，就会大吃一惊，手足无措。

康普桑諾用英国最好的香水洒手帕，另一个却用男人用的馬鞭草水。

甚至便是在文学嗜好方面，她們也完全不同。

当专制制度和宗教法庭恢复时，有些愚蠢的醉酒的暴民围繞着乘坐在大馬車里在馬德里招搖过市的西班牙国王弗南杜七世，高呼"国王万岁！""鎖鏈万岁！"国王以狡猾的姿态答复："孩子們，你們要求鎖鏈嗎？不要叫嚷了，只要开口，我便会使你們满意。"那时候，堂娜罗薩·康普桑諾的大名也載进了利馬宗教法庭的黑名册中，因为她曾經讀过《厄洛伊斯和阿貝拉》① 以及

其他的淫書。那一年，利馬有无数的这类小册子；正因为家长們发动抵制，阻止这种淫書流入家庭，反而使得这些書大受注意；甚至有些假冒为善的女人，为了在四旬节主持忏悔的神父面前有材料做忏悔，也紛紛閱讀起来。

那多情的阿里阿扎和那最甜蜜的默棱德茲是罗西塔的詩人。堂娜瑪努埃拉的閱讀嗜好便是那么不同！她閱讀塔西托斯和普卢塔克的著作；她閱讀馬里阿納神父所写的半島历史和索利斯与伽尔西拉索所写的美洲历史；她热爱塞万提斯的著作；对于她，除西恩弗厄戈斯，欽塔納和奥尔美杜以外，沒有其他的詩人。她能流利地背誦《胡宁之歌》，以及《彼拉約》的全部公开演說。由于年龄的关系，她的眼睛有些浮肿，但当你朗誦她所喜爱的詩人的作品时，它們便会大放光輝。在我認識她的时期，她所喜爱的讀物之一，便是秘魯人伐尔台斯所翻譯的美丽的《詩篇》。堂娜瑪努埃拉开始傾向禁欲主义，从前的理性主义的热力逐漸蒸发消散了。

毫无疑問，罗薩·康普桑諾是一个道地的女人；我敢說，如果在她的盛年时，我也是个青年，我准会做她的求爱者……柏拉图式的求爱者之一。薩恩茲即使在她还是一个美人的时代，也只能引起我对她发生尊敬的友情，犹如她年老时我所具有的那种感情一样。

康普桑諾是女性中的女性。

薩恩茲却是女性中的男性。

---

① 《厄洛伊斯和阿貝拉》(Eloísa y Abelardo)：指描写十一世紀法国哲学家阿貝拉和少女厄洛伊斯的恋爱故事的書籍。

阿乔的一次“德斯彼霍”•

在阿巴斯卡尔总督的时代，产生了一連穿着閱兵制服的兵士在斗牛場內举行列队演习的习慣；这习慣的起源，可能是由于殖民地时代軍人显示軍容的虛荣心，也可能是由于总督的令人莫測高深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演习中，几乎經常都有許多的四人舞蹈，包括两脚交叉輕跳，手持横木跳舞，以及更換伴侣等等。人們称呼这种演习为“德斯彼霍”。直到不久以前，感謝上帝，由于政府的一番好意，才把这种可笑的表演禁止了。在被禁止以前，我們在“德斯彼霍”里曾經看見兵士們双膝下跪，从弹藥匣里扯出花朵来，或在地上排列成字，直到排成一个“我的情人万岁”之类，排得非常漂亮，便是办公室里的抄写員也写不出来。

至于著名的“孔科尔第亚”斗牛会，其起源就是在这个孔科尔第亚的軍营里，那些来自富豪商家或利馬貴族家庭的軍官們創造的軍人的摩尔式化装舞蹈；这种舞蹈，直到現在，仍然很受观众欢迎。

圣馬丁和玻利瓦尔是不喜欢斗牛的，但为了不夺群众之好，勉勉强强容許了軍人在阿乔广場繼續作这种表演。后来的政府甚至擢升一个設計表演一場好看的“德斯彼霍”的上尉；在那場表演中，軍人們排成了星形，三角形，圆形，五角形以及其他說不

• 德斯彼霍(Despejo)：是秘魯阿巴斯卡尔总督时代的一种娛乐，在斗牛場中举行，由兵士在观众面前列队演习。

尽的几何形状。

事实是，不論在当时或以后，总有軍人不贊成那些"德斯彼霍"，認为有損軍人的尊严，因为軍队的存在并不是为了鬧鬧嚷嚷的群众的开心娛乐。軍用操場是兵士对公众举行演习的唯一合理的地点。

我在这里想得到各位的允許而談的，便是第一个而且是最有力的一个对"德斯彼霍"的抗議。

一八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一个还差五个月方滿十五岁的淘气孩子，逃出了圣弗南杜学校，到烏阿烏拉去見圣馬丁将軍，自称也是起义者，願意杀死野蛮的西班牙人。保护者热烈地款待他，派他为努曼西亚营的見习軍官。孩子以这一軍阶参加了第一次围攻卡拉俄的一切情势变化，一八二二年一月十五日，正式接受了他所渴求的軍官級位。

載皮塔，胡宁，阿雅庫乔的历次战役，以及他参加的第二次围攻卡拉俄的百战功勋，使我們的这位小朋友在仅仅二十岁的年龄，做到了率領一連軍队的不折不扣的上尉。

一八二六年九月三日快到了，在那天，玻利瓦尔不得不回到哥倫比亚去；在那里，由于帕厄兹反抗命令，桑湯德尔不服从指揮，以及議会內部的紛爭吵嚷，把政治搞得一团糟了。

一向喜欢斗牛的利馬市长建議举行斗牛大会，为解放者送别；到了九月一日，斗牛場里，无論是包厢、正座或旁席，都坐滿了人。下午两点正，整个利馬都在那里了。

堂西蒙·玻利瓦尔带着他的政府人員到来，坐在政府席上，軍乐队奏起国歌来，这支歌，我們不妨私下說說，实在是违反民主的。那种歌頌只有在君主国家是容許的，因为它們只是对最高权威个人致敬，对共和国的領袖是不适宜的，尤其是在群众娛

乐的場合。在并不庄严的集会中，不应当演奏国歌，它不是随便滥用的。

現在我們来談"德斯彼霍"。

开路的乐队走向广場中央的斗牛士防身圓栅，接着是穿着漂亮制服的上尉和其他軍官們，率領着一队士兵，秘魯师团的一个連，走向政府席前，排开队伍，向国家領袖举枪致敬。

这場"德斯彼霍"注定是頂好的，最美的；观众如雷般地鼓掌。

举枪致敬以后，音乐停止了，上尉在軍号声中，指揮軍事术語上所謂連队練习，有如在营房中每日所作的一样。練习完了，軍号奏解散号，兵士們紛紛到观众席中找座位。

就这样完了么？可敬的观众騷动得象一个旋渦！这并不是什么"德斯彼霍"，也不是类似它的东西。这是枯燥无味的，十分枯燥无味的，沒有一点优美可言。"退回我的錢！""搶錢的騙子！""我是来看'德斯彼霍'的，我要'德斯彼霍'！""眞是搶宝石一样！""这是欺騙公众！""把那个上尉关起来！""我的錢不是这样白丢的！"上帝的上帝啊，那么多的下流話，那么多的疯狂憤怒，混乱騷动，和齐声的叫喊！

这时候，第一头公牛出場了，騎馬斗牛士厄斯特邦·阿勒东杜表演了五个优美而灵巧的动作，这样才使群众的沸騰平靜了一些，因为除了斗牛以外，已經沒有人想及其他了。

在群众的叫喊声中，只有玻利瓦尔和坐在他右边的拉·馬尔微笑着，后者說：

"上尉是有道理的。"

"我和你看法相同，将軍，"玻利瓦尔回答，"祖国养兵并不是为了表演哑剧。"

啊！我忘記把这样巧妙地反抗“德斯彼霍”的小上尉的姓名告訴各位了，請原諒我的疏忽。

他的姓名是：腓力普·圣地亚哥·薩拉維里。

一个馬基雅維里*式的美洲土著

昨天碰到了我的朋友堂勒斯梯图托。他是一个飽經世故，发起牢騷来可能轉弯抹角，也可能直截了当的人。他对我說："我的传說家先生，放下你文字上的哲学，服从我的規則吧；那就是，只有曲尺才能画成直綫，曲綫是最短的一綫，要达到目的地，兜圈子比走捷径可靠。这便是我的社会数学。"

"但是，我的先生，你疯了么？"

"如果很多人和我一样狂妄，很少人和你一样聰明，这个世界会要好得多。詩人先生，你相信当一个同胞侮辱我时，我也会和其他傻瓜們一样，直扑到他身上，撕破他的嘴唇嗎？为什么我要那么从俗呢？当别人对我們无礼时，唯一的应付办法是鼓励他繼續胡鬧下去，有一天他总会碰到对头，为魔鬼所俘虏的。我是屬于佛罗棱薩人馬基雅維里和利馬人帕哈里托一派的。"

"堂勒斯梯图托先生，請你把那个帕哈里托的故事告訴我，我願意傾耳靜听。"

"那么，請給我几根火柴和一个火鐮。我就开始。"

但是我当时并沒有忠实地記下我的朋友所說的故事，因此，最好还是根据他所說的要点，拿我自己的簡括的平凡的风格把它写出来，这对我也比較方便些。

---

* 馬基雅維里(Maguiavelo)：十五至十六世紀时意大利政治家及作家，主张不擇手段的政治斗爭。

一八七一年，帕哈里托是某軍营的軍医；那个軍营的指揮官姆·格上校，是一个勇敢得象丛林中的狮子一样的軍人，脾气暴躁，就是在社交生活中，也經常施逞他那軍人的性格。

一天晚上，上校的一个兒子生了病，在考虑延医診治时，上校相信他的軍医一定願意为他服务。他派遣一个兵士如飞地跑到軍医的家里；但这位軍医却舍不得离开被窝，对兵士說：

"請告訴上校，原諒我，我不能去，因为我正患着厉害的头疼，这时候街上很冷，而且正下着毛毛雨。"

驕傲的上校听到下屬这样推托，咬紧自己的嘴唇，发誓在将来要对帕哈里托进行报复。

几个月以后，共和国总統巴尔塔上校考虑到这是他在任的最后一年，决定把过去四年来未曾升級的軍医全部升級。

帕哈里托是二級軍医，有八年服役的資历，他呈交了应有的充分的文件，巴尔塔上校也就下令軍部擢升他为一級軍医。軍医从总統府出来，高兴得飘飘然，走回軍营，把消息告訴了其他的軍官，并且請他們喝啤酒。

上校知道了消息，走到軍部，提出了一个在科学及能力方面对帕哈里托极为不利的报告，使总統收回了原来的命令。这位指揮官回到軍营，决定扫扫軍医的兴，出其不意地不加思索地对他发出这样一連串粗魯的語言：

"不高明的医生，我刚从总統府来，我对总統說你是一个庸庸碌碌沒有用处的人。因此，升級的事現在擱下来了……你还是用你的胳膊去擦玻璃吧！"

"多謝你，我的上校，"帕哈里托平靜地回答，"你会发現这样办是正当的，合适的。我最欣賞耐心！"

上校吃了一惊，因为他以为这样向軍医挑衅，会气得他暴跳

如雷，七窍生烟，万万想不到他那么安詳地听着这个新的坏消息，犹如那冷静著名的約伯一样。

上校离开以后，一个上尉对帕哈里托說：

"上帝制造的人！你的血管里是沒有血的，只有下等的淡酒，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請听我說，我的上尉：一天下午，我經过圣塔安娜广場时，有一个比在酒精里泡过的樱桃还要烂醉的黑人，抓去了我的帽子，把它压得一团糟。"

"当然，你会用手杖打破他的头。"

"打他？不，先生。我的手杖是脆弱的藤做的，我自己又一看便知道，是一个沒有气力的人，而那个黑人却比我强壮十倍。如果我和他打架，除了損失我的帽子以外，还会被他打得粉身碎骨。我不是那么愚蠢的。我的办法是，微笑着把手伸进口袋，拿出半个英鎊，給了醉汉，对他說：'黑鬼，你这样可笑！拿了这点錢，为我的健康多飲几杯吧。'接着，我便向街角走去。黑人从此得了鼓励，以为如果每次侮辱别人，都得到同样的結果，他很快便会发財，于是他逢人便施行无礼，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把他毒打一頓，把他的牙齿都打落在地上，好象念珠一样。后来警察来了，把黑人送进医院，那时他的头已經打破，一条手臂打断了，两根肋骨也陷进去了。他們拘捕了凶手，带到衙門审問。你看，除了半个英鎊以外，我沒有花什么錢，也避免了吃官司的危险，而亲眼看到了所受的侮辱得到报复，这不是个好交易嗎？現在也是如此，如果我和上校鬧起来，那就会恰如他的心願，我这个可怜的軍医会被拘禁在軍营的牢獄里，加上一个罪状，靜候丢脸的命令，打掉自己的飯碗。不，上尉，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讓上校的烟火冲天吧，冲得比一个烟囱的容量还要大还

耍多吧，总有一天他会碰到更强的对头的。”

几个月以后，那便是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利馬发生了一个可怖的事件。那时大教堂正在修理，鐘楼的梁上挂着一根繩子，繩子的底下吊着一个革命軍上校的尸身。

帕哈里托惊慌地拥挤在群众当中，以惶惑的双眼望着那个尸身，喃喃地說：

“眞跟那酒鬼一样！眞跟那酒鬼一样！……可怜的上校！”

反抗伽斯卡的叛变

接管了伊諾霍斯将軍統率下組成貢扎罗·毕薩罗① 的艦队的那二十二艘軍艦以后，堂彼得罗·台·拉·伽斯卡不顧堂第厄戈·伽西亚·台·帕勒德斯及其他艦长們的反对，决定发动对叛徒的进攻。

一五四七年四月十日，艦队乘着順风离开了巴拿馬的停泊地；伽斯卡自居旗艦指揮，陪伴他的是那不久前才逃出利馬的洛阿易札大主教。从事这个艰巨工作的全部官兵水手，一共还不到五百人。

航行两天以后，海上变得完全风平浪靜，以致有些船只为海流所拖拉，反而回到了塔波伽。

艦队散开了，伽斯卡召集了一个会議。在会議上，水手們認为在这个季节航向秘魯的海岸是不适当的，而且发現有些船只的船底修得不好，有沉沒的危险；因此，最好是回到巴拿馬，等到海流与风势有利的九月。軍人們又加上了他們一方面的意見，認为在五六个月以后，有王軍从尼加拉瓜和墨西哥开来，至少会有一千名兵士作基础，来发动这桩有胜利保証的冒险事业。

① 貢扎罗·毕薩罗(Gonzalo Pizarro,1502—1548年)：秘魯征服者佛兰西斯科·毕薩罗的兄弟，也是他在征服印加族的著名战爭中的同事。在佛兰西斯科·毕薩罗死后，他专制地統治着秘魯，直到西班牙王卡洛斯五世派遣总督伽斯卡神父（Pedro de la Gasca,1485—1560年）接任为止。貢扎罗·毕薩罗在一五四八年被总督斬首。

伽斯卡認为軍事行动迟延半年，是給叛徒以养精蓄銳的机会，因此，他力排众議，說：

"先生們，請不要再談起后退的話，以为危险是因为勇敢而来。胡安·阿隆索·台·帕隆敏罗先生，我以皇帝的名义，命令艦队开向戈尔貢納。"

那些还有条件航行的船只只好繼續前进。

三天以后，将近黃昏时，卷起了一陣猛烈的北风。胡安·克里斯托巴尔·卡尔維特这样描写道："风如此的猛烈，海如此的凶暴，沉沒的危险就在眼前；波浪汹涌不停，沒有一个水手站得住脚，水从海上冲进来，也从天空落下来；此外，那么多的雷声，閃电与电光，軍艦似乎是在熊熊的大火中焚燒。"

几乎是叛变了的海員們向伽斯卡表示，只有降下船帆，只留船首主要桅杆上的一块，来度过风暴，直到在塔波伽或巴拿馬再行拋錨为止。

伽斯卡神父手里拿着祷告書，沒有离开甲板，不顧被浪涛卷去的危险，精神抖擻地答复他們：

"我已經說过，要开到戈尔貢納去；誰敢碰一碰船帆，誰便犯死罪。"

早晨三时，神父走下寢室，水手們便开始解松拉紧船帆的繩索，企图降下主帆及三帆。

这个工作不过进行了两分鐘光景，伽斯卡又走上甲板来。

"憑着比拉圣母的名义，"他咆哮着，"停止那个动作！"

"神父先生，"一个水手长回答，"知道怎样念祷告書并不就是知道海上的事情。"

叛变不能更显明了。

軍官們虽然沒有积极参加，却也同情水手，因为沒有一个人

起来約束这个傲慢的无礼者。

幸而繩索和船帆非常牢实，这个动作不易成功。

伽斯卡把双手交叉在胸口，眼睛望着天，祈祷上帝賜給他以奇迹，而上帝果然应允了他的請求。

轉瞬間，光輝照耀着那些大桅杆上的小桅杆和桅杆上的船帆。

那是圣特尔摩的光或火，宣告暴风雨即将消散。

叛变的水手們跪伏在堂彼得罗·台·拉·伽斯卡的面前，——犹如哥倫布的同伴听見低桅的望楼上喊出"陆地！"时所做的那样。

女扮男装

在美洲，那在殖民地历史上渾名叫做"修女少尉"的堂娜卡塔林娜·台·厄拉烏佐，并不是唯一的曾經女扮男装过着男人生活的女性或修女。

一八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科察邦巴行文利馬的王家法院，說是发現一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波托西被称为堂安东尼奥·伊塔的紳士，并非天生的男子，而是馬利亚·勒奥卡第亚·阿尔龙勒兹，西班牙阿格勒达村克拉拉派女修道院的一个修女。

根据利馬图書館"零星文件"部門所存的記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教瑪努埃尔·阿扎摩尔的亲屬中，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伊塔的少年，恰当他被任命为神父的前夕，他逃到了波托西；在那里，省长堂佛兰西斯科·台·包拉·桑兹給了他一个平常的职位。

那时候，有一个生活不正經的混血种女人叫瑪丁娜·比耳巴奥，因为她的頻繁的丑行，当局把她关在圣塔摩尼卡女修道院里。堂安东尼奥·伊塔認識了她，和她做了朋友，每周到女修道院客厅去拜訪她一次，給她六个比索，維持她的舒适生活。

几个月以后，为了停止这样的管禁，这个情郎向她建議結婚。他把他的眞正性别告訴了她，当然也囑咐她严守秘密。瑪丁娜看到这是求得解救的一綫机会，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議，修道院的神父为他們两人的結婚祝福，而做婚礼教父的，不折不扣，

正是省长大人。

由于青年得到省长的垂青，一些商人賒給他价值两千多比索的商品；但是，慢慢地，他破产了，为了躲避債主，他和他的女人逃到楚吉薩卡，在那里的摩霍斯山上找到了賺錢的职业。在那里，伊塔不怕工作繁重，和年壮力强的男人比賽。他有勇气把野馬套上繮繩；和人家打起架来，也从不后退。

过了五年假装的平安的婚姻生活以后，由于勤俭积了一些錢，于是伊塔和他的女人决定离开山区，搬到科察邦巴去。

到了科察邦巴，一个眞正的男人向瑪丁娜求婚，而她也完全忘記了那位假丈夫給她的一切恩惠，就径向陆軍中将堂拉蒙·伽西亚·华薩罗控告。

开始时，伊塔逃进了梅塞德修道院，求得了保护；但引起追捕的案由迫使院长把他交給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就委派一名外科医生和两名产科医生对他的性别作一番科学上的检查和审定。

堂安东尼奥·伊塔至此才确信自己一向并不是男人，自动宣布自己的眞正姓名是馬利亚·勒奥卡第亚·阿尔瓦勒兹，是一个逃走的修女，逃走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肉体的爱情，而是为了冒险的精神，犹如堂娜卡塔林娜·台·厄拉烏佐一样。

法庭审訊的結果，是把这个修女送到利馬，被检查以后，于一八〇四年重新回到了她的西班牙修道院。

至于那个忘恩負义和不忠不信的瑪丁娜·比耳巴奥，新的丈夫在結婚几个月以后，便使她得到了应得的恶报。

他用一根棍子把她打死了。

看来，讀者們是不会为死者哀伤的；我也是如此。

从前的一位将軍

献給最可爱的加烏乔① 胡安·姆·厄斯勃拉

一七八四年，陆軍元帅堂赫洛尼摩·伐尔台斯在阿斯杜里亚斯的一个小乡鎮出生；他本来是学法律的，并且已經得到学士的学位；但为了参加西班牙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爭，他放弃了原来的职业。一八一六年，他随同后来被委任秘魯总督的拉·瑟尔納到了秘魯。这些事我們在这里不多說了，如果讀者想知道有关这位伟大人物的更多軼事，可以参看門廸博罗②所著的有趣的《字典》第八卷的一篇文章，它詳尽地記述了将軍的一生。一八五五年，伐尔台斯在西班牙的奥維厄多逝世。我在这里只叙述三个历史故事，来証明这位軍人的謹严，他对袍澤的君子风度，以及对所屬阶层的尊严怎样重視。

1

一八二三年，堂胡安·何塞·拉勒亚是庫茲科高級貴族中的一个少年，正象一个我們今日所說的利馬“娇生慣养的公子”。

① 加烏乔(Gaucho)：南美洲草原上的牧民。

② 瑪努埃尔·門廸博罗(Manuel Mendiburu, 1808—1885年)：秘魯将軍，历史家，曾整理秘魯国立图書館的档案，著有《秘魯历史传記字典》。

拉·瑟尔納总督派他充当少尉，因为他是伯爵們，侯爵們，以及圣地亚哥、阿尔康塔拉和卡拉特拉瓦騎士团騎士們的亲戚，一开始不能充当更低的官职。在那些时候，就是妇女也有軍职，自称为女将軍，女准将，女上校，女司令，女上尉等等；当中尉和少尉的，到結婚时还得不到王家的执照。至于吃奶的嬰孩，那就要看他父亲的軍阶如何；长子初生，便能得到少尉或見习軍官的头銜；在某些場合，他們不仅生而有头銜，而且生而有薪水。都是不坏的閑差使。

对于拉勒亚和他的家庭，穿着輝煌制服的軍官，在一切职业中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他們可以想象到，一个具有貴族血統而生长富家的青年，单憑这些条件，便不难在短短的两三年內，至少做到将軍或秘魯的总督。

日期到了，我們的少尉应当編入所屬的队伍，他的家屬为他做了八天的准备工作；屆时大队人馬跟随他，直到出城几乎两三里格之远。

这个被溺爱的孩子，腰带里带着六十个金翁薩作为零用，四头母騾馱着王子般的全套行装，有衣服大箱、銀制餐具、旅行床和床褥，以及可口的食物，另外，还有两名听差……好大的場面！好多的东西！

依照常规，走到第三天的傍晚，到达左里特的小旅館，那里有一个大房間，同时作为客厅、飯厅和臥室之用；在房間的一个角落，另外有一个旅客，盖着厚厚的斗篷，在地上休息。

当一个听差在厨房里烹調一盆以鷄蛋和黄色馬鈴薯合燒的可口的"却白"[①]时，另一个听差在房間的一角放下旅行床，鋪上

---

① 却白（Chupa）：秘魯菜，用馬鈴薯、鷄蛋、肉、魚、虾、乳酪、牛奶、香料等燒成。

荷兰被单和綉有菲律宾錦飾的被盖。接着，他摆出了随行李带来的行軍餐桌，放上最漂亮的桌布和銀制的刀叉杯盘，打开了食物箱子，排列了好几瓶上等美酒；当厨师捧出菜来时，两个人会同报告小主人，晚餐已經預备好了。

拉勒亚很喜欢热鬧的伴侶；但是他现在須得模仿卡多霍派修士，吃飯时肃靜无声；他有点苦悶，对着那个正在鼾声如雷的另一旅客說：

“喂！同伴，請你起来陪我吃飯！”

但旅客沒有醒来；于是拉勒亚用脚尖踢了他几下，再度邀請他。旅客伸伸腰，微笑地望着漂亮的小軍官，随即站起来，对他說：

“我接受邀請。吃就吃，把桌上那个热騰騰的菜装进肚子不会是坏事。”

拉勒亚是一个善于聊天，滔滔不絕的人；在吃喝之間，他讓他的客人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人。旅客在談話中投其所好，但避免使青年注意到調查同餐者的情况和姓名。末了，他摸出一个粗糙的銀表，看見正是十点，便对他說：

“小朋友，多謝你的丰美晚餐，願它增强我們的健康。現在祝你晚安，睡得好是早起赶路的旅客所必需的。”

黎明时，旅客走到旅行床前，推推拉勒亚，对他說：

“軍官先生，起来吧，不要纏綿床褥。喝一杯茶，加上几滴露酒……上馬吧！要到达軍中，我們还必須一同走完前面的行程。为了报答你昨晚款待我的丰盛晚餐，我想給你一个劝告，对你是很有用的。叫醒你的听差們，把銀制餐具带回家去，除了身上穿的和小箱子能放的以外，不要携带多余的衣服；学着沒有床鋪时就睡在地上，并且不吃早飯。軍人生活和托鉢僧不一样，不是靠

别人施舍的。"

"請你告訴我，我的先生，"少年带几分不高兴的神气問道，"你未經別人請求，却相信自己有权利教訓別人，你究竟是誰？"

"小伙子！不要从坏的方面去想！"这个人心平气和地回答，"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大发脾气；我把經驗給我的一个教訓介紹給你了，已經尽了我的义务。我是伐尔台斯将軍。"

漂亮的軍官吓了一跳，跳得不止一寸高，而这也是有理由的。他以为和他爭吵的只是一个忠厚的商人；或者是一个穷人；他曾經不客气地用脚尖踢醒他，但是万万想不到面对面的不是別人，正是那有权威的伐尔台斯将軍！

拉勒亚毫不犹疑地接納了这个好教訓。事实証明，他經历了十五年軍人生活后，在一八三八年做到了共和国的将軍，以及圣塔克魯茲政府的国务总理。

2

如果我国的木匠、裁縫、鞋匠和其他的手艺人，能够从別人的經驗中取得教訓的話，我在这里准备講的，便不会是一个无人相信的教訓了。我們和一个手艺人依合同定做某种东西，到期交貨，但到期他却欺騙我們，使我們陷于僵局，那就会使我們想起那三十块錢的故事①，使我們生气；就是对于最有耐心的人，这也是严重的凌辱或虐待。

在我年輕时，某次和一位曾在独立战爭中和后来的內战中都居重要地位的高級人士談話；他的姓名是无須发表的；他对

① 指犹大以三十块錢出卖耶稣的故事。

我說：

“我的朋友，毫无疑問，坏的不一定不可以轉化成为好的，犹如服尔泰在其《乐观主义》一書中所証明；星星之火，也可能燒掉一个城市。为什么我反对我的貴族家庭，反对所有頑固的保王党人，放弃了我曾經对它宣誓尽忠的国旗，而参加了爱国軍队，为它服务呢？只是因为一个裁縫的疏忽，并沒有其他的原因。我本来是伐尔台斯將軍直屬师的一个营的上尉。我的同僚大都是来自全国富裕家庭的青年，因此我們都得穿上奢华的軍服。那时，我們駐防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那里的上流社会正在准备一个跳舞会，款待总督。在本营里，除了其他的一些軍官外，我的上校还派了我去。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差遣，因为我年輕而风流，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运气，会很容易得到最漂亮的姑娘。那个跳舞会要求穿新的制服，于是我努力寻找裁縫；对一个被介紹为最好的最守信用的裁縫說：

“‘师傅，做一件有“勃朗德布戈斯”① 的短制服外套需要多少时間？’

“‘五天或六天的时間，我的上尉。’

“‘不必說六天，还是八天吧；但是君子一言为定，不要和一般裁縫那样信口开河，你必須以人格保証，在第八天把衣服交給我。’

“‘我保証，上尉，你可以相信这个諾言。’

“为了加重他的責任感，我預付了一半的价錢。

“第八天到了，只差两天便要举行跳舞会；可恶的裁縫却并沒有把衣服縫好交給我；我几次去找他，他总說工作很快便要完

---

① 勃朗德布戈斯(Brandeburgos)：軍服胸前絲带做的裝飾。

成了，因为他的助手是一些不負責任的懶汉，他自己生了病，无法督促他們。总之，他那行业所惯用的一切遁詞，他都用过了；但是他要我放心，无論如何，在跳舞会举行的那一天，太阳还沒有出来，一定把衣服交給我。

“‘請注意，师傅，如果你騙我，那就会使我丟脸。如果到了那天晚上八点鐘，你还沒有履行你的諾言，我会打死你的。’

“‘我的上尉，你眞太滑稽了！’

“‘师傅，我不是和你开玩笑；記住：如果你不履行諾言，我却是从来不违背諾言的。’

“跳舞会的日子到了，我几次派随从到店里去取衣服，但是毫无結果，因为这位师傅，不論是活的或死的，根本沒有在店里。八点鐘到了，我把一支手枪佩在腰間，径自去寻找裁縫。

“在一条街上的一間小房子門口，有一个男子正在和一个姑娘調情。那正是我所寻找的裁縫。

“‘跟我来，师傅，’我对他說，一面走向邻近的一个小广場。

“几分鐘后，我停住脚步，質問他：

“‘你为什么欺騙我？’

“‘唉，我的上尉，請你原諒我！……沒有人能够相信軍官們的話，因为他們都是无可救藥的醉鬼。’

“‘为什么你要扯謊向我保証呢？’

“‘亲爱的好主顧，怎么办呢？裁縫的諾言不是經常履行的……因为那不是經常能够履行的。’

“‘那么，师傅，我曾允許給你一枪，我現在履行諾言了。’砰！

“我对准这个驕傲无礼的人开了一枪，他倒下了，直僵僵地躺在那里。

“在你所能想象的那种神經过度兴奋的情况下，我漫无目的

地走着。也許是鬼使神差，我在路上遇到了伐尔台斯将軍，他正带着一个随从前往舞会。

"将軍一向对我特别垂青，这个境遇使我有勇气拦住他，詳詳細細地把事件的始末告訴了他。伐尔台斯一言不发地听我講着，等我講完了，就以几乎是父亲般的口吻对我說：

"'你这个秘密是对赫洛尼摩·伐尔台斯个人泄露的，而不是对伐尔台斯将軍揭发的。作为一个紳士和一个朋友，我劝你赶快逃走，不要耽擱一分鐘；因为伐尔台斯将軍正式知道了这个案件时，为了履行他的职責，会把你送交軍事法庭审判的。上尉，赶快自救吧，願上帝指点你。'

"当天晚上，我逃出了城市，乱走一陣，直到环境使我加入了爱国軍的队伍。

"講到那个坏蛋裁縫，經过了一个半生半死的阶段以后，却逐漸恢复了健康。事实是，如果我国沒有騙人的裁縫，我今天不会是阿雅庫乔战役的胜利者之一，当然也不会是共和国的将軍，有資格做总統了；你要知道，对于我們佩带總飾和紅肩章的将軍們，做总統是順序的合理的升迁途径。"

3

載皮塔战役以后，伐尔台斯不得不退到包馬塔；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师援兵，轉而向圣塔克魯茲的軍队采取攻势，强迫他也作了一个悲慘的撤退，在撤退中損失了大部份的軍力。

那时候，带着一师軍队的苏克勒正到达阿勒基帕，接得了失敗的消息。伐尔台斯知道这情况，就兼程前进，直攻米斯梯城。

在阿勒基帕，如同在庫茲科一样，王軍居多数。当伐尔台斯

离城只有十二三里格左右时，这位哥倫比亚将軍得到了消息，覺得在一个居民抱敌視态度的地点，等候一枝人数較多的敌軍到来，是欠謹愼的。因此，苏克勒下令全师放弃阿勒基帕，走向吉尔卡湾，从那里开赴卡拉俄。

最后离城的是苏克勒和他的参謀部以及一小队的枪騎兵；那时候，王軍的前鋒已經到达阿勒基帕，正受着民众的热烈欢迎。

苏克勒走过一个夫人，就是那个野蛮得透达骨髓的堂娜馬利亚·台尔·罗薩里奥·奥佛朗的阳台下面时，她大声咒駡着，并向街上丢下一根繩子来，說：

"苏克勒杂种，我把这根繩子給你，你上吊吧！"

这位未来的阿雅庫乔元帅勒住了馬，要他的随从撿起繩子，脱帽向这位王党夫人致敬，回答：

"夫人，謝謝你的雅兴。"

那时候，馬利亚夫人的一个黑奴，正在街口站着，他撿起一块石头，对准将軍的胸口打去；将軍繼續前进，未能懲罰这个暴行，因为在三条街以外，已經看得見敌人騎兵的小旗了。

占領阿勒基帕后，伐尔台斯为了补充損失，决定向民間征兵，而堂娜奥佛朗的黑奴，便是首先被抓去的一个。主人知道了，就走到西班牙将軍的家里。

伐尔台斯很客气地接待了她，問淸楚了她的来意，对她說：

"你会滿意的，我的夫人。"接着，他对一个兵士說："叫一个副官馬上来。"

副官还沒有来，堂娜馬利亚为了夸耀她的保王主义，向伐尔台斯津津有味地述說丢繩子和擲石头的情景。

"噢！那个黑人那么忠于西班牙？"伐尔台斯咕噥着說，"我

很高兴得知这件事。好，夫人，我的副官們为了执行紧急任务，正忙得不可开交，这里附近也許一个也沒有。您可以先回去，明晨八时再来，我保証屆时把您的黑奴交还給您。”

夫人准时到来，将軍伸出手臂搀着她，直向一間营房，里面躺着黑人的尸首，那是在一刻鐘之前被枪毙的。

“怎么，将軍，我的黑人死了！”奧佛朗叫喊着。

“死了，是的，夫人，死了。”伐尔台斯繼續說，“如果您只限于要求我释放他，我会在当时便照办；但是夫人您自己对我說，黑人企图暗杀苏克勒将軍。要知道，他和我虽在不同的旗帜下作战，可是他也是将軍，和我一样；我还沒有学会饒恕怯懦的暗杀犯。他昨天对苏克勒的所为，明天也同样可以对我做。我已經履行了我的諾言，把您的黑人交还您，你可以带回去。这个适当的懲罰，警告人們以后不要再对一个将軍施行无礼。”

我的上帝！您难道就讓您用来造成堂赫洛尼摩·伐尔台斯这样君子人物的模型从此朽坏不用了么？

里卡陀·巴尔瑪年表

（一八三三——一九一九年）

一八三三年——二月七日，在利馬誕生。

在王家卡罗林諾紅衣主敎公学讀書。

一八五三年——在圣馬可斯大学学习法律。

一八五五年——三月一日，战艦里馬克号失事。

一八五五年——在利馬发表《詩集》。

入海軍法庭服务。

一八六〇——六三年——被控参与政变阴謀，放逐至智利。

一八六三年——在利馬发表《利馬宗敎法庭紀年》。

充任秘魯駐巴西巴拉的領事。

游历巴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一八六五年——在巴黎发表詩集《和諧，一个流亡者的書》。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日。参加卡拉俄的保卫战，抵抗西班牙海軍的进攻。

一八六八年——担任何塞·巴尔塔总統的秘書，接着被洛勒托省选为議員。

一八七〇年——在哈夫勒发表《西番蓮》（詩集）。

一八七二年——在利馬发表《秘魯传說》第一集。

一八七四年——在利馬发表《秘魯传說》第二集。

一八七五年——在利馬发表《秘魯传說》第三集、第四集。

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堂娜克里斯丁娜·罗芒結婚。

一八七七年——在利馬发表《动詞与动名詞》。

一八八一年——太平洋战争时，智利人焚烧了他在米拉弗洛累斯的房屋。

一八八三——一九一二年——任秘魯国立图書館館长。

一八八三年——在利馬发表《秘魯传說》第五集。

一八八三年——在利馬发表《秘魯传說》第六集。

一八八七年——秘魯学院成立。

一八八九年——在利馬发表《旧衣服》，即《秘魯传說》第七集。

一八九一年——在利馬发表《蛀破的衣服》，即《秘魯传說》第八集。

一八九二年——代表秘魯到西班牙参加美洲发現四百年紀念会。在利馬发表《民間歌謠和金銀細工》(詩集)。

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秘魯传說》四卷集出版，由巴塞罗那的蒙湯納·依·西蒙出版。

一八九九年——在利馬发表《传說与历史小品》。

一九〇〇年——在利馬发表《垃圾》(文学和版本論文集)。

一九〇六年——在巴塞罗那发表《最后的秘魯传說》，由毛克西出版。

一九一〇年——在巴塞罗那发表《我的"最后的秘魯传說"附录》，由毛克西出版。

一九一五年——在巴塞罗那出版《詩歌全集》，由毛克西出版。

一九一九年——十月六日，在米拉弗洛累斯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秘鲁传说
作者＝（秘鲁）里卡陀·巴尔玛著　　白婴译
页数＝１６３
ＳＳ号＝１０９９９４７１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　　次